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扫图：(姬路)路过群众  
录入：せんり  
修图：james19457 & FIREaYZH  
校对：枝濑爱  
＝＝＝＝＝＝＝＝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序章

我总是会回想起，当妹妹来到家里的那一天。  
三月上旬，持续暖和的气候中，只有这天从早上就冷飕飕，整片雪白的天空俯瞰着我们。  
那家伙就像暖春之雪般虚幻，躲在母亲身后，低着头腼腆的看着我。  
从今天开始她就是你的妹妹喔。  
这孩子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  
对于双亲的请求，我笑着回答：好的。  
在妈妈的催促下，那家伙羞怯地来到我面前，低着头而且满脸通红，接着小声说着：  
「初次见面，哥哥。」  
我和妹妹，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第一章

四月的某一天。当我在厨房做晚餐时，咚！的一声，天花板传来一阵晃动。  
「就说了再稍微等一下啊。」  
咚咚咚咚！  
我朝着上头的房间回答，反而得到更激烈的响应。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知道了知道了！」  
我拿起充分加热过的平底锅，单手把蛋打进去。  
滋啾，啪滋啪滋……看着这似乎煎得无比美味的蛋，我「唉……」的发出叹息。  
——这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问我是什么事情该如何是好，那就是关于我们兄妹的现状。  
我，和泉正宗／十五岁／高一。  
妹妹，和泉纱雾／十二岁／国一（年龄上）。  
因为各种缘故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住在一起。  
对我来说妹妹纱雾是唯一的家人，但她却几乎不曾走出房间——也就是一般被称为家里蹲的种族。当然也没有去学校。  
不只如此，就连身为哥哥，现在代替双亲照顾她的我，也被彻底谢绝会面。意志如此坚定的家里蹲，我想应该很稀有吧。  
明明很爱干净，但只要我不外出，想必她就一定不会去洗澡。  
我们唯一的兄妹交流，就是刚才的敲地板……  
这还真的只能说，我该如何是好。  
虽然我家还有其他各种问题，但实际上真正会让我感到叹息的，就只有一个而已。「好，完成。」  
双面煎熟的荷包蛋，以及西红柿和莴苣的色拉。几乎不使用调味料，只用少量的盐做些许调味。这就是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但妹妹却很喜欢的食物。  
「还是老样子，这个像早餐的晚餐。」  
这一年来，我煮饭的技术还真是进步很多。我把饭菜放上托盘，往妹妹的房间送去。通过尽是空房间的一楼，走上楼梯。  
每当我踏出一步地板就会嘎吱作响，通知妹妹她的晚餐就要到来。  
两层楼的独栋房屋，总觉得给两个人住实在是太大了。  
被我称为「不敞开的房间」的妹妹的房门上，挂着一个爱心形状的名牌，上面用很漂亮的字写着「sagiri」。  
我轻轻敲门。  
「纱雾，我把晚餐拿来啰。」  
开始等待。  
就这样静静等待一分钟以后，我把托盘放在地板上。  
「我放在这里，要好好吃完喔。」  
我用手掌拍拍太阳穴，叹口气。接着拿出准备好的纸笔用具，在便条纸上写下留言。  
我把便条纸让托盘前的小小编织玩偶捧着，今天也继续对妹妹传达讯息。  
——从房间出来，让我见你一面吧。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我从一年前开始就持续战斗着。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如果要问我和什么战斗，让我想想。  
像是不肯走出房间的妹妹啦、几乎不太回家的监护人啦、对于自己还只是个高中生所感到的诸事不如己意啦，诸如此类的。  
我们兄妹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双亲是带着各自的小孩再婚的关系。  
而留下我们，跑去新婚旅行的两人，就像是高中生情侣般青涩，看起来真是非常幸福。  
之后发生的那些我不愿回想的往事就容我省略不提，总之，现在这个家里头只有我们兄妹两个居住。这就

是前因后果。  
在那之后……我唯一的家人的妹妹就躲在房间里头，再也不跟任何人交流。  
「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呢？」  
这句自言自语，是在对妹妹说呢？还是在对没出息的自己说？  
又或者是同时对两边说？  
我吃完饭后，走进自己位于一楼的房间，在桌子前坐下。  
「好啦。」  
接着打开 B5 大小的折叠式笔记本电脑。  
我正从事着小说家这个职业。  
用俗称来说的话，轻小说作家这个说法应该更简单易懂吧。  
差不多在刚进国中的时候，我获得轻小说新人奖的评审鼓励奖而出道。  
之后三年来，我在上学的同时，也以兼职作家的身分活动。国中生出道似乎是相当稀有的例子，在和我相同的文库系列里头，似乎只有一位作家的年纪比我小。  
因为初次投稿就突然出道，所以许多立志成为作家的人们所苦恼的艰辛过程，我一概不知。当时还曾经觉得「我或许是个天才」而骄傲自满过。不过，这种暂时性的自信，很快就被彻底粉碎。  
我现在只觉得「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而已。  
我的笔名是和泉征宗，几乎跟本名没两样。  
包括家人在内，除了与工作相关的人员以外都保密，所以我是高中生作家这件事，班上那些同学们完全不知情。  
——直到最近为止。  
「会怎么样呢？已经曝光了吗？」  
我紧张得心跳加速，同时自言自语着。  
把话讲明了，就是昨天我刚举行了第一次的签名会。  
这是出道三年以来，首次的签名会。  
我基于如果被同学们知道会很丢脸的这种理由，至今一直都不肯露面，但只有这次是特例。  
因为上个月，我所写的学园超能力战斗系列小说，是我出道以来第一部顺利完结的作品。作为完结纪念，就被一直想要让「和泉征宗」登台亮相的责任编辑给赶鸭子上架。  
于是，昨天我就前往会场所在地的池袋太阳城一趟。  
签名会真的非常愉快。  
明明跟书迷面对面让我事前紧张得半死，但却愉快到让我觉得没有害怕的必要。  
这个工作想要看到除了销售数字以外成果的机会，真是少到不行。  
像是真的很有趣，看得很愉快，还有很喜欢这个角色之类的感想——  
能够直接听到书迷这么说，我十分的开心，同时也带给我强大的原动力。  
我恍然大悟，不禁开始感谢起推荐我出席这场活动的责任编辑了，  
到此为止都很美好。  
在签名会结束后我才突然想到。  
来跟「和泉征宗」见面的书迷，也许会在网络上写些关于我的情报。  
虽然签名会上禁止摄影拍照，但我还是高中生这件事，也已经在跟书迷闲聊时讲出来了，再加上笔名与本名几乎相同，说不定已经有人察觉到「和泉征宗」的真实身分就是在区立四高上学的「和泉正宗」了。  
这可真是糟糕。非常糟糕。  
如果在学校被人称呼「和泉老师」的话，我有自信我会因此羞愧而死。  
基于以上原因——  
时隔大约三年，我再次试着在网络上进行搜寻自己名字这种俗称自我搜寻的超级危险行为。  
「……唔……呼～～……真令人紧张。」  
我用手背拭去额头上的汗水。  
自从在出道作品发售时进行自我搜寻，遭受重创以来，我便发誓绝对不在网络上搜寻自己的笔名或是作品名称。  
当时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到现在还是个没办法一笑置之的回忆，所以可以心平气和的进行自我搜寻的同行人士们，他们的精神意志真是坚强到让我由衷佩服。  
总而言之。  
即使充分了解其中的危险性，我还是开始在网络上调查起昨天签名会的相关情报。  
「哦。」  
接着，搜索引擎的搜寻结果，接二连三地将写了感想的部落格一个个列出来。  
「『能跟和泉老师说话真是太开心了！』吗……不不不，我才觉得能让你感到开心真是太好了。呃～～还有这边的感想是『和泉老师跟传闻中一样超年轻！』吗……是什么样的传闻啊？」  
——呼……目前为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拍拍胸口，继续循着部落格的引用纪录回查浏览「签名会」的感想。  
幸好，都没有发现有任何文章提到有关于我的真实身分……  
不过我随性点选的连结，却出现一篇这种标题的文章。  
「唔！」  
和泉征宗老师签名的字有够丑 W W W  
「唔喔喔喔喔喔喔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抱着头发出惨叫。  
「啊……啊啊……啊……」  
『老师的字丑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啊！』  
『哇啊……』『看起来跟涂鸦没两样。』『真是烂透了。』『这是哪来的小学生写的啊？』  
「咕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冷血无情也要有个限度吧。从我第一次自我搜寻之后没再受过这样重的打击。  
砰砰砰砰砰砰！  
「这个垃圾部落格是啥鬼！我也没办法啊！因为我又没有练习过怎么签名！你们竟然这样批评我如此全心

全意，一张张怀抱感恩的心情所签的签名……！不要把作家当成什么艺人好不好，你们这群混蛋！」

我一边喀哒喀哒的敲打键盘一边发脾气。

结果……

——咚！

妹妹采取重踏地板的手段表达「吵死了！」的抗议情绪。

妹妹的房间就在我房间的正上方。

「……呜咕咕……唔，呜唔。」

我把注意力转向天花板，并且紧咬着下嘴唇颤抖。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才讨厌网络！害我都哭出来了啦混账！

就算是匿名，也该分得清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才对吧！

给我记住！

啪当。

我边哭边把笔记本电脑轻轻盖上。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为了散心跟顺便买小说新刊，来到自营的书局「高砂书店」。这间店是两层式建筑，虽然空间不是很宽敞但轻小说的种类很齐全，气氛也很明亮。

「哎呀，阿宗你也太小题大作了。这在网络上明明是很常见的事吧。」

露出苦笑的是这间书店的招牌女店员，高砂智惠。

她是个有着艳丽柔顺的黑色长发，外表柔和娇弱，很有女孩子气息的少女。

穿着店内围裙的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少数知道「和泉征宗」真实身分的人物：

三年前，当我初次所写的书在书店里上架的那一天，因为我在店里鬼鬼祟祟的（偷偷观察有没有人买我的书），结果就被智惠她老爸抓起来，留下被迫坦白一切的羞耻回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她就成了不错的朋友。

现在正好是智惠的休息时间，我们就在店里的备品室里聊天。

「这种事情很常见吗？」

「嗯，不管艺人还是作家、动画导演之类的，业界人士总是很常被批评。所以啦，这次的事情就像是有名税一样的东西，别太在意不就好了吗？」

「但我也没多有名啊……」

「……………啊，说的也是。」

你也多少否定一下吧。

不过很悲哀的这是事实。

虽然我是因为写作速度很快所以勉强算是撑下去了，但「和泉征宗」的评价，到了第三部系列作品，才总算大概到达中坚作家的水平了吧。好歹我也在没被腰斩的情况下，完结了一部系列作品，稍微夸赞一下我也不为过吧。

虽然有当书的销售超过预定数量时，会再次印刷书籍的再版制度，但刚完结的《银狼》系列，是我出道以来第一次再版的作品。

「这么说来的确很不自然呢。批评阿宗这种程度的作家，明明对增加部落格点阅数没有什么帮助啊，」

「你说的话比那篇文章还要狠毒耶。」

「哈哈哈。不过啊……」

智惠一稍微操作智能手机一会儿后说：

「我刚才去批评阿宗的部落格看了一下，但这不就是帮你的小说画插画那位老师的部落格吗？」

「！」

我睁大双眼。

「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等等，让我看看！」

「你看，是这个笔名没错吧？」

智惠让我看了部落格的标题。

上头写着「情色漫画的部落格」。只看这里的话，大概会以为原来这是个介绍色情漫画的部落格吧。

但是在标题下方，则写着这样的留言。

『目前担任插画家。※名字的由来是岛屿的名称。跟情色漫画没有关系。』（注：此岛屿是指太平洋岛国万那杜的埃罗芒阿岛，日文发音跟情色漫画相近）

「……………真的耶……」

这位叫做「情色漫画」的，是负责替我写的小说绘制插画的老师。

从我的出道作品开始就一直不断受到他的照顾，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也因为有三年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个人是抱持着「我们真是对好搭档呢」的这种想法，但是没想到——

「啧啧啧啧啧啧！这个人在搞什么鬼啊！」

对我的签名口出恶言的犯人，没想到偏偏是这个人！

「阿宗你有跟这位情色漫画老师见过面吗？」

「没有！工作全部都是透过责任编辑在进行的！」

我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不过他的画风是走萌系路线，大概多半是男的吧。

因为插画家基本上是由责任编辑来决定的，也没有直接讨论的必要，所以三年来我们连一次也没见过面。

「嗯——那为什么你会被讨厌呢？」

「咦？我被插画家讨厌了吗？」

「不是吗？因为总觉得他批评你时批得特别起劲呢。」

「唔呜……果然是这样子吗……？」

但是，我不知道原因，难道我做过什么惹情色漫画老师不高兴的事情吗……？

在刚出道的时候，我是有抱怨过「这家伙为什么要取这么猥亵的笔名啊」，难道是被他知道了吗……？不过，那是因为……我希望他能谅解一下每次都要看着作品的书衣打上「情色漫画」这些字的心情啊。稍微让人抱怨一下有什么关系。

「如果被讨厌的话我是很想好好道个歉……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你问我也没用啊。」

智惠耸耸肩膀说着。

「我反而觉得你们都一起工作三年了，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报才比较奇怪吧。难道没有透过责任编辑见面的机会吗？」

「责任编辑也没有见过情色漫画老师。工作似乎全部都是使用网络来处理，当初签约的条件好像就是老师的个人资料要彻底保密还是什么的。」

「这样啊，还真是现今社会才有的工作方式呢。」

智惠很率直地感到佩服。关于这部分我也有同感，像我这样学生就能工作的状况，也可以说是在这现今社会才有的现象。

「你有试着在网络上搜寻过情色漫画老师吗？」

「试过啦，只跑出一大堆介绍色情漫画的网站。」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对啦，稍微动点脑筋想想嘛。把你的笔名或作品名称，空一格后打在后面一起搜寻不就好了吗？」

「搜寻自己的笔名跟作品名称什么的，我怎么可能会去干这种事。」

「……啊～～说起来你的确是抱持那种坚持的人呢。」

「嗯。所以啦，如果你能帮我稍微调查一下的话，我会很高兴。」

「好啦好啦。」

智惠用手指在智慧手机的画面上滑动。

「虽然说是调查，但也只是看一下老师本人的部落格而已，看来不只是插画，他在网络上还有各种活动呢，」

「各种活动是指？」

「就是各种活动啦……主要是转播影片？」

「转播影片？他明明是个插画家耶？」

他是在做怎样的影片转播啊？

「我看看……在绘制插画的同时进行实况转播，在获得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游戏的游玩实况转播……似乎就是这一类的活动。」

「喔喔～～不过，不实际看过一遍，总觉得还是不太懂。」

「啊，阿宗你看这篇最新的文章。情色漫画老师今天马上就要开始进行实况转播啰。择日不如撞日，你要不要看一次试试？」

因为如此，我在「高砂书店」购买了几本轻小说的新刊后就回到家中。避免太过依赖网络购物，尽可能在附近的实体店购买书是我的坚持，虽然这部分我有许多想要高谈阔论一番的论点。

但现在不是讲这些的时候了。

我豪迈的打开玄关大门。

「我回来了——」

跟往常一样没人回应。不过，我也毫不在意的往楼梯上方喊话。

「纱雾～～晚餐吃完的话，记得把餐具放在房间门口喔——」

我回到自己位于一楼的房间后，重新打开笔记本电脑。

「在影片网站实况转播……吗……」

因为跟智惠聊了很多的关系，让我对这位长年一起工作的「情色漫画老师」重新产生兴趣。虽然三年前没有好好调查，很干脆的就放弃了……

不过他长得如何，说话是怎么样的声音，是个有什么想法的人呢？

对我，以及对我的作品，他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卡喳、卡喳，我点着鼠标浏览他的部落格。

看来这个部落格已经建立一段时间了，过去的文章还真是有够多。

还有，关于我的签名很丑的那篇文章，因为留言数暴增让我有点火大。

「……唔姆姆。」

我停止继续浏览文章，点击通往影片网站的连接。

刚好影片的转播似乎要开始了。

这个网站是由播放影片的画面栏跟留言栏所组成，是个相当基本的样式。

——等等这个画面上，情色漫画老师就会出现在里头吧。

现在我看到的画面，是蓝色的背景上头以红色文字写着『绘制插画边和大家聊天&#9327;』的讯息。

『待机中』『好期待』的这类留言，正从右往左飘过去。

「开始了吗……好啦……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盯着画面看。

接着从笔记本电脑里，传来像是利用变声器转换过的低沉声音。

「嗯——大家晚安。今天我打算在进行上色作业的同时跟大家聊天。请多多指教——」

「情色漫画老师!』『好色!』『多指教喔——』『情色漫画老师～～!』

「我、我才不认识叫那种名字的人!」

『又开始了 W』『明明自己取这种笔名，为什么还会不好意思啊？』『因为老是画些色到不行的插画，所以才会把情色漫画拿来当笔名对吧？』

「我就说不是了！谁叫你们老是在那边很色很色好色好色的叫来叫去！」

『好啦好啦 W』『今天也请你画出既可可爱又色色的图片!』

这类留言不停出现——看来都是他的支持者在观看实况。

喔喔喔……跟支持者们直接进行交流……这真是令人羡慕。

我也好想试试看——虽然这么想，不过就算我边写小说边实况转播……

铁定会很无聊。

「我话先说在前头，今天要画的图不怎么色喔。」

嘎叽。画面上冒出了绘制插画用的软件介面。整个画面只显示出女孩子的插画，以及画笔形状的光标。

这样一来，情色漫画老师到底长什么样子，完全不得而知。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绘制的女孩子，是在和泉征宗老师的《转生银狼》中登场的女主角之一，红兔！是我喜欢的角色！虽然和泉老师在第三集就把她杀掉了！」

啊，对不起。

我不禁在心中向他道歉。糟糕，原来情色漫画老师这么中意那个女孩啊……这么说来，红兔的角色设计的确非常用心。

难道是因为这件事惹他生气了吗？

「真受不了，和泉老师真的是个混账家伙。竟然毫不留情的就把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杀掉。她对我来说就像是女儿一样啊。」

他一边吐露着对我的怨恨，同时迅速灵巧的将插画上色。

不是！这是因为！我也没办法啊！因为是战斗型的小说嘛！

你那股怨恨，请去对凶残地把红兔杀死的金狮子（第三集的头目级角色）讲吧。

「&#9834;」

情色漫画老师边哼着歌，边帮红兔上色。

……哦，原来插画是这样子画出来的啊。

跟想象中还真有不小的落差。

光标的移动速度太快，我就算盯着看也还是看不懂，不过看来不只是绘图笔，而是连鼠标也有用上，简直就像魔法般地接二连三迅速的上色。

虽然不管哪种职业都能这么说，但专业人士的工作过程，看起来真的跟魔术没两样。

就这样看了一阵子上色的影片后，来到了「和泉征宗签名会」这个话题上。

「啊，感谢大家的留言——没参加《银狼》完结纪念签名会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不能露面，所以就拜托责编，请让和泉老师一人出席。」

「其实你是个大叔吧？」『和泉老师是个跟传闻一样的美少女小学生吗？』

「你们很啰唆耶。我没见过和泉老师所以不清楚啦。」

他对其实你是个大叔吧这个留言，不加以否定只是苦笑，他果然是个大叔吧。对于从一个大叔手中，诞生出那张可爱的插画这点，也许会有人感到心情复杂吧，但对我来说只觉得感动。因为实在太厉害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在网络上竟然被认为是个美少女，这是真的假的？

我明明就直接取了个男性笔名……真搞不懂这种现象。

「对了，和泉老师有在会场上摆饰用的签名板上面签名，但签得实在太丑，害我忍不住把图片上传到部落格了呢。」

『那真的很爆笑 WW』『根本就是涂鸦 WWW』

你们很烦耶！就算是事实，有些事情也不该讲得这么直接吧！

可恶！如果能直接见面，在道歉之前我一定要先向他抱怨！

「就这样，完成～～」

「好色喔。』『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辛苦啦——』

「辛苦了——』『今天也看得很开心。』『超可爱的！』

这类感想留言在画面上流动，实际上，他的确完成了一张高水平的插画。

「请问这次也可以把老师的插画弄成桌布让大家下载吗？」

「可以喔～～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收看。」

插画明明已经完成了，但影片转播还没有结束。看来是要进入闲聊时段。

「哎呀——今天讲好多话，稍微有点累。」

情色漫画老师呼地喘了口气。

「下次转播时，要画哪个角色比较好？」

「就画金狮子吧！』『只要够色谁都 OK。』『目前正在播放的动画角色也可以吗？』——这些帮忙出点子的留言同时一口气出现。就连我也情不自禁的，留下了希望可以画某个角色的留言在里头。

「等等，你们一口气讲太多了！稍微等一下！」

接着经过一段沉默之后，原本显示着 PC 桌面的影片画面被切换，出现一个戴着面具跟耳麦的人物。

「喔喔！』『本人登场！』

——哦，是切换成网络摄影机了吗？

也就是说，这家伙就是「情色漫画老师」吧。

跟照剧本走的电视节目不同，像这样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虽然充满外行感但却令人觉得相当不错。

戴着像是在祭典上卖的动画角色面具，而且戴上连帽外套的帽子，还是一样让人摸不清他的真实身分。虽然画面那头的房间很暗，再加上影片画质不好所以无法判断，但他本人比想象中瘦小。

情色漫画老师打开动画杂志上角色人气排行的页面让我们观看。里头当然没有我作品中的角色，因为都没有动画化。

「就从这里面选吧。啊，可以的话尽量选我负责的作品吧。毕竟我也对他们有感情了。」

选择角色的留言再次在画面上流动。情色漫画老师也意外地讲了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却无法参与其中。

「……………」

因为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了。

「……………」

那些愉快的聊天我完全听不进去，只能无言的持续看着阴暗不清的转播画面。

「……………」这是怎么回事？

我自言自语。而我的视线则注视着他的后方，也就是房间的里面。

那是刚刚……我帮妹妹煮的晚餐。

「啊！」

大概冻结了将近一分钟。我回过神来，用力摇摇头。

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眼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依旧映出戴着面具穿着连帽外套的人物以及昏暗的房间。留言也因为正在讨论下一次要画那个女孩子，讯息热烈地流动着。

然后如果仔细看的话，画面上这个装着双面煎熟的荷包蛋以及色拉的餐具，也跟我们家里使用的一模一样。而且食物一口也没吃。

「怎么一回事？」

我再次自言自语。接着用比刚才要稍微冷静一点的头脑试着思考——还是不能理解。

「偶然吗……？」

不对。虽然唯一的解答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出现在这画面上的，是我家……吗？」

我朝着天花板自言自语。

不，不不不。不是这样。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这个人不就是我妹妹吗？」

说出口的瞬间，连我自己都吓一跳。

情色漫画老师使用了变声器，再加上面具以及连帽外套彻底隐藏了脸部以及身体的曲线。也就是说，就算他是个女性也不意外。

……我无法舍弃「不会吧」这种想法。

那个——整天关在房间里头，完全不跟任何人接触的纱雾？

既能开朗活泼地跟支持者们聊天，而且还担任我的插画家？

「……这种事，有可能吗？这什么机率啊……」

说真的，虽然感到混乱，但我——和泉正宗的深层心理中，倒是确实响起了警报声。

——这是个好机会。

也就是说。

如果「情色漫画老师」就是「我的妹妹——纱雾」的话。

那现在，我的笔记本电脑，正跟那个封闭得固若金汤的「不敞开的房间」里头相连接着……没错吧？

虽然难以置信，但如果是真的就太棒了。这一年来我总是束手无策，但现在却有了飞跃性的进步。这个好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才行。

「快想想……！」

我把手臂靠在桌上，双手抱着头。

「……啧………………不行！什么都想不出来！」

因为就算靠网络连接到她房间内，我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影片上留言而已吧。那样子是能有什么帮助？而且我要写些什么才好？

『你是我妹对吧？』——否决。『快从房间里出来吧。』——否决。

这么做跟现在送晚餐时塞纸条留言有什么两样。而且我还有不好的预感，做这种事一定会演变成不得了的大事件。那样就本末倒置了。

在我烦恼的时候，画面上对于「下次要画的女孩子」的话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情色漫画老师也已经开始总结。

「好啦，下次的转播就预定在明天。」

该死，没时间了！该、该怎么办才好！

当我正焦急于想不出对策时——

情色漫画老师犯了一个小错误。

「下次也要收看喔。掰掰～～」

「辛苦啦——』『期待下次播放。』『乙乙。』『乙～～』（注：日文「辛苦了」前两音与「乙」字相同，故网络上会用乙字来代替辛苦了）

「咦？」

这是在实况转播中偶尔会出现的失误，简单说就是忘记把网路摄影机关掉。

「喂 WW 画面还在播放喔 WWW』『情色漫画老师 WWW』

「摄影机摄影机！』『你忘记关掉啰。』

虽然观众们留言提醒，但情色漫画老师却没有注意到。

……这情况，是不是不太妙啊？

要说犯下这种错误会有什么后果，那就是以为播放已经结束的转播者，会在观众面前直接展现出赤裸裸的自己吧。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似乎也有人没注意到影片还在进行实况转播，于是就在镜头前面脱光衣服，做出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色色行为。

总之就是把乱羞耻一把的私生活镜头对全世界公开。

真是可怕。本人绝对会后悔得不得了吧———唔，喂喂喂！

我不由自主的将上半身探向屏幕。

因为现在画面中，正要发生不得了的大事件。

「嗯啊～～～～好好玩喔。明明肚子很饿了，却忘记要吃晚餐～～」

情色漫画老师站起来，接着开始缓缓地准备脱衣服。

她很雅观的用脚脱下袜子，走了几步后就从画面上消失，将披在身上的连帽外套丢到地上。接着面具还从画面外飞进来。

「喔喔！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要曝光了吗！』『反正只是个大叔吧。』

「该死，看不到啦！快走回来！』『看男人脱衣服有什么好高兴的。』

「袜子颜色还真是鲜艳。』『哦 WW 还真懂得如何取悦观众呢 WWW』

嘎答！

「糟糕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抱着折叠成平板型态的笔记本电脑，全速飞奔出房间。

接着冲上楼梯往二楼「不敞开的房间」冲去。

「糟糕糟糕糟糕糟糕！这绝对很糟糕啊！」

是这样没错吧？

如果情色漫画老师就是我的妹妹。

如果真的就是同一个人的话！

妹妹的脱衣秀就要对全世界公开啦！

「STOOOOOOOO——P」

砰！



我以几乎要敲破房门的气势，用力敲打妹妹房间的門。  
咚咚咚咚咚！我斜眼看着夾在腋下的平板，不停的大力敲門。  
「镜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忘了关啦！镜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咚咚咚咚咚！  
「你没有关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像这样不顾形象的对妹妹呼喊，也许还真的是第一次。  
总之我拼命的敲。快察觉到！快察觉快察觉快察觉！  
咚咚咚咚！敲門的声音，听起来有两道声音重叠。被我夾在腋下的计算机喇叭中，也传来完全一模一样的声音。

这代表——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  
『敲门敲得好用力喔！』『哦 WW 家人要冲进来了 WWWW』  
在这些留言滑过画面的同时，哔的一声，影片转播突然结束了。  
「……切掉了……」  
走廊重新变得寂静无声。  
……虽然没有仔细看，但我应该赶上……了吧？  
最糟的情况……被我阻止了……吧？  
「唔…………呼～～～！」  
我紧紧闭上双眼，保持着把拳头压在門上的姿势，痛快地呼出气。  
哈啊、哈啊，我的肩膀随着喘气上下摆动。  
「……守住了。我总算是……守住……妹妹的裸体了。」  
姑且算成功了吧。  
虽然也让难得的机会溜走了。  
「……但我不后悔。」  
我离开房門，擦拭额头的汗水。  
「不、不过……给我做好心理准备吧。」  
我狠狠瞪着房門。  
「我绝对会让你打开这房間的門……！」  
喀嚓。  
当我刚发完誓，門就打开了。  
「咦？」  
我发出了愚蠢的声音。  
呃，因为——咦？等等……咦咦？……为什么这么干脆就打开了？  
叽……叽叽……  
我花了一整年时间都没办法开启的妹妹房門，现在正缓缓开启——  
「……」  
穿着睡衣的少女，出现在我眼前。  
雪白的肌肤，衬着些许凌乱的银白色长发，无法读取到任何情感的水蓝色瞳孔。  
仿佛只要稍微移开视线，她就会立刻融化消失。  
这就是我的妹妹——和泉纱雾。  
纱雾发现到我正张着嘴巴看着她后，用很小的声音说着：  
「好久不见，哥哥。」  
这是我跟妹妹相隔一年的再次见面。  
我到底僵硬了多久呢？当我回过神，妹妹就在眼前毫无表情的看着我。  
虽然这是第二次见面，但我再次感受到她真是个楚楚可怜的人。不是像艺人那种庸俗的可爱，而是纯净无瑕，充满自然的美感。不过啊，在这种面对妹妹的状况下，我脑中浮现的想法竟然是这种东西，想必这就能够知道我有多么混乱了。

跟妹妹好好的见面，这是第二次——  
「……」  
「……」  
双方不发一语的时间持续流逝。虽然不知道那家伙现在正想些什么，但我是因为剧情进展太过迅速，使得脑袋的思考无法跟上。  
或者应该说……真的是这家伙在实况转播那个影片吗？  
是取了情色漫画这种让人看一眼就觉得猥亵的笔名的插画家？  
即使这样实际看着她本人，还是跟刚刚影片里的人完全连不起来。  
果然……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吧？  
就这样再过了一分钟左右，我终于开口说话。  
「……好久不见了呢……大概有……一年左右吗？」  
「……」  
她没有回答，相对的，纱雾的表情微微显露出一不高兴。  
怎、怎样啦？为什么生气啊？  
……哎，如果说这家伙其实是清白的，但却突然被猛烈的狂敲门，那她摆出这种反应我也能够理解。但是……

我稍微偷瞄一下笔电的画面。播放已经结束，上头只有一片漆黑的画面。我就这样缓缓的抬起视线，再一次看着妹妹的脸。  
「我说……你该不会就是……『情色漫画老师』本人？」  
「……」  
还是一样没有回应，不过。  
……哇啊，她低下头拼命冒汗！这反应超级做贼心虚的！  
光靠现在的询问，我就能以自由心证判定「啊，这家伙肯定有嫌疑」了。  
能像这样把感情全写在脸上的家伙也还真少见。看起来明明就是个超沉默又没表情的角色啊。

「果然你就是刚刚在转播影片的——」  
「……唔！」  
纱雾仍不发一语，她左右用力摇晃脑袋。  
「呜哇！」  
咦？这家伙是怎样？  
「你、你这是在说不是吗？」  
「……」  
纱雾连连点头。然后就这样低着头，小声的好像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  
「咦？你说什么？」  
「……」  
「我听不到喔——」  
我把耳朵凑到妹妹嘴边。这样一来我总算听到她那非常非常细微的声音了。  
「……人家不认识，取那么丢脸名字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取那种笔名啊。  
如果这家伙是「情色漫画老师」本人的话，我真想对她这么说。  
「……」  
纱雾一脸不满的把头别开。一副死不承认的态度。  
「嗯嗯～～」  
这该怎么说呢。感觉她越是加以否定，似乎就越描越黑。毕竟如果真的只是误会一场，那就不该是这种反应才对。  
该怎么办呢？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  
纱雾仍不发一语，想要迅速地默默把門关上。  
「等一下！这可不能让你得逞！」  
嘎叽。我的脚尖，被正要关上的門板夹住了。  
「！」  
嘎叽嘎叽嘎叽嘎叽！纱雾一慌，开始不停的开关房門。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开。」  
这大概是在讲「把脚拿开」吧——  
「我拒绝！」  
如果在这边放她逃走，总觉得这扇門就再也不会开启了。  
「你就是替《转生银狼》画插画的情色漫画老师对吧？」  
「……不、不是……不是……」  
唔……别、别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啦。这不就好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  
啊啊可恶，我不是要逼问这个啦——  
「很厉害耶。」  
我明明就只想讲这句话而已。  
「……」  
低着头的纱雾，用她那还泛着泪光的水蓝色双眼，稍微看了我一眼。  
「！」  
不经意的眼神交会，让我吃了一惊。我一下子说不出话，吞了吞口水。  
「刚才影片里你画的插画非常可爱呢。你的支持者们看起来人数也不少……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移开视线，才终于能够说出话来。  
「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一直很在意你到底都在房里做些什么……原来你都在做这么厉害的事情啊。」  
「……」

我将自己最率直的心情传达给妹妹，但却不敢看她的脸。  
她到底在用什么表情看着我，我无法得知。啊，呜哇，糟糕，好焦躁。我有点慌了。  
好、好不容易才能跟她说话，得让对话进行更久一点才行。  
呃，话题、话题话题话题——  
「你画的插画，都超色的呢。」  
「！」  
我在讲什么啊！  
必须告诉妹妹的，不是这种鬼话吧！这样她一定只想躲得远远的啦！  
「还、还有！那个……就是。」  
虽然我很犹豫……  
「我很……高兴。」  
但我还是必须讲出来。也就是「我的真实身分」这件事。  
「……纱雾……其实，我……」  
为了把我感到高兴的理由，确实传达给她。  
「我是——」  
「不可以！」  
阻止我说出口的，是纱雾的大喊。  
「咦？」  
我怀疑是自己耳朵听错。于是错愕的转头看声音的主人。  
「……不、不可以——是什么不可以？」  
虽然我有点惊慌失措，但还是这么问。  
砰！  
取代回答的，是打在我鼻梁上的强烈一击。  
「……嘎……啊……！」

我按着脸，因为忍不住疼痛而退后了一两步。

磅咚！

在天摇地晃的视线前端，我看到「不敞开的房间」再次封闭起来。

也发现到用来进行凶残至极奇袭的那个凶器的真面目。

……纱雾那家伙……竟然用如此厚重的游戏手柄殴打哥哥。

与妹妹相隔一年的重逢，就这样突然宣告结束。

留下来的只有鼻梁上的阵阵刺痛，以及无法把握机会的后悔。

「……可恶，这只是开始而已。」

还有，与好久不见的妹妹见面的喜悦。

隔天。

为了要开会讨论新作品，我前往位于都内的出版社。

在编辑部里头的会议区等待一阵子后，我的责任编辑神乐坂小姐出现了。

「嗨，让你久等了！」

俏丽短发搭配成套裤装，虽然全身像是女强人风格的服装打扮，但因为随性的讲话方式与外貌的关系，让她看起来像女大学生。

我从座位上站起，迎接神乐坂小姐。

「你好。」

「抱歉呢和泉老师～～前一个讨论会议稍微拖了点时间。」

神乐坂小姐走过桌子，在我的对面坐下。

「最近真的好忙喔&#9834;，因为好多畅销作品都是给我负责呢～～昨天跟之前也都只睡了两个小时而已喔。不过这是常有的事所以完全没问题！」

「嗯，你真是辛苦呢。」

我内心真的觉得随便啦。比起这些还不如快点把我的作品捧成畅销大作。

虽然我非常想这么说，不过也不能才刚见面就把真心话都爆发出来。

以现状来看，她是身为个人业者的我，唯一的大客户。

万一不小心跟这个人吵起来，我就会暂时没有收入，对未来的工作也会产生阻碍。如果是以前的我那也就罢了，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可是攸关生死的问题。

所以就算对方的态度亲切，我还是会紧张。

不过，我希望赶快讲到重点。

「前几天的完结纪念签名会，真的非常感谢你。那个，今天，我是为了要讨论新作品而过来的！」

「我想也是呢。不过你才刚写完最后一集而已，稍微休息一阵子也没有关系喔。」

「我没有本钱那么悠闲。得赶快在读者们把我忘掉前推出下个系列作品才行。」

你还真是上进呢——神乐坂小姐微笑着对我说。

「那么……马上开始讨论吧，首先是关于企画书与剧情大纲的部分。」

「我带实体数据来了，可以请你帮我看看吗？」

咚唰。咚唰。咚唰。咚唰。咚唰。咚唰。咚唰。咚唰。

我把从波士顿包里头拿出来的成叠纸本，堆在面前的桌子上。

神乐坂小姐「咦？」的一声后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

「是新系列的企画书。总之我先写了两部，然后都写完第三集了。」

「啥？嗯？企画书？写完？」

「这边是跟前一个系列相同的校园超能力战斗作品。这边是异世界冒险作品。然后这个是跟以往不同的家族系作品，虽然只写完第一集而已，但姑且还是拿来了。」

「……………」

显得无比动摇的神乐坂小姐，嘴巴紧闭成一条直线，快速翻阅我厚重的「企画书」。

「你给我等等！这些不叫做企画书吧！全部都是完成的原稿了嘛！」

「我觉得这样比较快呀。企画书就是把自己写的内容传达给对方知道就好了没错吧！所以只要读完这个，就可以把我想写的方向全部传达给你才对！」

「我应该教过你，企画书要写成能在十秒内把主旨传给对方吧！」

「你有讲过吗？」

「这么多的话，不就没办法现在讨论了吗！不、不过既然有完成的原稿，这样也不错。所以，有两个系列，你已经写到第三集了？然后，第三个系列第一集的原稿则是已经写到最后了？你还是老样子，只有写作速度特别快呢。」

请你不要讲得好像我没有其他长处一样。

所以呢？跟那堆分开放的这叠纸本是什么？虽然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但难不成你写了第四个系列作吗？」

我回答这个问题。

「这些是为了这次的系列作品要动画化时所写的脚本。」

「你是白痴吗！」

责任编辑使出全力拍打桌子。

「我、我说错什么了吗！等到动画化时才认真写不就太迟了吗！应该要在作品红了开始忙碌之前就事先完成才对啊！」

「连要不要发售都还没决定，打如意算盘也要有个限度吧！明明连半次跨媒体制作的经验都没有，为什么你能这么充满自信啊？」

「太过分了！我可是一直以写出超人气系列作品为目标在进行创作耶！」

虽然成果还没有出现就是了！但是，我有缓缓的在进步啊！

「我啊！只是想把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不停的、不断的写出来而已！」

「那你也得为把这些全部看完，然后去芜存菁的我想想吧！我都已经忙到昏头了！看你这样子，想必到企画通过前每个礼拜都会写出新作品来吧！我不会再阻止你，但是如果写得太无聊我看完序章就会淘汰掉！听到没？」

在充满怒骂声的新作会议结束后。

我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神乐坂小姐小声地说句话。

「和泉老师，你变了呢。」

「什么？」

「大概是从一年前开始吧。总觉得跟以前比起来，似乎没办法那么从容不迫了，说好听点就是完全表现出渴望的精神吧。《银狼》也是，在中途开始改变作品氛围，之后有稍微获得一些人气，所以才从被腰斩的危机里逃脱出来不是吗？」

「啊——」

让我改变的事实在能想到太多了。

「以前这只不过是兴趣的延伸罢了。写出自己觉得有趣的小说，能让大家阅读，让大家看得开心就好，就只是如此而已。」

毕竟我当时只是个国中生，讲极端点，销售状况好不好我根本无所谓。

我并不打算当太久的小说家。毕竟这是个比想象中还要严苛的职业，到考上大学为止大概就会封笔不干了

吧，之前总有这种隐约的想法。

「现在不这么想了吗？」

「我需要钱。」

我很直接的讲出口。如果让过去的我听到，想必绝对会大发雷霆吧。

就算如此，现在的我非奋斗不可。

得赶快赚到钱能够独立生活才行。

「喔～～那不是很好吗？」

神乐坂小姐笑着说。

「很好吗？为了这么俗气的理由而奋发向上。」

「如果可以激起和泉老师的斗志，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什么理由都无所谓。而且需要钱这种想法，对职业作家来说其实很普通喔。啊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还有一个能让你激发斗志的材料。」

「？是什么？要找有名的插画家跟我搭档吗？像是『一』老师之类的。」

我有个很单纯的疑问，为什么当插画家的人们，都会只用一个字，或是刻意使用难以搜寻的文字来取笔名呢？

「当然不是。还有你说这种话，要是长久以来负责和泉老师作品插画的情色漫画老师听到了，可是会很生气喔。」

在这里，出现了对现在的我来说非常重点性的名字。

「不管和泉老师怎么样发挥那异常的写作速度，情色漫画老师可是毫不抱怨的接下那些工作，所以你可不能随便花心喔。」

看来神乐坂小姐似乎还是想委托情色漫画老师，绘制接下来新作品的插画。

对我来说她是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工作伙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因为那个人，是我的妹妹啊。

「我很感谢情色漫画老师喔，真的。」

「那就好。」

「所以，要给我的礼物是什么？」

「锵锵～～」

咚，神乐坂小姐把一大叠的纸本数据放在桌上。

当她露出这种笑容时，绝对不会有好事发生。

「……这叠……纸本……是？」

「是我从网络上收集来的《银狼》感想喔！来！快看看这些然后激发斗志吧！」

「我一直有跟你说过，因为我很害怕，所以绝对不看网络感想的吧！那个理由你应该非～～常清楚才对啊。」

「那当然&#9834;，所以这些资料可不是随便收集起来而已，是根据我的专业知识严格挑选出来的『读者感想』喔。虽然里头有各式各样的意见，不过你就全部当成是『我所说的意见』接受吧。」

「……………」

神乐坂小姐经常冒出这种出乎意料或强人所难的举动。

我曾觉得她就像是会强迫你进行一些莫名其妙修行的师父角色，偶尔会觉得她怎么不快点去死一死算了，但现在她是我重要的客户，想要推出优秀作品的心情想必是跟我一样的，虽然不会一股脑儿的盲目听从，不管她说什么都应该听到最后才行。

反正靠我的沟通能力也没办法拒绝。

「前阵子，有其他的编辑对我说『不要去参考读者的意见』。」

「啊，是这样子吗？不过跟那个人比起来我睡得比较少所以听我的准没错！来！请快点来阅读吧！」

「好啦好啦。」

在她的催促下，我心不甘情不愿的拿起纸本。这些看起来是从大型讨论区的讨论串留言，以及读书心得网

站的文章等地方打印出来的。

「请问～～……」

「什么事？」

「怎么内容好像全部都在批评我的作品！这是错觉吗！」

「的确都是批评没错，怎么了？」

「这不是应该是要激发我斗志的礼物吗？」

「我啊，是那种如果被人批评，斗志就会被猛烈激发的类型喔。」

「没人在问你！我是被人批评就会很普通的陷入沮丧的类型啦！」

所以我不去看网络评价——我明明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

不过啊，都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吵架了还变成这副德行，我还真不适合这个行业。虽然现在说已经太迟了，但我曾经以为小说家是个只要写小说的职业，但实际上却得要拼命地跟别人讲话才行。这跟想象中也相差太多了！

「因为和泉老师的精神跟豆腐一样脆弱嘛，你应该除了支持者的来信以外从来不看读者的感想吧？不偶尔像这样受点折磨，就会没办法成长。对我来说，我可是希望你能够写出更多更多优秀作品出来呢。」

这人在补充说明些什么鬼。  
受点折磨？她刚刚说受点折磨？  
读者啊，这就叫编辑。  
「……………」  
我从笑嘻嘻地看着这边的责任编辑身上，无言的把视线移开，然后翻阅着这些被打印出来但我却完全不想看的感想。啊啊好痛。好痛好痛。内心好痛。  
被责任编辑讲成是没用的废物，这我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就算把网络上的批评意见全部收集起来，这家伙的讲话方式远比读者们要毒辣。  
不过道两边是不同的痛楚，不管哪边所说的，其实都很沉重。  
责任编辑，对作家来说就像是死神。  
但是读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人们。  
「啊！这个部落格！」  
当我翻页时，一道超级开心的声音传来。  
「这是情色漫画老师在自己的部落格上，亲自写下对《银狼》的感想喔！请你务必要阅读一下！」  
……我看看。  
「情色漫画老师对于自己喜欢的角色，在最后一集又死掉这点似乎感到非常愤怒。」  
「那当然会生气啊！真是的，你要好好反省啦！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我才会不停的讲说不可以写这种剧情发展，讲了好几次讲到我嘴巴都酸了呢！」  
附带一提。  
她没讲过。  
在我的记忆中她反而非常称赞那个剧情发展。  
她总是这样，自己说的话老是反复无常地改变。  
「您说的是！非常抱歉！」  
对于责任编辑的脑内妄想，我低头道歉后就当作耳边风，原来情色漫画老师不只是讲我的签名坏话，连我的作品感想都写在部落格上头啊。  
应该说，写的人就是纱雾啊。  
我在想着这些事情的同时翻页观看，结果——  
「……这是！」  
我在这时睁大了眼睛。  
回到家，我立刻猛力地冲上楼梯。  
站在「不敞开的房间」前，我单手按在房门上，「呼—！」的吐气。  
「呼哈……！」  
因为从车站跑回来的关系，我喘不过气来。明明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但脑袋里头却没办法整合起来，让我我不禁摇头。  
「纱雾……」  
我在编辑部看了妹妹的部落格。  
反正一定是写了一堆坏话吧——我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但是。  
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她画的《转生银狼》系列完结纪念插画。  
那是张至今登场过的角色全体集合，一眼就让人看得出灌注了很大的功夫与感情在里头，我真心认为这是非常出色的插画。  
「……情色漫画老师。」  
我把双掌压在「不敞开的房间」上头说着。  
《银狼》系列，对现在的我来说是部代表性作品，也是个已经结束的作品，我已经开始撰写全新的作品，所以想必不会再继续撰写后续了。  
但是，在纱雾所描绘的插画中，本来以为不会再见到的这些家伙们，正在对着我挥手。  
他们带着似乎会说出「再会啦，让我们都好好保重吧。」这种话的表情。  
我……多亏了纱雾，才能够好好地跟他们道别。  
我是这么想的。真的很开心。所以——  
「喂，你听得见吧？」  
我想见纱雾一面，然后跟她道谢。  
不是以她的哥哥身分，而是以总是在一起工作的和泉征宗身分向她道谢。  
为此，首先有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就在最近，有个绝佳机会出现在我眼前，但却没能办到的事情。  
「纱雾！情色漫画老师！听我说！」  
虽然纱雾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我也害怕告诉她这个真相。  
虽然那个时候，因为纱雾打断我说话而错失良机。  
「我——！」  
从内心涌上的感情，在我背后推了一把。  
我使出浑身力量大喊，仿佛要贯穿这扇无法开启的门。  
「我就是！写了《转生银狼》的和泉征宗！」  
磅！  
「呜啊！」  
「不敞开的房间」突然猛烈开启房门，并强力打在我的脸上。  
「咕唔……唔、唔唔……………」  
我忍不住压着脸，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这是让到刚刚为止的严肃气氛，顷刻间就烟消云散的没用模样。  
……该、该怎么形容……  
虽然这种攻击在轻小说里很常见，不过在现实中重现就会发现，这股威力可真不是盖的。  
而且无法闪避。某个动画的主角似乎成功抵挡住房门攻击，但我的修练还不够纯熟，没办法到达那种境界。

苦闷了大约十秒左右，我终于能够抬起头来。  
「搞什么鬼啊！」  
当我抬头一看，出现在那里的，是我穿着睡衣的妹妹。  
心脏感觉就像被紧紧抓住一样，让我说不出话来。  
「……………」  
纱雾满脸染上红晕，水润的眼睛大大睁开，看起来非常惊讶。  
「……真、真的是……？」  
那是不集中注意力就会漏听，非常细微的声音。  
果然纱雾她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分。  
就跟我不知道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一样。  
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互相进行确认。  
「哥哥就是……和泉征宗老师……？《转生银狼》的……作者……？」  
「……嗯，是啊……没有错。所以你就是……」  
「……………」  
「……………情色漫画老师，没错吧？」  
隔了好一段时间，纱雾才非常轻声地说：  
「……………人家才不认识取那种名字的人。」  
妹妹不发一语的低下头。而我也沉默的盯着纤瘦的妹妹看。  
随后……她像是要逃开我的视线似地别过头去，接着用非常害羞的声音，将自己之前说的话收回。  
「……是、是又怎么样？」  
这下子，我终于确定了自己搭档的真实身分。  
我很自然的摇摇头。  
「当然不会怎么样……我终于跟你见面了。」  
这是对三年来一起工作的伙伴所说的台词。  
纱雾咬着嘴唇，一脸像是在忍耐些什么的表情，但最后小声的说著：  
「……进来。」  
「咦？」  
「……怎样？」  
「没、没事……你刚刚……」  
「你没听到吗？……我说，进来。」  
「可以吗？」  
她至今都不曾开启过的房间，竟然说要让我进去……  
「……我、我都说可以了。」  
「是、是吗？」  
为什么之前不行，现在却可以了呢？虽然这类疑问一一浮现。  
但回答我早已决定好了。  
「知道了，那我就打扰一下。」  
就这样。  
家中的禁忌领域——「不敞开的房间」，我将第一次踏入此地。  
「不敞开的房间」是在我跟老爸还有老妈，三个人住在一起时还没有的房间。这是当妈妈跟妹妹决定要搬来家里之后，才进行增建的房间。  
「……好暗。」  
随着啪嚓一声，房间变得明亮起来。看来是纱雾打开了电灯。  
总算能够看清楚房间的全貌了。  
在现实中初次看到的妹妹房间，跟透过电脑所看到的果然是同一个。这是个大约四坪大小的宽敞房间，进来后首先就会看到四处随地摆放的布偶。  
「哇啊，一大堆游戏跟书。」  
书架上有好几套少年向的轻小说与漫画，我的著作也全部都很齐全。  
而有着较大空间的下层，则是电玩游戏一字排开。用来游玩这些游戏的主机则收纳在电视柜里，但摆不下的主机就开始侵略地板的空间了。  
其他还有床、桌面计算机、计算机桌、镜子、电视等等对象。  
话虽如此，但像这样开灯环视一看，却也不像是宅宅系的房间，粉彩色系的窗帘搭配可爱的小摆饰品、布娃娃，在这些物品的奋斗之下，看起来还是很有女孩子房间的感觉。  
……还有股很芳香的气味。  
总觉得这让我有点尴尬。  
「整理得很干净嘛。」  
「……嗯。」  
我当然没有进来打扫过妹妹的房间，所以这都是她自己清理的吧。  
跟妈妈说的一样……她是个喜欢干净的妹妹。  
我轻轻的拍了拍妹妹的头。  
「很厉害喔。」  
「不要……」  
「嗯？你说『不要把我当成小孩子』吗？」  
「不要碰我。」  
「……………」  
内心好痛……这个吐槽刺伤了我的心脏。真是 是个冰冷无情的家伙。  
当我这样东张西望时，妹妹用着很厌恶的表情说：「……下。」  
「你说『还是再摸一下』吗？」  
「在、那、边、坐、下。」  
「……是。」

相貌端正的人一旦发起脾气，真的很可怕。  
我照她所说的坐下后，纱雾也跟着在我面前跪坐下来。

「……那个……」

当妹妹刚要开口说话时，我毫不犹豫的把身体探过去。

「呀啊！」

嘎哩。她反射性的往我靠过去的脸抓了一把。

「好痛！」

「你、你、你要干嘛……？」

「你说话太小声了,我只是想听清楚点才把脸靠过去啊!……不要那么害怕好不好!我的内心会很受伤耶!」

「……………」

纱雾鼓起她的脸颊。

她真是个把感情全部表现在脸上的家伙。

「……靠近我。」

「你说『不要靠近我』吗……就算你这么说。但如果不靠近一点会很不方便吧?」

「……哼！」

纱雾突然转过身，并且爬向桌上型电脑那边。

接着就把耳麦戴起来。

「这样子听得到吗？」

纱雾的声音变成透过麦克风传出的音质。看来是把变声功能关掉了。

「……啊啊，嗯……那就这样吧。」

毕竟姑且算是能听清楚了。

就这样，事情演变成明明对方就在眼前，却要透过麦克风说话这种奇妙的景象。

当「兄妹的对话」可以开始进行后，首先是纱雾——

「为什么会知道？」

她这么说着。就算声音变大了，还是个省话的家伙啊。

「呃——你是想问，为什么我会知道「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这个问题吗?」

我试着翻译她说的话，纱雾点点头。

「……在那之后，我一直很在意。不然，是不会让你像这样进来的。」

「……」

我还以为，因为我的真实身分是「和泉征宗」的关系，使她的内心发生变化，所以才让我进到里头，看来是我错了。

为什么自己的真实身分会曝光，因为在意曝光的理由，所以让我进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虽然我并没有抱持着太乐观的态度，但内心确实相当失望。我老实的回答,,

「因为你的后方，拍到我做的晚餐了。」

「啊。」

纱雾像是讲着「糟糕」似的张开嘴巴。她稍微思考一下后…….

「……但、但是……为什么那么刚好，你会来看我的实况转播?」

「这也是有点小小的原因啦……」

我把到目前为止的事情进行说明。

第一次的签名会结束后，我对于自己的长相是否曝光而感到不安，于是就在网络上进行了自我搜寻。结果就发现「情色漫画老师的部落格」上，在嘲笑我签名的字很丑。跟朋友商量之后，她告诉我情色漫画老师似乎会出现在影片的实况转播里头——我把这些事说给她听。

「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也很清楚。我察觉到你的身分，然后你忘了把网络摄影机关掉，正要开始脱衣服的时候——」

「唔呜！」

纱雾她瞬间变得满脸通红。

看来她已经想起来差一点就要对全世界转播自己的脱衣秀这件事了。

「已、已经够了。这件事……我了解了。」

「是、是喔。」

……………

沉默再度充满房间。纱雾原本就是个无比怕生的人，而且连我也相当紧张，所以演变成这种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尴尬时间后，纱雾终于开口说话：

「……果然，哥哥你就是『和泉征宗老师』吗?」

「嗯，是啊。情色漫画老师。」

「人、人家才不认识取那种名字的人!」

所以说，如果真的觉得羞耻的话，为什么要取那种笔名啊?

比起这个。

「你刚刚说『果然』对吧。难道你发现了吗?」

纱雾摇摇头。

「第一次见面时，我只觉得，你跟『那个人』名字一样而已。」

「……这样啊。」

一年前，我们初次相遇时，其实已经一起合作两年了。事实有时比小说还离奇，这句话真是不假。

「……没想到，真的是同一个人，连想都没想过。」

真的吓了一跳，纱雾这么自言自语着。

「因为……这是要什么样的机率……」

我也讲过类似的话。果然大家会这么想呢。

「……那个……多少……要有证据之类……」

「证据?我是和泉征宗本人的证据啊……有很多喔。」

例如说——

「我第一次请情色漫画老师帮忙画女主角插画时的事情。」

我回想起来。

那是我即将要出道前。

我所构想的女主角，第一次被画出来时的事情。

「我真的……非常开心，到现在也还会像是昨天才发生似的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因为太过感激，所以就写了近百张原稿用纸的感谢信寄给情色漫画老师」

「!那个……我也会像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想起来。像是里头很啰唆地写了好几次希望胸部可以画大一点之类的。」

「可以的话希望你把这部分忘掉。」

这就是，只有和泉征宗本人以及当事者才知道的插曲。

「那个时候……真是抱歉。」

「……是……真的。」

纱雾用右手碰触自己的左胸，接着一把抓住那单薄的胸部。

恐怕是她无意识的习惯动作吧。但因为她这个动作，睡衣的钮扣一个个被弹开，大大地露出雪白的胸口。

「我就说我是本人了嘛。」

我拼命地把自己的视线从妹妹的胸口移开。

我、我干嘛这么激动啊!

身为一个哥哥，妹妹的裸体什么的，得要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才对吧!

「……………」

「……………」

沉默的时间暂时持续了一阵子。我们彼此都非常惊讶，看来应该都受到不小的冲击吧。

「没想到我跟情色漫画老师，其实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现在，也还不敢相信………还有人家不认识取那种名字的人。」

我们的视线没有相会，只能零零落落的说些话。

「……那个……因为太突然了……该怎么办才好我也……」

「的确是……总之。」

虽然有很多想对她说的话，但因为精神上的准备实在不够充裕，所以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我啪的一声把双手合十。

「老是要你画些色色的插画真是对不起!」

「唔呜!笨、笨蛋!」

「不要用麦克风吼那么大声啦!」

我赶紧把双耳塞住并且大喊。

叽——噏。

耳鸣许久未停。好危险啊——

「万一鼓膜震破了要怎么办啊!笨蛋!」

「你、你才是笨蛋!」

纱雾满脸红通通地，开始双手乱挥乱打。

「色狼!变态!之前也是!今天也是!对、对女孩子突然说出那种话……!绝对不可以这样!」

这家伙……看来只要害羞程度超过一定的数值，就会展现出攻击眼前对手的习性。之前会用游戏手柄对我奇袭，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不需要那么生气吧。我只是在对一直以来，老是要求妹妹画那些色色的插画这项罪名谢罪而已啊。」

而且啊，你刚刚那些话，不像是一个没穿胸罩&上衣钮扣又全开的人该讲的吧。

情色漫画老师的穿着，远比那些插画还要色吧。

「画那些色色的插画，是工作，而且我很喜欢所以没关系!但是说那些话就是不行!」

……原来你喜欢画色色的插画啊。

但却不能说接受……

「为什么?」

「……………呜。」

面对我的询问，纱雾低下头来沉默不语。脸变得比刚才更红。

「为什么纱雾你明明最喜欢画色色的插画，可是却不行谈论自己画的那些色色插画呢?」

我提出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想逼问她，只是单纯有这个疑问而已。

结果——

「……呜……呜呜……这……」

「这?」

「这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

叩!

「好痛!你这家伙!竟然又拿游戏手柄打我……!」

「哥哥是笨蛋!有够迟钝!轻小说男主角!」

这、这真是崭新的骂人用语。

但是，我的听力可不像他们那样衰弱喔。

虽然因为你说话实在太小声了，所以经常会听不清楚而已。

「知道啦，知道了啦。我不会再说了，是我不好。」

「……知道就好。」

呼、呼，纱雾上下晃动肩膀喘气。

不愧是家里蹲，马上就气喘吁吁地。

而且表情真是有够煽情，让人不敢盯着看。

真不愧是取了情色漫画这种笔名的家伙。

情色漫画老师非常情色。真是人如其名。

雪白的脸颊泛着红晕，纱雾伸出手指来指向我。

「唔唔唔唔……而、而且说起来……很多事情……都是哥哥你不好!」



「很多事情是指什么啦？」  
「例、例如说……对、对了！放假时都在家里待太久了！」  
「我是个兼职作家，所以礼拜天在家里头工作很正常吧！」  
「……暑假时也是？」  
「暑假当然也是啊。那时候每个礼拜都过着被连续退稿的日子，也不停熬夜……所以就连帮你煮饭都忘记了。」  
「等等！暑假有时会没饭吃，难道不是为了把我逼出房间而使出断粮策略吗？」  
「就只是单纯忘记而已啦。什么断粮啊，难道别人家的妈妈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吗？」  
「哥、哥哥你还不是做出一样的事情了！」  
也对，结果是一样没错。  
「咕呜……当我不管怎么踏地板，都没有送饭过来时的绝望……哥哥你会懂吗？」  
看来是想起当时的情况，纱雾眼角泛泪地说着。  
「想吃饭就从房间出来吃啊。」  
「我觉得走出房间就输了。」  
「就算你说得像句名言，还是一点也不帅气喔。」  
而且跟那句工作就输了的台词比起来，你这句的废人程度可说是大幅提升了。  
「因为暑假时，哥哥一直在家都不出门，所以几乎没办法去洗澡……就连去个厕所都要费很大功夫……」  
这问题还真让人能感同身受。  
不过妹妹房间所在的二楼有厕所，所以也不是完完全全不能去吧。  
「因为待在家的时间太长，我还很担心哥哥是不是没有朋友呢。」  
「不用你多管闲事啦！」  
我有啦！朋友什么的！我有一些啦！像是智惠啊！  
再来……还有……我想想……啊啊算了！  
「既没朋友也没交女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描写友情跟恋爱时才会那么没说服力喔。」  
「轮不到你讲别人吧！而且这根本不太会影响写作好不好！我认识一个正在脚踏两条船的前辈，他可是写得无比出色的纯情恋爱喜剧耶！」  
「因为那个人是文笔很好的垃圾所以写得出来。但哥哥你没办法吧？」  
「……不要讲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一样好吗？」  
好歹我也有在新人奖里得奖好吗？  
咕唔唔……这可恶的家伙……  
我也狠狠指着纱雾说：  
「你、你还不是不一样，战斗场景的插画实在画得有够烂！」  
「什么！」  
纱雾瞪大了眼睛。  
「这、这我可不能听过就算了……而、而且那是因为哥哥你描写的内容实在太难懂了！」  
「应该说麻烦你看着资料画好吗！你的插画里那些拿枪的姿势根本超莫名其妙的！」  
「那种东西我怎么会知道啦！有意见的话你把资料寄给我不就好了！还、还有说到资料！为什么到中途你就没有把角色的外观设定寄过来了？在小说本文内你也都没有好好描写，这样子我不就不知道要画什么类型的女孩子了吗！」  
「因为就算我把外观设定寄过去，你也一样没有照着画啊！而且随着集数推进，女主角的身高也一下子长高一下子又变矮，那是怎么一回事！」  
有些角色明明设定成身高相同，可是当她们站一起时，却发生身高差了半颗头的珍奇现象。  
「那是因为……那样子比较可爱所以我就那么画了嘛！」  
「那从一开始就照你喜欢的来画啊！我就照着你的插画来撰写就好啦！」  
「怎么可以那么做！哥哥你这样没资格当小说家！」  
「唔咕咕咕咕咕……」「叽噫噫噫噫……」  
我们在近距离齙牙咧嘴对峙。  
让小说家与插画家见面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实际例子，没想到就在我们之间发生并且获得证实。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编辑才会总是在我们之间居中协调，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吧。  
「「哼！」」  
我们互相赌气把头撇到不同方向。  
经过一阵子的沉默以后，我尽量装作自然地先开口。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当插画家吗？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在国中生里头，作画水平远远超过我的人随处可见。」  
「我不是问这个。」  
以学生身分出道这种事，连我都办得到了。在这种时代，的确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我一直以为，纱雾是双亲不在了以后，因为陷入消沉所以才变成家里蹲。  
所以，知道她在进行这么积极正面的活动时，让我有相当大的落差感。  
「你边画图，同时进行影片转播，还跟支持者们很开心的聊天对吧？」  
「咦……是在说那个？」  
「对啊。为什么会开始这种活动呢？」  
「不、不行吗？」  
「很不错啊。」  
我马上这么回答。并且尽可能地以温和的语气说着：  
「要我来说的话，虽然觉得在部落格上批评工作伙伴这点不太好。但在网路上进行些活动，我完全不会觉得不好喔。」  
「……………」  
纱雾沉默的缓缓朝我看来。

「？怎么了？」  
我的心脏像受惊吓般强烈的跳了一下。  
在这之后又过了十秒左右，纱雾终于轻声的开口了。  
「……………」因为很愉快。不管是画图、转播影片，还是跟大家聊天。」  
她没有用麦克风，而是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口。  
「……………」  
「……………」  
又经过一段沉默之后。  
「……那个……哥哥你想问的，应该不是……这些事吧？」  
「不。」我摇摇头。「就是这些事。」  
因为很愉快，所以才画图，所以才转播影片。  
嗯，这不是很棒嘛。这个答案令我非常满意。  
「是、是吗？」  
「是啊。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还想知道更多，从一开始到全部。因为我对你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我真没出息，明明都在一起生活一年多了  
「……………」  
纱雾经过一段漫长的思考，接着再次把耳机的麦克风拿到嘴边。  
「会开始画插画的契机……是因为妈妈教我画的。」  
「！」  
「从小开始，我很自然的开始不停画画。非常的开心……然后，不、不知不觉间……我就变成职业画家了……妈妈也……称赞我好厉害……」  
带着些微不自然的停顿，纱雾如此叙述着。  
原来教导情色漫画老师绘画的是「纱雾的妈妈」啊。  
「妈妈不在了以后……我曾有一阵子变得无法画图……」  
这么说来——  
曾经有段时间，插画的完稿速度非常缓慢。  
「怎么样也没办法走出房间……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我看见其他插画家，在进行影片转播。」  
这是跟情色漫画老师完全不同的笨拙说话方式，我为了不要漏掉她说的一字一句，集中注意力听着。  
「那个人，在跟大家聊天的同时，一边愉快的画画。画完以后，就当场，询问大家的感想……我看了，很羡慕。我也……想变成那样。」  
「是这样啊。」  
「然后啊。我也试了一次以后……………」真的，非常有趣。看到我画的插画，大家都称赞我画得很可爱。看到我画的过程，大家都惊讶的说，好厉害。也有人跟我说，请再多画一点。明明我还待在房间里，却可以跟世界上的人变得这么要好。也能像朋友一样地游玩、聊天。这真的，非常、非常的——」  
纱雾就像是正在作美梦的少女般红着脸颊。  
「令人为之心动。」  
——啊啊。  
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想要更进步，想要画更多更多的图，让更多的人看。过没多久，当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满脑子只想着影片转播的事情……不只是画插画，就连游戏也变得会跟大家一起玩……不知不觉间，就整个迷上了……嘿嘿。」  
「这样子啊。」  
的确是会迷上呢，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其实我会成为小说家，也是因为看到在网络上公开自己小说的人们，似乎也很快乐的的关系。」  
「……是这样吗？」  
「是啊，在我出道前，文笔还是烂到不行的时候……我也有写过网络小说喔。」  
然后，也收到了人生第一封书迷的来信。  
我很高兴，非常非常高兴。  
所以现在，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待在这里。  
第一个给我读后感想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有在阅读我的小说呢？  
「……是这样啊……和泉老师也是……」  
「嗯？老师？」  
「啊！没、没事！」  
纱雾慌忙的挥手。  
「什么事情没事？」  
「不、不要管那么多啦。哥哥有写过网络小说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啦！」  
「是、是吗？我想想，那么，在那个影片转播里，把声音跟语气都装得像是男性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会怕，而且又很丢脸……」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试着稍微想想看。  
如果纱雾没有假装成是个男性的话，会怎么样呢？  
影片还会是像现在这种气氛吗？我想大概不会吧。  
不管怎样，「女孩子在转播」这种附加价值都会被加上。当然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支持者之中就必定会有奇怪的家伙混在里头，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来说，也许是个有点可怕的环境。  
「原来如此，我懂了。」  
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有、有什么好笑的？」  
「没有，只是没想到我能有像这样跟你说话的一天。」  
「……………」  
跪坐着的纱雾，握紧了摆在大腿上的拳头。



当我想着她思考些什么时。

「不过是让你进来房间一下而已……不要太得意忘形。」

她说出了这些话。

「我可不是对哥哥你敞开心扉喔。」

「……我想也是。」

就算她肯叫我哥哥，但我们还是一点也不像是兄妹。

场面陷入寂静，弥漫着沉重的气氛。

「……因为机会难得……所以想问问……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放我自生自灭不就好了吗……………像我这种人。」

「给你添麻烦了吗？」

「……对、对啊。」

是吗，她果然是这么想啊……不过，这也没办法。如果不是我对监护人说了些任性的话，现在我们一定各自分开居住了吧。

「你是说，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照顾你，是吗？」

纱雾点点头。

「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不是，因为，我有帮哥哥的小说绘制插画的关系，对吧。因为哥哥之前，即使不知道这件事，还是一直有在照顾我……」

的确，你说得没错。

「是吗？你想知道啊。」

我很得意的竖起一根手指。

「那么，我们来交换条件。」

「咦？」

「交换条件。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但相对的也要让我提出一个条件。」

「……………」

「……………」

我们无言地对看一阵子后。

「不行吗？」

「看、看条件内容。」

「别担心，不是什么很困难的条件。」

「……………色色的事情不行。」

「我才不会提出那种要求！为什么你一副我肯定会提出色色要求的反应啊！」

「因为，你都一直要求我画一些色色的插画啊。」

这还真是满有说服力的理由，但那是工作，而且我一直以为对方是男性耶！

这家伙……明明她自己也喜欢画些色色的插画……

「当哥哥的人，是不会对妹妹做出色色的行为的喔。」

这是当然的吧。

「……那、那你要对我提出什么条件？」

于是我理所当然的带着满脸笑容这么说：

「别再当家里蹲了，到外面来吧。」

「绝对不要。」

「是吗，那好吧。」

「咦？」

纱雾惊讶得瞪大眼睛并且不停眨动。

「你不是不要吗？那就不用交换条件直接告诉你吧。」

「咦……可、可以吗？」

「当然可以，硬是逼你答应也没有意义啊。」

「喔……好吧。」

纱雾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着。

「不过这可不代表我放弃了喔……那我要说了。呃，我会照顾你的原因是——」

当我稍微停顿一下，纱雾马上正襟危坐起来。

我接着说：

「因为你是我的妹妹……而且妈妈她也拜托过我，要我多照顾你。」

「……………这就是，理由？」

「嗯……」

没有马上回答「是啊」的理由，会是什么呢？

我把手指抵在下巴思考。

「一年前，当家人只剩下你一个以后，我一直思考着妈妈曾说的『麻烦你多多照顾』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样才是做到『我有好好照顾了』这点。但是，结果我还是搞不懂。虽然搞不懂，但总觉得大概就是像这样照顾你就对了。就只是如此而已。」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想也是。」

就连我也搞不太懂自己在说些什么。

「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不要蒙混过去。」

「啊——该怎么说呢，我之所以会一直照顾你，是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比较好。像现在这样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完全无法见面，实在很令人感到寂寞。我还是想跟可爱的妹妹一起吃饭，也想好好的照顾她。」

幸好，我还拥有可以办到这些的手段。

「……我们明明几乎没有说过话。」

「既然几乎没有说过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多聊天就好啦，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用找我也没关系吧。感到寂寞的话，根本没有必要找像我这么麻烦的妹妹来好好相处啊。」

原来她还有自觉啊。

「不，我想跟你好好相处喔。」

「为什么？」

「因为是家人。」

「我们算是家人吗？」

「是啊。」

我如此断言。

「因为我们就像这样住在一起了啊。」

「……是吗？我不这么觉得。并不是住在一起，就能够称为家人。」

纱雾站起来，并且指着房门。

「话说完了。出去吧，哥哥。」

「好啦。」

我很听话的朝出口走去。接着在门口转头，

「纱雾。」

「什么事？」

「谢谢你帮我画了完结纪念插画。」

我一直想讲的话，终于说出口了。

「——」

我的妹妹有点惊讶的张大嘴巴，但马上就变回没有表情的态度。

「像笨蛋一样。那种东西，只不过是基于人情才画的而已。」

她说完就把头别过去了。

####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第二章

距离初次进入妹妹房间，已经过了好几天。

我们互相知道「对方的真实身分」后，原本以为会有什么改变，但却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再次回到跟往常一样的日常生活之中。

纱雾依旧躲在房间里，我也过着在学校、家事跟工作中来回奔波的每一天。

——并不是住在一起，就能够称为家人。

「说得没错，不过不用你说我也很清楚。」

即使如此，我也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她的家人，成为她的哥哥。

我可能因为这种程度的挫折就垂头丧气。

此时——

咚咚咚咚！

从天花板上，传来催促食物的声音。

「知道啦知道啦知道啦，我现在就拿过去给你啦！」

我跟往常一样，把早餐送到妹妹房间。

「嗯……嗯唔……」

我大大伸了个懒腰，放松一下僵硬的肩膀。

今天是礼拜六，学校放假。

我大概都是从礼拜五到礼拜天晚上不眠不休的活动，所以现在还算很有精神。

平日因为还得去学校，所以就得尽可能在周末一口气将工作进度向前推进——这应该不只是我，而是兼职作家共同的想法才对。

「总之先洗个澡，然后去买东西吧。」

我一直待在家里的话，纱雾也会很困扰的。

正当我这么想着时。

叮咚，家里的电铃响起。

「哎呀，纱雾～～帮忙去开个门～～」

我对着妹妹的房间喊话，当然反应是——

咚！

有反应是不错啦……

「不过也不用这么生气吧……」

像刚才这种情境，如果在我的拜托下，妹妹可爱的回应「来～～了&#9834;」然后去迎接客人，这样子是最理想的……看来离我梦想实现的日子还很远，真是的。

叮咚、叮咚叮咚！

「来～～了&#9834;」

虽然很哀伤，但现实里发出可爱声音迎接客人的，是我这个哥哥。

可是这个客人还真是急性子。竟然这样连按电铃……

「请问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

就在我听到精神饱满的女孩子呼喊声时，我来到了玄关。

我转动门把将门打开。

「请问是哪位——呃。」

我一下子变得无法动弹。因为站在门外的，是个令人惊叹的美少女。

白色与深蓝两色的水手服，茶色的长发，在黄昏的夕阳映照下反射出闪闪发亮的光辉。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大大的笑容。

这真是洋溢着生命力，光是看到这笑容就能让人精神百倍。

这家伙如果是游戏中的角色，绝对是光属性。

正向的灵气从她身上源源不绝地释放出来。

「……………」

我抬头往楼上看……

……跟我家的妹妹完全相反。  
我脑海中不禁这么想着。  
我的妹妹虽然非常惹人怜爱，但她病态般的雪白肌肤，娇小的个子，扁平的胸部，微弱的声音，偶尔还会露出仿佛要吸走灵魂般的笑容。  
完全就是暗属性。  
负面的灵气从妹妹身上源源不绝释放出来。  
当然啦，她也不是只有缺点而已——  
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时，我发现眼前的少女正陷入错愕。  
「啊，啊啊抱歉。那个——请问，你是哪位？」  
或者说我想问的其实是，像这样的美少女来我家有什么事？  
她听完摆出一副「这问题问得很好」的得意动作，堂堂正正的报出姓名。  
「我是神野惠，是和泉纱雾的同班同学！」  
「纱雾的……同学？」  
「对！」  
纱雾的同学，也就是说跟她同年龄啊……换句话说……就是国中一年级？她的外表还真是成熟，完全看不出前一阵子还只是个小学生。感觉跟我差不多年纪。  
「不过这位哥哥，请问你是和泉同学的哥哥吗？」  
「嗯，是啊。」  
「但是，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对吧？」  
「……………是没错。」  
这个女孩子，竟然把别人难以启齿的事情毫不考虑地就说出来。  
不过我倒不会因此感到不愉快。反而对她的率直抱持好感。  
「根据我打听来的情报，你现在跟妹妹是两个人同居的状态……是这样子对不对？」  
「还有个监护人在，所以也不算是两个人同居喔。」  
我给她一个敷衍用的答案。虽然那个监护人因为完全不回家，所以实际上就跟两个人同居没两样……不过没必要对外人说这些，只会让事情变麻烦而已。  
惠她「哼嗯」地含糊回了我一声。  
完全搞不懂她在想什么。  
光看刚才的交谈，她似乎对我们家的事情做了一番调查……  
今天明明学校放假，但她还穿着制服过来，是跟学校有关的事情吗？  
「那个……神野同学是吗？」  
「叫我惠惠就好啰，在学校大家也都是这么叫我。」  
我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同学。  
那么丢脸的小名我怎么可能叫的出口。  
……但也不能就这样回她。  
「那我叫你小惠……这样可以吗？」  
「咦～～不行啦。」  
「不行吗！」  
没想到会被拒绝……  
「人家想要跟哥哥好好来往嘛。如果你无～～论如何都不肯叫我『惠惠』的话，那就请直呼名字叫我『惠』吧。」  
惠抬头看着我，并且双手互握做出「拜托姿势」这么说着。  
……这家伙怎么回事？真是个爱装熟的小鬼。  
「我知道啦，那就请多指教啰，惠。」  
「好的！」  
她露出充满灿烂光芒的笑容。  
如果是一般的男孩子，光是这样就会被这可爱笑容俘虏了吧。  
「所以，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家？是帮纱雾送讲义过来吗？」  
「……………」  
「嗯？怎么了？」  
当我这么一问，惠她突然变得一脸不高兴。  
「奇怪～～？太奇怪了，怎么可能会有不对我一见钟情的男孩子呢？」  
接着突然开始讲出非常可怕的话来。她是多有自信啊。  
「哥哥你难道喜欢男生？」  
「不是！为什么你会有那种结论！」  
「因为啊，人家都全力展现笑容了，但你却完全不为所动嘛。」  
……这家伙……外表看起来也许像个天使，但性格却是个小恶魔。  
那笑容是刻意展现出来的吗？这小鬼还真可怕，明明才刚从国小毕业而已。  
「虽然我的确觉得你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但不代表我会这样子就对你一见钟情。」  
「唔——」  
惠她嘟起嘴巴，一脸无法接受的表情。  
蠢蛋。我可是每天都在洗超越你的美少女，也就是我妹妹的内裤耶，所以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会对女人一见钟情。  
惠她嘟着脸颊说：  
「但是会对我没有反应，哥哥你的小鸡鸡是不是已经发挥不了功能啦。」  
「对啦对啦，就当作是———什么？」  
漫长的沉默。  
咦？什么？我听错了吗？  
「你……我说你……才刚从国小毕业没错吧？」  
「没错啊。」

「你跟我妹妹同年龄吧？」  
「没错啊。」  
「刚才，你是不是讲了小鸡鸡这个词？」  
我这是在说什么鬼。如果刚刚是我听错的话，我的社会生命可就要结束了。  
在情报汇总部落格上就会刊载。  
【悲报】轻小说作家和泉征宗，对十二岁的美少女性骚扰。  
会有这类的报道吧……但、但是……  
「我说啦！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我最喜欢小鸡鸡了！」  
「最、最喜欢？」  
「是啊，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大家都最喜欢小鸡鸡了！」  
不可能！这这这、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不就是小、小六跟国一的吗！现在的小学生女孩，在性方面竟然糜烂到这种地步吗？  
「不、不可能……怎么可能会……」  
日、日本到底变成什么样子的国家了。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应该还没这种风气才对……不、不对……  
也许只是我们这些白痴男孩子没发现而已……实际上……不管是看起来很清纯的那女孩，或是看起来很正经的那女孩其实都……？呜、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到我受到如此激烈打击，惠开口说道：  
「真是的，不用那么惊讶嘛。你的妹妹也一定很喜欢小鸡鸡喔。」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我宰了你这臭婊子喔！就就就、就算是一瞬间而已，但竟然让我有了奇怪的想象！  
该死！怎么会这样！我对女孩子的印象，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就发生致命性的崩坏……！  
看着猛力搔抓着头发的我，惠她很干脆地说道：  
「这是开玩笑的。」  
「……………」  
「就说是开玩笑嘛。真是～～哥哥你也太吃惊了吧。」  
惠她咯咯地笑着。  
到哪句为止是开玩笑啊，小学生其实都还没事吗？不过，我已经没力气去反问了。  
「好啦，那就回头讲正经的。」  
「……随便你啦。」  
我无力的垂下肩膀。于是惠说声「那个～～」让话语重新沉淀一下后。  
「我是班上的班长。」  
「啥？」  
班长？这个……体现了不纯异性交往的臭女人？  
「啊，你不相信对不对。我是说真的嘛。」  
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被人把麻烦事推到自己身上的常见例子，而是因为想要出风头才自己跳出来当班长候选人的类型吧，我想肯定是这样。  
班长——惠轻轻咳了一声后，  
「我是为了要让和泉同学去学校上学而来的喔。」  
她微笑的切入主题。  
「打扰了～～」  
「哎，你就随便坐吧。」  
「好～～」  
我让惠进到客厅里头。其实，像这么不知羞耻的家伙，我实在不想让她进入我与纱雾的家里来，但知道她的来意之后也不能把她拒于门外。  
我前往邻接在客厅旁边的厨房。  
我的母亲……老妈她因为非常喜欢做菜，所以我家的嵌入式厨房相当的高档。对我来说，每次看见这些超高规格的各种厨具，都让我产生「没办法善加运用真是抱歉」的歉意。我从巨大的冰箱里随便拿个果汁，倒进杯子后回到客厅，惠正坐在两人座的沙发上，兴致勃勃的对房子内东张西望。  
当她注意到我后，就说声「啊，谢谢」跟我打声招呼。  
「你在看什么？」  
「我看到那边挂着很可爱的月历呢。」  
「啊啊，那个啊。」  
客厅里，挂着我著作作品的月历。这是少数有商品化，制作成周边产品的其中之一。《转生银狼》第一集的封面图，正彩饰在四月的月历上。  
「这是我喜欢的小说的月历。」  
因为没有必要特地告诉她我就是作者，所以我这样对惠回答。  
「欸～～这不是和泉同学，而是哥哥你喜欢的吗？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阿宅吗？」  
「嗯，算是吧。」  
我没办法否定。毕竟这也是事实，而且，因为那是纱雾画的插画，所以我当然是超喜欢的。不过啊，对看起来就像是现充的惠来说，我应该很不讨喜吧。她又是个口无遮拦的家伙，也许会说些我很恶心之类的话吧。我尽量不显露表情，在内心做好心理准备。结果——  
「真不错呢。」  
得到这种回答。  
「其实我也挺宅的喔，从以前就超～～喜欢看漫画的！」  
「哦，这还挺意外的。你都看些什么漫画？」  
「我最喜欢航●王了！」  
「……是、是吗？」  
哦，航海●耶！超好看的！我也超喜欢的！  
如果开口这么说的话，说不定我也有成为现充的资质。  
不过，虽然我每个礼拜都很开心的追着连载。但这样真的就是喜欢看漫画吗？是不是因为这是「大家都喜

欢的超人气作品」的关系，所以才跟着喜欢而已呢？我不禁这么想着。

「话说回来，和泉同学她人呢？」

惠如此切入主题。

我把果汁摆在茶几上后，对惠说声:「稍微等我一下」以后，就前往「不敞开的房间」。走上楼梯，站在牢牢紧闭的房门前。

……虽然觉得没什么希望，但说不定……

我赌上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高声呼喊。

「纱雾～～你的同班同学来找你啰～～」

一秒、二秒、三秒……

咚咚！

「……看来是生气了。」

果然变成这样……该怎么办才好呢？

背对「不敞开的房间」转身离开，我无精打采地走下楼梯。这时——

哔哔哔哔哔哔！放在口袋里的智能型手机响起铃声。看液晶屏幕，是个不认识的号码。我按下通话钮，放在耳边。

「喂，我是和泉。请问是哪——」

「……是我。」

「是纱雾吗！」

我像是紧咬着鲜肉不放的猛兽般对她回话。虽然只是很小声的细语，但我是不可能听错妹妹的声音！

「对、对啦。」

「果然没错！……你啊，明明就在家，为何还要打电话啊。」

这是什么状况？说起来，这家伙有从房间里头打电话给我的手段啊。至于她自己有手机，还是透过计算机和用什么软件打来的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样也好，妹妹的电话号码 GET ！

「……要在不开门的情况下跟哥哥讲话，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是没关系啦，不过真亏你还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这种事情无所谓吧。」

虽然很在意这点，但逼问她的话也许就会挂断电话了。

「比、比起这个……哥哥，刚、刚刚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嗯，啊啊……你们班上的班长，现在来我们家里了喔。」

「为、为什么你要让对方进来家里～～～～！哥、哥哥你，想杀了我对不对？」

「哇啊！」

音量突然变大！看来是用上麦克风了。

「不，我只是想说，搞不好这样子你就肯从房间里出来——」

「才不可能出去！我不出去我不出去！说不出去就是不出去！快把她赶回去！」

「唔嗯——」

虽然我也很清楚，要让纱雾从房间出来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还是想在不被妹妹讨厌（很重要）的前提下，请她务必做些让步。

毕竟机会难得。

「要马上赶她出去是不可能的……先让我听听看她怎么说吧。」

「就算听了也没用。」

「但还是得听听——我说，就算透过电话也好，你想不想跟同学试着说些——」

「不想！」

她瞬间就回答我。

「……知道啦。那我挂掉啰。」

「等、等等。」

「怎么啦？」

「……………那个班长……是女生？」

「对啊，是个满可爱的女孩子喔。」

虽然是个臭婊子。

「……………」

「……纱雾？」

「……我不跟她说话。但是——」

「但是？」

沉默持续了一会儿，不过，我耐心的等待着。

「不要挂断电话。就这样带着过去……小心不要被她发现。」

「……你的意思是？」

嘎叽。似乎像是要回答我的问题般，「不敞开的房间」的门微微地打开。

接着从隙缝中，某个物体被丢了出来。

我把那东西捡起来，

「……是要我把这东西戴起来吧。」

「……对。」

纱雾丢出房间外的……是个无线耳机。

当我打开客厅的门，惠静静的坐在沙发上，前后摆动着裸露度很高的美腿。

「让你久等了。」

我走到惠附近。智慧手机就放在胸前口袋中，无线耳机则是用单耳戴着，这么一来不管是外部的声音或是纱雾的声音，我都能够听见。相反地，纱雾的声音则不会让惠听见。

「咦？哥哥。和泉同学呢？你不是去叫她了吗？」

我摇摇头。

「？她不在家吗？」

「不，她乱在家一把的。」

「乱在家一把，真是奇怪的日语。」

因为她一直待在房间的程度，已经到了让我想这样形容的地步。

「这先不提了，既然在家的话为什么不叫她出来呢？」

「因为她不肯从房间出来。」

「……………」

也许是这个理由太过直接了，惠在一时之间没办法反应过来。

看到她惊讶到不停眨眼的样子，我以非常自傲的态度说着。

「怎么样，根本无计可施对吧。」

「不要讲得好像很了不起一样！」

惠用力拍着茶几并且吐嘈我。

「呜～～没想到不只是不来学校上课，就连房间也不肯出来……家里蹲竟然可以严重到这种地步。」

完全是预料之外！惠抱着脑袋说着，不过她很快地又抬起头。

「还有哥哥啊，你觉得就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我当然觉得不太好。这一年里，为了让她能够走出房间，我也很努力试过各种方法……虽然称不上有成效就是了。」

「这样的话，跟我的目标是一样的呢。」

「嗯……也许是吧。」

正确来说其实有点不同，不过现在就算了。实际上，以「希望纱雾能够走出房间」这部分而言，目的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哥哥，跟我组成同盟吧！」

惠用力握紧拳头，并且说出这些话。

「同盟啊……」

总觉得提不起劲来跟她合作。

……因为我完全想不出这家伙能够派上用场的地方。

「来嘛，别站在那边，请坐到我旁边来吧。」

啪啪！惠拍了拍自己坐着的两人座沙发。

原本打算坐到她对面沙发的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来、来，不要客气！请坐过来这边吧！」

「……讲得好像这里是你家一样。」

结果我还是照惠所说的，坐到她身边去。

「嘿嘿，坐在哥哥身边了&#9834;」

这家伙还真烦耶。在玄关前的交谈，可是让我对你的好感度直线下滑喔。

「……叫什么哥哥……这家伙是怎么回事……真令人火大。」

纱雾似乎也感到很烦躁的样子。

『哥哥你也一样。你、你是笨蛋吗？反正你一定是看人家漂亮就起色心对吧……有够差劲！』

咕呜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妹妹的好感度不断下滑中……！

不是！不是这样的纱雾……！虽然很想辩解，但情况却不允许我这么做……！

「哎呀～～哥哥你怎么了吗？怎么满脸通红了呢&#9834;，啊，一定是害羞了对吧～～，嘿嘿嘿，真是可爱～～」

才不是咧你这臭婊子！这个是！这是在强忍着我内心的悔恨……！

「够、够了吧。回到主题——你要我跟你组成同盟……没错吧？」

「没错。嘿嘿～～就取名为，把小和泉从房间里拖出来同盟吧！」

「这是什么充满危险气息的名字啊。」

「哼嗯，可以彻底传达我充满干劲的热情吧。」

的确，一股仿佛白费力气般的热情源源不绝地传递过来……

所以才让我更加感到不安。

「而且说起来，在组成同盟什么的之前，我想问清楚。为什么你会想要让纱雾走出房间呢？」

「那当然是为了能让她们来学校！」

「……那为什么会想要让纱雾去学校呢？虽然我知道你是班长，但只是因为这样就如此热心服务吗……我实在不太能理解。」

「我非常喜欢交朋友喔。」

惠她如此回答我。

非常干脆地。

「在开学典礼结束后，我马上就跟所有同年龄的人变成朋友，但我跟小和泉还没有变成朋友。」

……怎、怎么觉得她好像讲了什么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成为朋友？跟所有同年龄的人？呃，不是跟全班的人？

「明明已经开学了但班上却有人一次也没来上学——因此大家也都很担心，既然我也当上班长了，也想做些像是班长的事情。之前我也有过把拒绝上学的同学带回学校的经验，所以应该可以成功吧。」

「之、之前也有过……是吗……？」

「不过是小学生时的事情了。」

原来已经有过实际成效了。

『硬把亲切塞给别人的伪善者快滚。』

不要这么说嘛，纱雾……或许……可以期待她一下吗？

惠露出了展现雪白牙齿的笑容。

「我也对大家夸下海口说『一切就包在我身上』了，因为如此，我现在对要把小和泉拖出来这件事正燃烧着熊熊的热情喔&#9834;」

不知不觉间，她对纱雾的称呼已经变成小和泉了。

『明明从来没见过面，却这么毫不客气的装熟……』

她丝毫没有想过会被拒绝吧，又或者说，她也根本不怕被拒绝。



『这种人是我超讨厌的类型。』  
我一边用单耳听着妹妹冷若冰霜的声音。  
「原来如此……我完全明白了。然后，具体上你有什么方案？」  
同时变得稍微积极的询问她。如果跟这家伙合作的话，也许真的能让妹妹走出房间，我开始怀抱着这种小小的期待。  
「哥哥，我问你一件事，你知道小和泉躲在房间里时，都在做些什么吗？」  
「噢……我想想。」  
有一瞬间，我还以为纱雾的真实身分跟进行影片实况转播的事情已经被看穿了，而焦虑了一下。  
「很常见的例子就是，躲在房间里头然后——一直在玩计算机这种类型。如果小和泉也是这样的话，藉由家人的协力帮助，我有个可以把她从房间拖出来的妙计。」  
我说你差不多该停用拖出来这种过度激烈的说词了吧。  
「大致上是这样没错……不、不过你有什么妙计？」  
惠伸起一根手指，笑嘻嘻地说着。  
「请去把网络解约吧。」  
「……………」  
「……………」  
这女人是说真的假的啊。  
呜哇……哇啊……这种话，还真敢说出来。  
而且这方法也太过露骨了，根本就称不上妙计啊。  
「……奇怪？哥哥，你怎么突然都不说话了呢？来，马上就打电话给电信业者，把万恶的根源彻底切断吧！」  
好恐怖……我现在对这女人感到异常恐惧……  
很正确！虽然她说的话真的非常正确！  
「你、你不是人类！难道你想要成为神吗！」  
「怎么突然变成这么壮阔的剧情？」  
「把网、网络解约这种事，再怎么样也太过火了！如果我是家里蹲的当事人，可是会绝望到不知道干出什么蠢事喔！」  
也许她的确会因此走出房间，但家族的羁绊也会因此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痕。  
「噢～～？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啊？」  
惠带着不太能理解的口吻说着。  
「只要能交些朋友，网路或是计算机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吧？」  
「什、什么……？」  
看来对方似乎是非常认真的这么认为，让我变得不知所措。  
「不如说，没有朋友的话，就算只有网路也没有意义吧。明明没有朋友～～……那这样到底要电脑用来干什么呢？真的真的好不可思议喔。」  
「不、不对……那是……」  
面对惊讶得歪着头的惠，我困扰着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吧？」  
「很多？」  
没错。例如说，用来写小说、画画、浏览网站、听音乐、玩游戏，或是用来工作之类。  
电脑，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万能工具吧。  
这已经超越朋友，反而应该说有了计算机就不需要朋友了。  
错了吗？我的想法错了吗？  
——但从没办法把这些想法大声说出口这点看来，我应该也是非现充那边的人吧。  
「很、很多就是很多喔……有计算机在手是很快乐的事喔。就算没有朋友也是。」  
面对我这强词夺理的回答，惠嘟起嘴巴。  
「噢～～？在学校跟朋友们聊天不是更加有趣好几倍吗？」  
『一点都不有趣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纱雾她发来自灵魂深处的吼叫。  
叽～～～～～ㄟ，我的耳边响起强烈的耳鸣。  
这是当然的，因为是用麦克风传出的怒吼嘛。只要运气差一点，我的耳膜就会被震破了。  
「……………唔……啊。」  
我感到视线晕眩摇晃——接着整个人往前方倒下。  
「哇啊！哥、哥哥？你没事吧？」  
「没、没事……不要紧……没问题。」  
我拼死忍住耳鸣所造成的晕眩，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  
「还有，刚刚的声音是？啊……」  
「嗯？声、声音？你在说什么？」  
我慌张的想装傻混过去……但看起来是没办法。  
毕竟刚才声音已经彻底泄露出来了。  
「……我盯。」  
看吧，惠这家伙已经眯起眼睛盯着我的耳朵看啦。  
「原来如此呀～～……小和泉……你在偷听对吧？」  
『……哥哥，快掩饰一下！』  
别强人所难好吗！  
「啊，被发现啦……真拿你没办法。」  
我指了指塞在自己耳朵里的无线耳机。  
『哥哥！』  
纱雾发出怒吼。这下子，她大概马上就会挂断电话了吧，我这么想着。  
「给～～我等一下！小和泉，ST～～OP挂断电话！」  
惠伸出单手，并且高声喊着。

「要是你现在挂断电话！……可能会因此后悔不已喔？」  
『……这女人在讲些什么啊。』  
谁知道呢，问我也没用啊。  
「哼哼～～」  
惠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  
一股诡异的感觉，突然从我背上窜起。  
「什、什么啦……」  
『……………」  
纱雾可能也感受到这诡异的气氛，她暂时停下挂断电话的动作。  
我和惠虽然坐在两人座的沙发上。  
但相对于缩着身子坐在沙发边缘的我，惠则是保持坐着的姿势，以很快的速度靠过来。接近到几乎和我是紧贴身体的位置……无法脱逃。跟妹妹不同，她身上带着柑橘类香水的气味，刺激着我的鼻腔。  
「嘿嘿嘿～～……哥哥，你终～于对我感到脸红心跳了吧～～」  
「唔唔……！」  
惠对着不禁产生动摇的我，投以妖艳的微笑，并且用身体开始磨蹭起我的胸膛。就像是一只撒娇的猫咪一样。  
「呜、喂……！住手……！你、你想干什么！」  
「磨蹭磨蹭&#9834;磨蹭磨蹭&#9834;嘿嘿嘻～～哥哥，你的味道好好闻～～&#9825;」  
「……………」  
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为为、为什么这个女孩，突然黏到我身上来？而且这真不太妙……！  
虽然我对她没有半点恋爱感情，但这种情况实在是……！  
惠用她纤细的手环抱着我的头，并朝我的耳朵呼地吐出温热的气息。  
「哥哥……」  
接下来，她把嘴唇靠到我的胸前口袋附近，以娇艳的声音小声说着：  
「哥哥……你有跟人亲亲过吗？」  
咚！咚咚咚咚咚！  
瞬间，轰隆地响起仿佛要贯穿天花板般的踩踏地板声。  
「……………」  
「……………」  
我和惠两人，无言的抬头看往天花板。  
「——噗噗！」  
惠她终于忍不住噗哧地笑了起来。  
咚隆！咚隆咚隆咚隆！哐锵！  
纱雾小姐正在大暴走。喂，刚刚好像冒出很可怕的声音……！  
不管是惠也好，纱雾也好——到底都在搞什么鬼啊？  
我完全跟不上事态的急速发展，只能呆呆的僵硬在原地时。  
「嘿咻！」  
惠从我胸前的口袋中，把还在跟纱雾通话中的智慧手机抢走了。  
「啊你这……」  
「我收下啰&#9834;」  
她有如兔子般跃起，轻快地拉开跟我之间的距离。  
接着把耳朵靠上智能手机。  
「小和泉，初次见面你好！我是惠惠～～喔！」  
「喂，快还来！」  
我慌忙地把手伸向惠——但被她轻松闪开。  
「哎呀，好危险好危险。」  
惠慌忙的小跑步，再次拉开跟我的距离。接着在墙边背对着我，似乎在做些很可疑的举动。  
「喂！你要干什么！」  
当我起身追向惠时，她从容不迫的转过身来。  
「没有啊，没什么～～」  
惠把智慧手机朝我丢了过来。  
「好啦，我还给你啰。不过已经挂掉了就是了。」  
我啪地一声接住。  
「……这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就是啊，到底会是搞什么鬼呢～～嘻嘻嘻嘻嘻。」  
真是令人不愉快的笑声。  
惠摆出把双手隐藏在背后的姿势，笑嘻嘻的看着我。  
这家伙……绝对在策划什么不好的阴谋。  
不过，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  
「我很担心，我稍微上去看一下。」  
「啊，小和泉的话没有问题喔，她似乎完全没有受伤。比起这个——」  
这时候，惠的语气一下子变得非常认真。  
「哥哥，可以让我问些问题吗？是关于小和泉的事情。」  
谁理你！我很担心妹妹所以要去看看啦——我原本是打算这么讲的。  
但我的口中，却冒出别的台词。  
「……………什么啦。」  
「小和泉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呢？我连照片都没见过呢。」  
「抱歉，我也没有纱雾的照片。」  
我想，妈妈的遗物里也许会有吧……  
不过那不是我可以去随便触碰的东西。

「纱雾是怎么样一个女孩子吗……？说得也是——」  
我直接老实的这么回答。  
「首先，从外表上来说，她漂亮到不行又很可爱。」  
喀哒！  
「……………」  
我跟惠抬头往天花板看。纱雾这家伙……又在楼上弄出碰撞声来。  
跟平常「催促食物」的时候不同，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的声音类型。  
「喔喔，漂亮到不行又很可爱……是吧。」  
「是啊，乍看之下她没什么表情又好像很文静，纤细到让人害怕去碰触她，感觉就是那种所谓楚楚的可怜少女——」  
不过当我试着跟她交谈以后，发现其实她的表情丰富多变又充满魅力。说不定，我就是为了看到她的笑容才出生的呢。」  
喀哒！喀哒哒！  
楼上不停传来碰撞声。惠则是一脸目瞪口呆的表情仿佛吓呆了一样。  
不好，一不小心就展露了令人感到恶心的新诗……我会被当成是个妹控吗？哎，算了，反正也不是被纱雾听到。  
「原来如此喵～～呵呵呵呵……」  
「你在笑什么啊？」  
「不！什么也没有！噗噗……那、那个——还有呢还有呢？」  
「我想想……还有就是，她超会画图的。」  
毕竟她是职业画家嘛。不过我不会对惠说就是了。  
「嘿～～原来小和泉很会画图啊。顺便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图？」  
「她很会画色色的图。」  
喀咚！  
「……………」  
我跟惠抬头往天花板看。又来了……她到底在搞什么鬼。  
「色、色色的图是吗？」  
「没错，她能画出非常高水平又色色的图。」  
喀咚喀咚！  
「难道说，小和泉她……其实是个色色的女孩子？」  
我重重的点头。  
「很色。」  
咚！……从刚刚开始就很吵耶。是有蟑螂跑出来了吗？  
「而且说起来，那家伙明明才国一，却可以把超猛的内裤——」  
「拿来穿吗？」  
「画出来啦！」  
为什么我得把妹妹穿什么种类的内裤，告诉她的同班同学啊。  
惠用手压住心跳不已的胸口。  
「什、什么啊。真是的～～吓我一大跳……我、我还真的以为小和泉跟哥哥你有什么异常的关系了。」  
「不要产生不可能发生的误解好吗？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兄妹怎么可能会发展成恋爱关系呢？」  
「……………」  
「为什么不说话了？」  
「没、没事，别在意。只是，稍微觉得有点那个而已。」  
这话什么意思？完全听不懂。  
「那下一个，这是最后的问题……可以吗？」  
惠跟刚才一样，以认真的口吻说着。我也配合她，认真地回答。  
「好的，请问。」  
「哥哥你希望妹妹要怎么做才好呢？」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有打算让她去学校吗？就是这个意思。」  
「——」  
「因为，哥哥你今天仿佛是要从我手中保护妹妹一样。」  
我真的有打算让纱雾去学校——吗？嗯……  
「要说没有的话，还真的是没有。」  
「啊，果然是这样吗？」  
「是啊。我想要的是让纱雾走出房间。并不是要让她去学校。」  
这两者……我和惠的目的，虽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  
「你觉得……不去学校也没有关系吗？」  
「我当然是觉得去学校比较好啦。但是，硬强迫她去也没有意义——我觉得放慢脚步，让她一步步慢慢来会比较好。」  
「……这可是义务教育喔。而且躲在家里可是会永远交不到朋友的喔。」  
「也许吧。不过，我是这么想的。」  
这是在我知道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后，才能够说出口的台词。  
如果是前一阵子的我，肯定没办法如此断言吧。  
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基本上，还是要去上学会比较好。的确是应该要去。  
「该怎么说呢，我其实没办法好好形容。会去学校上学，就是为了将来作打算，或是因为觉得上学很有趣才去的对吧？还有就是因为大家都去的关系。而且你也说得没错，因为这是义务教育。」  
像我啊，都已经在写小说了，可是有一部分是因为上学对写作很有帮助的关系，所以我还是会去。而且不去上学的话，感觉对帮我缴学费的人很失礼。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因此才会去上学。  
「『必须要去学校的理由』这种事，因为太过理所当然了，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去思考这问题。所以我也没办法好好说明。」

只不过，我是这么想的。  
「去了学校也不会开心，对将来也没有什么帮助……也是会有不觉得做这些事是幸福的人吧。」  
因为世界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人，以及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存在。  
就像读过我写的书以后，如果有人觉得很有趣好看，就也一定会有人觉得无聊甚至生气吧。  
「……………」  
「就算不去学校，但还是为了将来而努力，不停学习各种事情，每天都很愉快、很幸福地生活的人，一定也是存在的吧。」  
「和泉同学，就是这样的人吗？」  
「是啊。」  
我点点头……这家伙的话，稍微透露一点也没关系吧。  
「那家伙，纱雾她……躲在房间里时我一直在想她到底都在做些什么……结果她瞒着我，完成很不得了的事情喔。」  
「不得了的事情？」  
「对啊，说不定比去学校念书都还要不得了。」  
「详细的内容是……」  
「抱歉，这不能告诉你……不过。」  
「不过？」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因为是不想让纱雾知道的事情……可以麻烦你帮我保密吗？」  
「知道了。在此发誓，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  
惠以非常认真的表情说着。看起来不像是说谎的表情。  
我点点头，开始说出真心话。  
「我啊，到前一阵子为止，都只想要早点开始赚钱以求能自力更生……为了能够『扶养这个家里蹲的妹妹』，我曾经是这么想的。」  
「这想法很了不起。」  
我摇摇头。  
「结果是我太狂妄自大了，因为她是个远比我来得优秀的家伙呢。」  
搞不好，说不定我的年收入还输给妹妹。  
「……刚才，你是不是说过『躲在家里会永远交不到朋友』跟『如果没有朋友的话，就算有网络跟计算机也没有意义』这两句话？」  
「是的，我说过。所以呢？」  
「接下来我说的当然只是打个比方……如果你死掉的话……会有多少人为你哭泣呢？」  
「嗯嗯～～我想想看。」  
惠把下巴顶在手指上，稍微思考一下后。  
「五百人左右？差不多这样吧？」  
好帅，惠姐真不是盖的。这就是现充吗……真是可怕……  
「是、是这样啊。五、五百人……咳哼。」  
我稍微咳了一下后这么说：  
「看来是纱雾赢了。」  
「……………」  
惠瞪大了眼睛。  
「咦？意思是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喔。那家伙就是有这么多的朋友——虽然到底能不能称为朋友我也不清楚，但就是有些很重视她的人们存在。当然也还有我。」  
「我也是喔。」  
「那么你也是其中一员。怎么样，我的妹妹很了不起吧？」  
我挺起胸膛，很自豪的说著：  
「就算不去学校，就算不离开房间，她还是我最自豪的妹妹。她真的很厉害，身为一个哥哥，我感到很骄傲。我觉得自己绝对不能输给她。也觉得下次一定要让她认同我这个哥哥……所以，虽然我希望总有一天她能够去上学——但我不希望用强迫的方式来逼她去。」  
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些。  
惠缓缓的点头。  
「这样啊。原来哥哥对小和泉，是这～～样～～子的想法啊。」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总觉得她的语气，好像是在讲给谁听一样。  
「没错，按照约定，你要帮我保密喔。」  
「我知道啦，我当然不会跟任何人说。如果我违反约定的话，哥哥可以对我做些色色的惩罚也没关系喔。」  
「你还真敢讲。」  
面对笑得贼兮兮的惠，我只能以苦笑回答她。  
我跟这家伙，感觉也稍微能够互相理解了。  
「那我该回家了。」  
「嗯，今天谢谢你为了纱雾来。」  
「不用客气——我还会再来喔。人家可是还没有放弃。得想个能让小和泉肯自己想来学校上学……类似这种感觉的计划才行。」  
「……我会不抱持任何期待等你来。」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惠则是「啊哈哈」的开朗笑着。  
这时，她从背后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来交换信箱地址吧。这是同盟的证明&#9834;」  
一起把小和泉拖出来吧——  
惠把手指插进吊饰里头，不停地甩圈。  
「好啦。请多指教喔，惠。」  
「嘿嘿～～我也要请多多指教啰，哥哥。」

咚！总觉得天花板好像摇晃了一下。

等惠回去以后，我去妹妹的房间想查看一下状况，但完全没有任何响应。就算试着拨打刚知道的妹妹的电话号码，也打不通。

「……可恶……」

……那时候，惠对她说了什么吗？还有为什么她要咚咚咚地踏地板。

刚才发出那么大的碰撞声，她有没有受伤呢？像是这些事……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她担心她。

「……还是不肯回应我吗？」

虽然早已经习惯了，但果然还是很难过。

「没办法。」

我决定照当初的预定，先去洗个澡以后再准备出门。

虽然每个作家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构思小说的情节，对我来说，洗澡是最棒的方法。在温热的浴缸里把肩膀以下全泡进热水里，然后不断地构思。

这么一来，很不可思议的就会变得文思泉涌。

如果预算允许的话，我还真想要在一天之内像这样泡在浴缸里好几次。

不过这真的太浪费水了，所以一天也只能泡一次。

等我出门以后纱雾应该也会进来洗吧，所以今天我从中午开始，就很奢侈地把浴缸放满水。

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个必须好好思考的重要事情。

「我的妹妹，是负责我作品的插画师啊。」

我将肩膀以下泡进热水里，并且自言自语着。

「这个躲在房间家里蹲的妹妹，一直以来都跟我没有任何能接轨的共通点。就算希望她能够走出房间，就算焦急地希望跟她的关系能更加良好，但总是连个契机都没办法掌握住……但是——」

对，但是。

「现在……已经不同了。」

为了让妹妹能克服家里蹲症状，也为了能跟纱雾相处得更好，我已经找到最好的良机了。

「……该做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因为实在太简单了，根本没必要说出口。

——写出有趣的小说。

实际上，作家的烦恼大概有九成都能靠这来解决。

Q：我还是个学生但想要能独立生活，该怎么办才好？

A：去写小说。

Q：我至今还走不出过去的心理创伤，该怎么办才好？

A：去写小说。

Q：我的工作不顺遂，该怎么办才好？

A：去写小说。

Q：我没有存款，对将来感到不安。该怎么办才好？

A：去写小说。

Q：我想要跟妹妹变得更加亲密。该怎么办才好？

A：去写小说！

「好！」

本来我就为了能独立生活，为了赚钱，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写出能够畅销热卖的小说才行。依照这个走向，还能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

很自然地，我的思考就转为具体性的工作内容上。

「好啦……神乐坂小姐会选哪一篇作品呢？」

啪叽。我浸泡在浴缸里，用热水泼脸后，自言自语说着。

上次的讨论会议之后，因为企画书（以此为名的完成原稿）还没有给编辑看过，所以我也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基础构思。

前次提出的作品如果已经看完，神乐坂小姐应该会跟我联络才是。

要采用哪个作品成为次回作呢？还是说提出的作品通通被退稿呢？

当了三年的作家，但这个「等待响应」的时间，到现在还是让我胆颤心惊。

和新人奖时把小说送去，然后等待响应的时候完全没变。

不过我的责任编辑，对于提出作品的响应算是相当快，这点我想自己应该算是很幸运。听说有的编辑收下原稿后，过了三四个月也不会有所回应，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光是想象就令人毛骨悚然，希望这只是个被夸大的谣言而已。

然后。

说到等待响应时的作家都在干什么，这倒是因人而异，例如研究构思别部作品的剧情，也许参加业务性质的活动，也可能接一些其他的写作工作，或是进行别部系列作品的执笔。

虽然我有获得新人奖，并且完结一部系列作品的实际成绩，但除了目前的客户以外没有其他人脉，也不认识能够拓展人脉的朋友，更没有能够上门自我推销的社交性，可说是个「被放置不管就会马上死掉」的作家，在这种时候，我也只能不停的提出构想。

当全部都被退稿时，要能够马上就提出「下一个」构想。

当提出的作品被说「GO」的时候，就要马上进入能出「下一集」的状态。

总之就是要让脑中有堆积如山的点子。

上次的讨论会议中，神乐坂小姐虽然对我「打算每周都拿新作给她」这点发脾气，但我不是开玩笑的，而是很认真地打算这么做。

可是——

「……唔嗯，总觉得今天状况不太好。」

就算绞尽脑汁地想到要泡昏头了，也没有冒出任何点子来。

无论如何都会想到「别的事情」上头，令自己分心。

——哥哥的新作品，好～～有趣喔！我看到感动落泪呢！

——是破纪录的再刷耶！这样子就能让更多更多人看到我的插画了。

——呀啊！哥哥，动画化了耶！

——好棒喔！我画的角色们，竟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动起来……！

——喵～～喵！葛～～格，好喜欢好喜欢最喜欢你了！&#9825;啾啾&#9825;

「呼哈哈哈哈哈！」

我啪叽一声地从浴缸里跃起。

「好耶耶耶耶耶耶耶！来个好点子吧啊啊啊啊啊啊！」

啪叽啪叽啪叽！噗噜噗噜噗噜噜！

斗志开始高涨啦——！但是什么也想不出来啊啊啊啊啊！

当工作停滞不前时，全力好好睡一觉是个固定套路，但我现在脑袋太清醒，实在是睡不着。所以就依照预定，来去书店吧！

构思点子的必胜法其之一，去洗澡。

然后构思点子的必胜法其之二……

就是阅读有趣的书！

我走出浴室后，马上就换好衣服往车站前出发。

目的地是「高砂书店」。

「抵达。」

因为最近才刚买了新书而已，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书，但我还是几乎每天都会来书店逛一下。总之我不自觉的就会往书店走去。这种心情，我想有些人应该也能了解吧？

「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很有趣的书呢？」

虽然没打算买书但总之就先在店里闲晃。高砂书店在漫画以及小说这方面的商品种类可是完全不输给动漫相关专门店，而且连店员的推荐专区都有。被手工制作的 POP 广告装饰的书架上，智惠推荐的作品今天也和介绍文一起被封面陈列在上头。

另外所谓的「封面陈列」就是指在书架上，把书本以看得到封面的形式直放陈列的意思，虽然比较占空间但相对的也很抢眼，因此会比其他作品要容易吸引人拿起来。

这就是书店的基本必杀技之一，应该是吧。

「哦～～这些书很有趣吗？」

我把脸靠到智惠推荐的书旁边观望。智惠所选择的不只是「现在当红的人气作品」而已，她自己发掘出来的「不太为人所知但很有趣的书」也一定会混在里头，这对想要找书来看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

说到「现在当红的人气书籍」，如果这时候才被人推荐，大概也是「早就知道了」、「已经读过了」这种反应吧。动画化后让人气呈现爆炸性成长的作品在这方面更为显著，之前喜欢的作品突然成为街头巷尾热烈讨论的话题，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不痛快的心情吧。

哼、哼嗯……我早在之前就知道这部作品了喔，你们这些人少得意忘形了！大概就是像这种感觉的心情吧。

「不愧是智惠……这些都是我还没看过的作品。」

我用看着宝物的眼神，眺望这座我都没阅读过但绝对很有趣的书山。

这就是直接来到实体商店最大的好处之一。

有性相很好（兴趣相投）的店员在的书店，对我来说真的非常有价值。

在喜欢看书的人之中，应该不少人都有「常去的书店」才对吧？

另外还有一点。这是身为作家才会有行为——

「……我的书，有卖出去吗？」

那就是会情不自禁地跑去书店，确认自己著作的销售以及店家的摆放状况。

从依照各个出版社名字顺序摆放的书架上，找寻和泉征宗的作品后，发现就只有《转生银狼》这系列整套书都有。其他系列作品毕竟也是很久以前出版的，所以一本也没有。

「居然整套都……还在……」

我脸色发青。上次来的时候也是整套都在。也就是说……

……这是卖出去以后又再补到架上而已对吧？应该不是连一本也没卖出去对吧？

这根本无法判断。想再多也没用。

顺道一提……「自己的书在书店的架上只剩下几集，但整体来说一次少了很多」的这种情况，是最简单易懂又令人高兴的了。

因为整套书直接从架子上消失的话，会让人以为是被下架而吓得心惊胆跳。

「……嗯嗯。」

我一脸认真地，把自己的著作从书架中取出，开始把它们摆在平放陈列的动画化作品上头。

「你们已经卖得够好啦，不用再继续这样抢镜头了。这个位置就让给我的书吧。」

「平放陈列」就是把封面朝上并列摆放在平台上，是最能够吸引客人注意的方法。

可以说是只有人气作品跟新作才允许进驻的特等席次。

「……呵呵，这下子我的书就能更加抢眼了。」

当我在自言自语的同时。

啪叽一声，我的后脑杓遭受到轻微的冲击。

「好痛。」

「你这家伙！在给我搞什么鬼！」

转头一看，穿着围裙的智惠正拿着擀子站在后面。她嘟着下嘴唇，并且把擀子架在肩膀上不停敲着。

面对充满怒意的书店店员，我这么说着：

「不是啦……这是作者亲自来进行促销活动。」

「好了好了，你这是妨碍营业妨碍营业。给我自己放回原本的地方喔。」

啪叽、啪叽、啪叽、啪叽。

智惠用擀子不停地敲我的脑袋。

「知道了，我会放回去啦，快住手……不过啊～～至少看在我们朋友一场，把我的书摆到推荐作品的书架上嘛。」

我的书在平放陈列期间（不到一个月）结束转而摆到书架上以后，就完全卖不出去了。对于这个现象，难道不想想办法解决吗？



「不行不行。那边现在是用来封面陈列山田妖精老师的签名书用的位置。没有多余空间可以拿来摆你的书啦。」

「不、不过是签名而已，我也可以签啊！」虽然签得非常丑。

对于我的提案，书店店员眯起眼睛。

「给我住手，你签下去我们就不能退书了。」

并以令人恐惧的冷淡声音回答我。

「……………」

……这真是太严苛了。

智惠用掸子戳着我。

「好好——想要被摆上我的推荐专柜的话，就快去写出让读者感到扣人心弦的超有趣小说出来吧！」

「可恶！你给我记住！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喊出请给我和泉老师的签名这句话来！」

我气焰十足的回呛之后。

「不过先不说这个，店员小姐！请给我山田妖精老师的签名书！」

「谢谢惠顾～～」

回家后马上来阅读……

畅销作家——山田妖精老师所写的异世界恋爱喜剧小说，实在是有趣到爆。

身为网路最强玩家的主角，被召唤到跟网络游戏几乎一模一样的异世界，在展现「我会打电动我超强啊啊

啊！」的同时，也跟众多的女主角们变得无比亲密就是本作的主要剧情，说它是现在声势最浩大的轻小说也不为过。

虽然很不甘心，但我跟这个人的等级实在相差太多，就算想称呼他为劲敌也只会让人笑掉大牙。我还是把这本小说当成传家之宝，永久保存在书架上吧。

我还是想不出任何点子，可恶！

同一天，当我从高砂书店回来时，等待着我的是——

『全部退稿。』

像这样，由责任编辑打来的无情电话。

「等等，全部？你说全部？」

『对，全部。』

「……唔……咕……」

虽然也有预想到这种情况，但受到的打击还是很大。

想简单了解被退稿的冲击性，用公司上班族来形容的话——

最接近的就是「你这个月没薪水拿」吧。如果是写作速度再慢一点的人，当编辑说出「退稿」这个台词时，就代表着「你接下来三个月没薪水拿」或是「你接下来半年没薪水拿」的意思，有时甚至就是「拜拜，你可以不用来了」的意思。

大人的世界真可怕。

作家这种职业，简单说就是个人业者，如果被退稿太多次或是被放置不理而导致无法出书的时间持续太久的话，就非常容易陷入周休 0 天、加班时间∞、月收 0 圆这种状况。

我说真的，真的超容易陷入。

资料来源就是前年的我。

不过是个就算没有收入也死不了，而且又住在老家的学生，也许会被认为是太过逞强也说不定。但是，对于无论如何都想要从监护人身边独立自主的我来说，这个名为「金钱」的要素绝对不是我能够无视的东西。

『不管哪一篇都跟狗屎没两样。今天是礼拜六，在周末结束前把新的稿子送过来吧～～』

喀嚓。

「……………」

从责任编辑口中说出的严苛词句，这三年来我虽然也差不多听习惯了，但还真让人痛心。

「……呜唔……呜呜咕……」

就算不开玩笑，不谈金钱什么的，还是刺耳到令人想哭。

就像拿削白萝卜用的刨丝器在心脏上头来回刮刨一样。

在我耳中听起来，退稿这个台词就跟「你家的小孩因为太不长进所以我把他杀了」一样。

也许各位没办法感同身受。

……好，如果我再被退稿六次，我就要宰了这家伙。绝对要宰了她。

我就曾经有过思考钻牛角尖到陷入这种暗黑面的时候。

听到了吗？蒙昧无知的编辑们啊。退稿这个词可不能随便说出口啊。

「啊啊，可恶！真该死！能不能飞来一颗巨大陨石掉在饭田桥，把整栋出版社大楼砸个粉碎啊！如此一来就不用再去拜谒那个令人火冒二丈的笑脸，想必这样一定让人感到非常爽快才对吧！」

陨石术！巴鲁斯！我一边喊着诅咒的话语，同时把智慧手机丢到床上。

「我就写给你看！下次绝对要让你说我的稿子很有趣！」

我含泪冲向书桌。打开 A4 大小的笔记本，拿起 HB 的铅笔，在上头开始随性挥笔写下全新故事的构想。刚才的电话，是要我在周末结束前把企画书或是剧情大纲拿过去给她的意思吧，但我还是打算再次把完成原稿带过去。

于是两天后。

「完、成、啦啊啊————」

在笔记本电脑前，我大大地伸了个懒腰。

从那之后我就几乎毫不中断的持续写作，好不容易才把新作品的初稿完成。

不过实际上却没有什麼成就感。因为我的周末一向都是这种感觉，再加上拼死拼活后才刚完成的「这个孩子」，能不能存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而且，现在我只觉得头很痛，完全没办法谈什麼成就感。我用手指揉揉太阳穴，并看向窗户。

「……已经是星期一……早上啦。」

朝阳的阳光，从窗帘的隙缝中照射进来，眼睛好痛。早晨清脆的啾啾鸟叫声，现在听起来也只会让我感到厌烦。

我把原稿档案附在邮件里，一起寄给了责任编辑。

接着马上就有回信了——『辛苦您了。下午六点，就在编辑部开会讨论吧。』

「……这真的不是自动回信邮件吗？」

只有响应作者这点真的很快，我把邮件寄出去都还不到一分钟呢。

「我看看，所以今天就是……准备早餐……去学校……然后，去编辑部开会……这样吗？」

我启动智慧手机里的 ToDo 行事历软件，输入今天的预定行程。

「好！」

我打起精神从椅子上站起。

今天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始。

我跟往常一样制作早餐，

咚咚！

「来啦来啦。」

跟往常一样把早餐送到妹妹房间去。

跟以往不同的，就是我已经知道「妹妹的真实身分」这点。也许纱雾她正在「不敞开的房间」那紧闭的房

门另一头，拼命努力的绘制插画呢。

搞不好，还是张可爱女孩子的插画，也很可能是张色色的图。

要形容的话，这就像是跟いとうのいち老师（注：日本著名插画家）同居一样啊。（朱音注：伊东杂音有兴趣的自行百度）

怎么样？超令人兴奋的对吧？很让人心跳不已对吧？

如果是阿宅的话，就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才对。

这时——

「喔，这个是……」

在妹妹的房间前，摆放着一张便条纸。

是纱雾给我的留言。

这个家里蹲的妹妹，当她想要传达某些讯息给我时，除了踩地板以外，大多时候都是以摆放便条纸的方式。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写着「希望我帮她买的东西」在上头。

今天的便条也是一样，她用很漂亮的字写着「点心，差不多该补充了。」在上头。

「没问题，了解。」

我把便条纸捡起，放进口袋中。

刚才还在侵袭我的睡意跟头痛，不知不觉间已经完全消失了。

放学后，我按照预定前往编辑部。在柜台进行会面手续后，我搭上电梯直接前往编辑部。当电梯到达九楼，电梯门一打开的同时。

「为什么不行啦！」

就听到了有人在争执的声音。

哇啊！怎么啦怎么啦？我从电梯厅往走廊偷看一眼，就看到神乐坂小姐在跟一个金发的女孩子面对面交谈，或者该说是争吵。

「因为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啊。」

「等等！这可是本小姐！是 ORICON 排行榜第一名的本小姐所说出口的喔！」（朱音：公信榜，好奇的朋友请自行百度。话说，书籍也有公信榜……朱音……长见识了……）

是个吵死人的女孩子。

因为有惠这个例子，我觉得女孩子的年龄真的很难判断……不过这女孩看起来应该比纱雾要大上一两岁吧？

我啊，其实对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孩子没有兴趣，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不要误会我……不过她看起来真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孩子。她身穿大量使用红白两色并且充满荷叶边的萝莉塔系服装。纯白的肌肤和金色的长发，不知为何耳朵又尖又长。

肢体动作也都给人夸大、颐指气使的感觉。

而跟她交锋的神乐坂小姐也不落人后。她摆出完全代表肮脏成年人的双手交叉胸前姿势，并以藐视的眼神看着这个嚣张的小鬼。

「所以呢？我都说过你那边要怎么去交涉都是你的自由了吧。为什么我得要帮你去做这种有利于其他公司的事情？」

「……………哼哼，真是有够任性！真拿你没办法……那本小姐就特地把下一个系列作品，改在你们这边写，这样子就可以了吧！」

「嗯？当然是不行啊。」

「咦？什么？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本小姐这个 ORICON 排行榜第一名，身为史上最强美少女轻小说作家的本小姐，不惜背上背叛者的污名！说可以在这个出版社帮你们写书喔。如此美好的条件，现在如果不把握，那么未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喔。」

这家伙对自己的评价到底有多高啊？

「唉～～……请你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吧——啊！」

神乐坂小姐的眼睛，锁定到正躲起来偷看着的我。

「和泉老师！我等你好久了！」

她超开心的向我打招呼。

「来！快过来快过来！不要躲在那种地方，请快过来这边！」

……这很明显是想利用我的存在，来把这个小鬼赶走吧。

虽然很清楚，但还是不得不出去这点让我很不甘心。

「现在是本小姐正在谈事情。请你不要插队好吗！」

金发超级美少女，无比高傲的瞪着我。

「就算你说我是插队也……」

被那样大声呼唤，我也不可能无视她吧。

我瞪着造成这种状况的元凶，也就是神乐坂小姐。

「……请问，这是什么状况？」

「话说回来，这家伙是谁啊？」

我跟金发少女同时对神乐坂小姐发问。结果神乐坂小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手依序介绍我跟金发少女。

「这位是和泉征宗老师。然后，这边这位是山田妖精老师。」  
「咦？」  
惊讶的声音重叠。我跟金发少女互相指着对方的脸。  
「这家伙就是和泉征宗？」  
「这个人是山田妖精老师？那位畅销作家？」  
说到山田妖精老师，她是所属于跟我不同文库系列「FULLDRIVE 文库」的畅销作家。说起来我也是她的死忠书迷，前几天才刚买了她的签名书。  
最近她的作品在书店里，因为都跟「决定动画化」的文宣一起平放陈列，所以看到这个名字的机会也就相当多……

「不过没想到会是这么年轻的女孩子……」  
我以为绝对是个恶心肥宅的说。从那后宫向&略为卖肉的风格来推理。  
「你也没资格说别人吧。嘿，原来除了我以外，还有这么年轻的轻小说作家啊。」  
「我们出版社的王牌作家听说比我更年轻——……比起这些。」  
「怎样啦？」  
我环视她的全身，接着看着那尖尖的耳朵说着。  
「你真的是……妖精？」  
「怎么可能是真的嘛！」  
这我当然也很清楚，可是她这纤细又纯白的外貌，跟奇幻故事里登场的妖精可说是完全一模一样。  
「不过会把美丽的本小姐误认为妖精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一定觉得，我就像是『魔戒』的世界里走出来的对不对？」

「就、就是说啊。」  
「没错吧，本小姐说得没错吧。哼哼，经常有人这么说呢。」  
虽然无法对本人启齿，但我觉得她就像是凌辱系的十八禁游戏里走出来的一样。  
「所以……这位……山田妖精老师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编辑部呢？」  
在某种意义上，这里就跟敌阵没两样吧？  
「哼呵呵，你这问题问得很好！」  
听到我的问题后，妖精她摆出一个在漫画里会被画满集中线的傲视群雄姿势。  
「因为本小姐下个作品的插画，想要请情色漫画老师来画！」  
「咦？」  
「……这家伙，刚才讲什么？」

「呵呵呵，那位插画师，本小姐从以前就非常欣赏他了！可以把色色的插画画得如此出色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愧是自己取了情色漫画这种猥亵笔名的强者！」  
果然被当作是猥亵的笔名了。这似乎是取自埃罗芒阿岛的岛名喔！她本人是这么说的，虽然实际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本小姐在称呼其他作家或是插画师时，虽然都不会加上『老师』这种客套用的敬称，但只有情色漫画老师，本小姐为了对他表达最大的敬意，所以就尊称他为情色漫画老师吧！情色之神——本小姐甚至想要尊称他为情色神大人来祭拜他啊！」

你这样称呼她的话，可是会被游戏手柄殴打的喔。  
「至今一起搭档的天才美少女插画师爱尔咪妹妹，虽然也能画出令本小姐超兴奋的全裸图——但很遗憾的她还无法与情色漫画老师匹敌！本小姐已经完全迷恋上情色漫画老师的插画！就直言说深爱着他的图也无妨！虽然从名字看来他毫无疑问的是个恶心死肥宅——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种丑男也好……就算是半兽人也无所谓了！」

「……情色漫画老师，你还是老样子地让人怀抱无比糟糕的形象啊。」  
啪刷！妖精帅气地将右手横挥出去。  
「所以本小姐务必要请那一位来为我的小说绘制插画！要让那一位，用他那色色的笔触，为本小姐画出世界最强大的全裸图！然后再加上本小姐的文才，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至今没有任何人看过的究极轻小说就能够藉此完成啦！」

咚隆！  
因为她说得太过充满自信，让我不由自主地也兴奋了起来。  
「呵呵……和泉征宗。看来本小姐的目标实在太过远大，让你说不出话来了吧？」  
算是……吧。老实说，那个所谓「究极的轻小说」我也想看看啊。  
但是，仔细想想，这家伙所说的情况，对我来说实在无比糟糕。  
「没错——所以呢，本小姐就拜托责任编辑，请他帮忙寄了委托工作的邮件过去！可是却完全没有任何回应！这可是本小姐，ORICON 排行榜第一名的本小姐所委托的工作喔！这种事怎么可能会发生！一定是你——和泉征宗！肯定是因为他在帮你的新书绘制插画，这个推理我绝对不会猜错！」

纱雾……她没有响应工作委托啊。  
但听到这点，也只能短暂地松一口气。  
「所以呢，为了让他能够帮本小姐山田妖精大师画插画，你们也快去帮忙说服他吧。」  
「等等！」

这个死女人在讲什么鬼话！  
我猛烈转而瞪向神乐坂小姐。  
责任编辑像是在说真拿你没办法似地耸耸肩。  
「山田老师，我现在得要跟和泉老师开会讨论，可以请您回去了吗？」  
「开会？那种事根本无所谓吧！」  
怎么可能无所谓，你这狗屎妖精。快滚回十八禁游戏的世界去跟半兽人搞在一起啦！  
不过，她那令人没办法听过就算了的发言，还是令我超级在意。  
「你说想要请情色漫画老师，帮你的书绘制插画……是吗？」  
「没错！与其帮你这种废物作家的作品画插画，和本小姐这个之前才在 ORICON 排行榜获得第一名的超级

人气作家一起工作，当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咚！  
「呀啊啊啊啊！」  
被妖精用手指头指着我这么一讲，我大大地向后仰倒。  
的、的确这样没错！——我心里有一瞬间真的这么觉得。  
妖精看起来超开心的说：  
「看看吧看看吧！你自己也这么觉得对吧！ORICON 排行榜第一的本小姐，出道作品就决定动画化的本小姐，跟排行榜外作品又不可能跨媒体制作的你比起来，本小姐与情色漫画老师才更为相配对吧？」  
「竟然讲得这么绝！就算你的书卖得再好……！」  
「销售量就是正义！废物不管说再多，终究只是丧家之犬在吠叫而已！」  
咚隆！这家伙的发言，怎么都充满决定性名台词的风格啊。  
「唔呜呜……你这家伙……给我记住！下次让我在书店看到你的书……让我看到的话……」  
「哼哼！看到的话，你想怎么样？」  
「我就再把我的书叠到你的书上头去！」  
「不准这么做！那会让本小姐的书被玷污！不过你说了『再』把书叠上去？你、你真是个人渣！」

啪锵！  
我的后脑杓，遭受到责任编辑的强力吐嘈。  
「我是为了要把山田老师赶走才叫你过来的，请你不要跟她聊得这么开心好吗！」  
可恶……对你来说刚才这样看起来像是「聊得很开心」吗？  
「山田老师，虽然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你们那边擅自去交涉也没有关系。因为能作出决定的人是情色漫画老师。」

「才不要，所以刚才本小姐也说过了吧。就算拜托责任编辑去委托也毫无进展，明明就是本小姐亲自委托，可是那家伙却连个邮件都不回！而且也联络不上！用常识来想也是跟本小姐搭档会比较有利吧，所以你们也快去说服他啊！」

「噗，好啦好啦。」  
神乐坂小姐很明显地用看不起她的表情抿嘴笑着。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以为获得 ORICON 排行榜第一名的本小姐是什么人！」  
「只是个运气好偶然卖得不错的人啊，怎么了？」  
「你说什么！快收回这句话你这白痴编辑！快跪倒在本小姐的文才之下吧！」  
「文才吗……山田老师写的小说，文章词句不是很糟糕吗？不是还经常被资料整理之类的网站附上图片后给网友批评得乱七八糟的吗？」  
「才～不～是！那是故意写得非常容易阅读而已！你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无能编辑！哼，听好啰，然后好好记住！」

妖精流畅地拨起金色长发，接着用一副得意无比的表情开始说：  
「在本小姐山田妖精有如彗星般出道过后数年……除了本小姐以外的轻小说作家，都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残渣了！于是！现今本小姐所写的这种方便阅读又简单好懂的文章，将会开拓出全新的轻小说世界出来！」

这家伙还真了不起。  
妖精把手抚贴在胸前，闭上眼睛，继续充满热情地说着：  
「……被神所选上的本小姐，身负着将这停滞不前，逐渐陷入饱和的轻小说业界市场扩大，还有救济濒临灭亡危机的出版社、因为这世界的不合理而哭泣的作家们，以及身为我忠仆的读者们的崇高使命！也就是说，本小姐正是这个轻小说业界的救世主——不！」

妖精全力地睁大双眼。  
「本小姐就是轻小说！」  
轰隆！这是仿佛能让人幻视到巨大状声字，充满魄力的决定性台词。  
因为实在太过有魄力，让我为之震撼，不禁踏空了几步。  
而从头到尾听完的神乐坂小姐，则是淡淡地说着：  
「轻小说妹妹，你不再快点回去，我就要去跟你那边的责任编辑申诉啰。」  
「什么！太、太狡猾了吧！竟然用这招！」  
「……啊，这家伙也一样在责任编辑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吧。」  
「开始倒计时，10、9、8、7……」

看到妖精开始动摇的神乐坂小姐，也许是判断效果不错，于是在倒计时的同时，也拿出手机来开始哔哔哔地操作起来。

妖精慌慌张张地说着。  
「今、今天就先放你们一马！但是！好好记住！本小姐会在推特上向我可爱的仆人们告状！」  
留下令人不忍心吐嘈的台词，轻小说业界的救世主，山田妖精老师离去了。真是个有如台风般的人。不过我还是得补充说明一下，不是所有作家跟编辑都跟这两个人一样喔。  
用手摆出像是在赶狗动作的神乐坂小姐，接着转身朝向我。  
「好啦，和泉老师。」  
她脸上浮现出奸诈的笑容。  
「这下子事情不妙了呢！」  
「咦……你、你是指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那个问题作家所说的话，其实还挺切入重点的喔。」  
「唔……吗……这点我懂。」

比起像我这种卖得不好的作家，负责畅销作家的作品插画，对情色漫画老师——对纱雾来说，一定比较好。新书接二连三发售，接到新的工作……顺利的话还可能会动画化。  
说不定，究极的轻小说真的就会因此诞生。  
纱雾现在虽然还没有给予响应，但只要想想应该就会发现这工作的条件不差吧。  
而且，情色漫画老师的工作速度，并没有快到可以同时兼顾两部系列作品。  
这么一来……这么一来……  
「你明白的话就好。所以，你要怎么办？」

「啊啊——可恶！那选用说吗！」  
我的斗志，在这个时候——完全燃烧起来了。  
「纱雾——！纱雾——！」  
咚咚咚咚咚！  
一回到家，我就冲上楼梯。  
接着把额头贴在「不敞开的房间」上，自己单方面的喊话。  
「我会发奋图强！我绝对会写出比那家伙更有趣的小说给你看！所以……所以……！」  
「不要舍弃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含泪发出这样的宣言。  
在这「不敞开的房间」另一头，妹妹会用什么表情听这些话呢——？  
当然，这我必定是无从得知。  
即使在房间前面放声大喊，「不敞开的房间」也不可能就这么开启大门。之前会打开，也是因为发生了巨大的问题所以才……  
我跟妹妹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  
「……………唉。」  
在自嘲的同时，我从门边离——  
叩！  
「——唔！」  
我眼冒金星了。快速打开的房门，重重地打在我的额头上。我用手压住额头忍受这苦闷的疼痛。忍受一阵子后，当我终于能抬起头时——  
「……………你在吵什么。」  
妹妹带着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出现在我眼前。  
「……咦？」  
为什么会开门……我以为她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开门，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时候我的脸上，想必一定是——脸蠢样吧。  
「为……什么……？」  
「这是我想问的。」  
纱雾不带感情地小声说着。  
「……………」  
因为我什么也没说，所以纱雾就再问我一次。  
「……………突然说不要舍弃我，什么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作恶梦了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这么温柔的声音，使我无法马上发声回答。  
「不、不是！」  
我刚才的呼喊，终究只是我单方面进行宣言才说得出口的台词，对吧……  
在本人面前，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我不会把你让给那家伙的！」这种台词啊！  
太丢脸了！  
「没、没事啦！把刚才的事忘掉吧！」  
我用袖子擦拭泪痕后说着：  
「比、比起这个！你才是……为什么呢？」  
「咦？……为什么……是指什么？」  
「为什么，你刚刚会把门打开？」  
如果是之前的话，不管外头再怎么骚动都不会因此开门吧——  
「……啊。」  
纱雾果然地张着嘴巴，满脸「听你一说我才注意到」的表情。  
她的脸颊，看起来也像变红了。  
我再度询问了一次。  
「为什么呢？」  
「……………这、这是。」  
纱雾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紧紧抓住睡衣的胸襟部分。看来这似乎是她陷入紧张状况时的习惯动作。  
「这是……因为……那个。」  
「……………」  
接着陷入一段无言的时间。  
「人、人家不知道……」  
「喂，这点很重要耶。」  
明明之前都不肯开门，但是现在却肯打开了。  
实际上，短短几天前。在惠来家里的时候，「不敞开的房间」也没有开启。  
「之前」与「现在」这段短暂的期间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没有任何改变才对。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能请你讲大声点吗？」  
「就、就说没什么了啊。你、你、你自己不也……」  
你自己不也没有讲吗？彼此彼此吧。  
她似乎是想这么说吧。看来她很着急，因为不习惯像这样说话，所以也不断口吃。  
「被你这么说还真令人难过……那么，如果我先说的话那你会说吗？」  
「……才、才不会说。因为，我不知道啊。」  
这下无计可施了。这是就算说再多也毫无进展的模式。  
「……知道啦。反正我们彼此彼此嘛。」  
虽然不清楚理由，但「不敞开的房间」再度开启了。  
光是这个事实，就令我十分满足了。虽然「开启的理由」让我非常在意。  
当我一停止询问，就换纱雾结结巴巴的开口：

「……那、那个……」，  
「嗯？怎么啦？」  
「……………哥哥……那个……你有从那女人那边……听说什么吗？」  
「那女人……是指惠吗？」  
为什么会突然提到她呢？  
「什么叫听说什么？」  
「……没、没什么。」  
在这么说的同时，纱雾很明显地像是松一口气的样子。  
接着像是要打断我反问似地，纱雾快速开口说：  
「对、对了！比起这件事！拜托你买的点心有买回来吗？」  
「点心……是指你写在便条纸上的那件事吗？」  
「……是、是啊……我刚才会开门，就是要跟你拿点心而已……没有其他，原因了……」  
「……是这样子吗……？」  
纱雾对我所买的点心，热切期望到不小心打开「不敞开的房间」吗？总觉得这理由还挺没有说服力的。  
当然我是绝对不会打破跟妹妹的约定。  
「你看，我买回来啰。」  
我把塑料袋递给妹妹。  
这次我买回来的点心，是肉桂糖与落雁（注：以米磨成的粉加入糖膏塑形压模干燥而成的甜点，类似台湾的绿豆糕）。两者都是充满日本风情，是我和泉正宗使出浑身解数挑选出来的。两者都是我非常喜欢，自己想直接吃掉的点心。  
纱雾收下了充满哥哥爱情的点心，往塑料袋里一看——……  
「……………唉。」  
只见她眉头一皱，表情十分微妙。  
「怎么了吗，纱雾？」  
「……我趁这个机会就直说了……哥哥买的点心每一种都像是拿来祭拜用的，而且又不太好吃。这种令人失望的点心以后别再买了。」  
「既然这样以后你自己去买嘛！」  
我忍不住像个老妈子似地吐嘈了。  
在这之后，纱雾变得偶尔会把「不敞开的房间」的房门打开。  
虽然这么说。但真的，就只是，偶尔而已。  
「还、还有啊……从今以后，我的内衣我会自己洗。哥哥你绝对不要碰喔。」  
怎么会这样……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第三章

从遇到山田妖精，并且扬言「我要写出比那家伙还有趣的小说！」的那一天后，已经又过了好几天。今天是平日，我今天本来也打算跟平常一样，在家事、学校、工作的三连击之中结束今天一天，不过……  
叮咚。  
放学后，当我回到家中正准备开始要工作时，却有人跑来妨碍。  
顺便一提，电话来电声、智能手机的邮件来信通知、电铃声，依照这三个顺序，越前面的是我越讨厌的东西。因为当我想到可能是退稿的死亡宣告时，就会变得坐立难安，光是听到声音就会吓到……也许只有我会这样吧。

「来啦～～」

不管怎么说，虽然电铃声让我稍微产生些不愉快感，但我还是往玄关走去。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这、这种烦死人的电铃连打方式……」

还不用开门，我就知道是谁来了。

「小～和～泉！出～来～玩～～吧！」

「才～不～要～」

喀嚓。我把玄关大门打开，同时对惠这么说。

没错。开门后站在外头的，就是身穿水手服的茶发美少女，神野惠。

惠发出噗地一声，鼓起了脸颊。

「怎么是哥哥出来应门啊。」

「有什么事吗？」

因为实在很麻烦，所以我赶快切入重点。

「怎么还问我什么事……我不是说过一有新计划就会再过来的吗？」

她确实是有这么说过，但没想到这么快。现充的行动力真是不容小看。

「……计划内容呢？」

反正一定是些不正经的内容吧，我不抱持期待的问她。

惠带着得意洋洋的微笑，突然朝我抱过来。

「嘿咻。」

回避成功。

「为什么要躲开？这是我的拥抱问候耶！」

如果是其他男人，现在大概会出现很开心的被抱住，然后脸红心跳的场景也说不定。但这对我无效。

「……呃，在玄关跟女孩子抱在一起，要是在左邻右舍间传出谣言会很丢脸的。」

惠缓缓地低下头。

「啧……这个死处男。」

「……喂，你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

「咦？应该是错觉吧？别说这些了，关于计划内容啊。」

惠快速地转身面向她后面。



「大家快过来！」  
接着这样呼喊。  
……咦？大家？大家是指——  
当我还陷在困惑之中时，状况已经在我眼前快速发展。和泉家的玄关前，从门柱后方成群出现的是——  
「『午安。』『『安安。』『『我们是一年一班，班上全体同学！』『  
「给我回去。」  
我冷淡的宣告。  
「『『咦咦——！』『』」  
国中生 X 二十人以上，同声发出疑问声。  
看来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还有其他人。  
「少在那边『咦～～』了！喂，惠你这家伙……是在给我搞什么鬼？」  
「什么搞鬼，这就是 B 计划喔。原本是打算找全学年的同学，一起来帮小和泉加油——虽然是有这样的计划。不过果然没办法执行，所以就跟全班同学一起跑过来了，嘿嘿&#9834;」  
「一起跑过来了」个鬼……这家伙真的在负面意义上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哥哥，你在生什么气啊？只要像这样把班上的同学们聚集起来——」  
惠& 国中生们，朝着位于二楼的纱雾房间窗户，高声大喊。  
「『小和～～泉！』『『快点来学校——吧！』『『小和～～泉！』『  
「『大家都在等你来喔———！』『』」  
「这样精神喊话，小和泉就会超级感激地来学校——」  
「才不会去咧！她反而会盖起棉被不肯出来吧！我说真的快住手！喂，那边的那一个，不要摆出深呼吸的动作！不要再继续进行追击了！纱雾的生命值已经是零了！」  
我拼死地阻止他们。  
惠虽然一脸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但还是对同伴们发出指示。  
「大家，停下来。」  
一声令下，这个有如诵唱般若心经要消除恶灵的「小和泉快来学校～～」呼喊停止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  
「你们这些人还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这样子百分之百是反效果啦！快给我回家去！」  
「好～～啦。大家，回去吧～～」  
「『再见～～』『』」  
在国中生们一个个回家去——之前。  
「今天谢谢你们喔～～明天学校见啰～～」  
「嘿～～&#9834;』『嘿～～&#9834;』『明天见～～』『耶噫～～&#9834;』『耶噫～～&#9834;』『  
有的人击掌，有的人挥手……竟然连道别时，也给我酝酿这种独特的现充空间出来。讲个题外话，这个「耶噫～～&#9834;」的发音，我称为「现充的鸣叫声」。这是一个意义极为模糊不清的话语，似乎被广泛运用在打招呼或进行回应时。  
就像非洲一带的部族使用的神秘招呼语一样吧。  
「大哥哥也掰～～掰～～」  
「是、是，耶噫～～耶噫～～」  
我像是在念稿一样，并且跟国中生们击掌道别。  
这是什么神秘的气氛？这些家伙每天都搞这些吗？实在无法理解……  
在除了惠以外的国中生们都回去之后。  
「回去得还挺干脆的。」  
「因为哥哥你看起来好像真的生气了嘛。」  
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希望你能够在计划立案的阶段就发挥出来。  
「话说，我所说『回去』的对象也包含你在内喔。」  
「我马上就会回去了啦。在那之前，来，这个给你。」  
惠把挟着资料的板子递过来给我。  
「这是回览板。」  
「回览板？为什么会是你拿过来？」  
「因为就摆在门口前面啊——为什么不直接送进来呢？」  
「……啊——这是因为，那个原因吧。」  
……虽然有点迷惘该不该跟这家伙讲，不过如果她因此不敢靠近我们家的话，那么讲出来其实无所谓。她也不是什么坏人……应该没关系吧。  
「大概是因为流传着这附近被诅咒的传闻吧。」  
「诅咒是吗？」  
惠有点惊讶地歪起头来。  
「就是持续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我家也是这样……隔壁这栋也是。」  
我朝着自家的邻栋房屋看过去。那是栋风格完全跟这平民住宅区不符，建造得非常美丽的两层楼宅第。跟和泉家相同，在二楼可以看到有个阳台存在。  
「虽然以前有位很了不起的作家住在那里，但后来因为生病就过世了。」  
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应该是栋没有电力跟瓦斯的空屋才对。  
「这栋房子干净到看不出来像是空屋对吧？好像是有遗族的人在进行管理。」  
那位作家曾经写过有「古老的洋房」和「白衣少女」登场的作品。  
是只要说出名字，大家就都听过的名作。所以该说就是这样造成的悲剧，还是该说什么呢？  
「像是每晚都会响起的钢琴声，或是有身穿白色洋装的幽灵出现之类，总之有不好的谣言流传开……所以现在就被称作是幽灵鬼屋了。」  
当老爸在这里买房子时，这个传闻早已传开。结果老爸跟老妈都完全不在意这个谣言，只觉得「便宜买到真是超幸运！」而已。以结果来说，最后就发生了那种事情，不过我不打算把这件事跟「诅咒」扯上关系。灵异现象这种东西，只要出现在创作里头就足够了。  
「虽然只是个从以前流传下来，到处都有的传闻。但因为一年前的事件，现在被重新传开而已。」

虽然至少还没有人真的当着面对我们说这些。但幽灵鬼屋以及和泉家是被诅咒的地点，似乎让少部分的左右邻右舍感到十分害怕。  
因为这样，隔着马路的对面邻居，当他要传阅回览板时，就不会直接交给我，而是会摆在我家门口。  
「原来如此，幽灵鬼屋啊……白色洋装的幽灵……」  
惠看起来兴趣缺缺地说着。接着，她指着幽灵鬼屋的二楼窗户。  
「所以，就是在说那个吗？」  
「不要随便开这种玩笑好吗！」  
啪！我使出全力转身。  
接着朝着惠所指的方向四处查看——不过……  
「不是啥都没有吗？你竟敢这样吓我！」  
「她刚才正好被窗帘挡住了嘛。」  
「惠，我说啊。就算要开玩笑也有能开跟不能开的……」  
「没有啦，才不是！」  
惠把双掌伸向前方挥舞着表示否定。  
「就算是我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开玩笑！而且，我是个不太会随便说谎的女孩子喔！」  
这不就代表偶尔会说谎了吗——不过……  
她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但是，我看人的眼光还挺差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把这家伙认为是「好人」了。  
所以也不会怀疑她。  
「如果你没有说谎的话……那应该是看错了吧。」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呢，我说真的。」  
她用带着同情的语气回答我。  
等惠回去之后，我为了确认纱雾被「小和泉快来学校呼喊」受到的精神损伤，于是朝着「不敞开的房间」爬上楼梯。  
如果我是个家里蹲的话，惠她们实行的「B 计划」根本就像是打死人还要鞭尸的行为，身为哥哥有必要去慰问一下才行。  
「真受不了惠这家伙……给我讲那些奇怪的话出来。」  
虽然我不相信幽灵什么的，但是却相信惠所说的证词。  
隔壁房子里有个身穿白色洋装的女性——至少惠她有看到——  
「这样不是会让人变得会有点害怕吗！」  
说着说着我也到达「不敞开的房间」门前。我敲敲房门后对里头出声询问。  
「喂，纱雾～～你还好吧～～」  
……………  
没有回应……看来，这是被同班同学们吓到，害怕地躲在棉被里发抖了。  
希望不要变成心理创伤就好了……嗯唔，该怎么才好。  
「我去帮你泡杯热可可，稍微等我一下喔。」  
正当我转身要回头的时候，  
砰！叩！  
房门再度突然打开，这次重重地敲打在我的侧头部位上。  
「！……你、你这……你这家伙真的……你这家伙真的是……！」  
我自己也真够蠢的啦！到底要受到几次相同的攻击才会甘心啊！  
差不多要能挡下这种攻击了吧——不过还真没办法像先人一样顺利。  
「……纱雾，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开门呢？」  
我按着侧头部，发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般的帅气声音。  
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  
纱雾抓起我的手，把我拉进房间里头。而且还把手揽向我的腰间，紧紧抱住。  
「～～～～唔！」  
「什、什、什……」  
这种微微的胸部触感……！我不是在比喻，而是我眼前真的变成一片血红。看来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血液急速冲上大脑，让我感到一阵晕眩。我好不容易挤出声音。  
「发、发发、发生什么事了？」  
「……！」  
纱雾没有回答，而是更加用力地抱紧我。我当然也更加地陷入混乱——  
「……你爱上哥哥我了吗？」  
叩咚！她用手柄朝着我的下巴击出一记像是上钩拳的攻击。  
「你、你从哪边拿出那种东西来的！」  
「不是……！……灵……在。」  
「你、你说什么？」  
「……幽灵……」  
幽灵？为什么纱雾现在会讲到这个话题？难道是听到我跟惠的对话吗？  
但就算真是如此……是、是怎么办到的？这里是二楼——在楼下玄关前也不是说得很大声的对话，不可能从这边听到。我先把这个问题摆到一边。  
「幽灵——怎么了么？」  
「……………」  
「别担心。有哥哥陪你。」  
我虽然是个靠不住的哥哥，但还是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尽可能让她放心。  
接着纱雾就在我的怀里，开始缓缓地小声说着：  
「就是……当我正打算躲进棉被里逃避现实时……听到了钢琴声。」  
「钢、钢琴声？现在也有？」

对于我的疑问，纱雾点点头响应。

「……是从……隔壁房子……传来。」

「不可能吧，因为那边……」

应该没有任何人居住才对。更何况，都还没有进入夜晚，幽灵怎么可能会……

「……知道了，我相信你。稍微等一下。」

我闭起眼睛仔细地聆听。

……首先听到的，是自己噗通噗通跳动着的心跳声。然后……唔！

「听到了！真的是钢琴声！」

「对、对吧？」

纱雾用她颤抖的手指着阳台。那边被粉彩色的窗帘覆盖着。从窗帘的隙缝中，夕阳的朱红色彩照入了昏暗的室内。

「……你从阳台……看到什么了吗？」

纱雾拼命地摇着头……看样子，她连说出来都觉得恐怖。

没、没办法！我牵着纱雾的手，缓缓移动到阳台附近。

现在依然能够听到钢琴的声音。

「要、要打开啰……？」

我朝纱雾的脸瞄了一眼，她用快哭出来的表情点点头。

「好、好啦……」

我用手抓住窗帘，接着唰地一口气打开！

幽灵鬼屋的阳台近在咫尺。那是刚才惠所指着的地方。

没有像是幽灵的人影。不过，钢琴声却变大了。

……果然是从隔壁传来的。

「……这是从隔壁……的哪边传来的啊？」

乍看之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实在不想说是幽灵）啊……

「……哥、哥哥，在、在那边……」

「咦？」

我的视线随着纱雾的手指方向而去——看见了。

斜下方的一楼……从窗帘的缝隙间窥探到白色的人影。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lt;—我的声音）

「呜呜！」

我们兄妹俩不禁抱在一起发抖。因为实在太过恐慌，明明是跟妹妹互相拥抱在一起，但我却怎么也无法想起这个时候的状况。

「……这、这是……幽灵吧？」

「不、不对……这怎么可能……」

「……………去看看吧。」

「咦？」

「……哥哥，你过去看看吧。」

「……你是开玩笑的吧？」

这实在很恐怖耶。

「你去看看嘛。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我害怕得没办法画画。」

……害怕到没办法画画啊。那就没办法了。

「知道了，你在这等我。」

我把妹妹留在房间里，一个人往「幽灵鬼屋」走去。

我走出玄关，把回览板拿在手上，一步步靠近隔壁家的门口。当我打开黑铁制的大门时，发出有如悲痛尖叫般……叽叽作响的金属声。

「……咕嘟！」

我踏入隔壁家的院子，抬头仰望整座宅第。虽然清扫得非常干净，但却充满奇妙的魄力。

之所以会带着回览板过来，是因为可能真的只是有人搬进来而已。再加上，万一被人看到以为我打算不法侵入住宅时，也有个借口可以用。

「……希望不是幽灵。希望不是幽灵。」

我像在诵经般碎碎念的同时，靠近了刚才造成问题的窗户。

「看来……就是这里没错。好、好啦……上吧！」

我一鼓作气地，往窗帘的缝隙间窥探。

「—————什么？」

我惊讶到忘了呼吸并且无法动弹。

幽灵的真实身分……不过就是杯弓蛇影。

山田妖精老师，正全裸在弹着钢琴。

叮咚。

我绕回幽灵鬼屋的正面，按下电铃。

叮咚。再一次，叮咚。

不过，穿上衣服也是得花点时间，按个三次应该就够了吧。

稍微等待一下后，终于从门铃的扩音器里传来一道十分大牌的声音。

「是谁！想要原稿的话一张都没有！」

……光是这段台词，就让我窥探到这家伙厌恶的日常生活了。

至少也先确认对象再说出口啊……我毫无表情地这么回答：

「我来拿回览板给你。」

「啥？……什么嘛……你就随便找地方摆吧。」

这家伙，完全没有打算跟左邻右舍有个良好的交流吧。或者该说，这家伙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也还不得而知……唔嗯。

「山田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全裸弹钢琴呢？」

『什么！』

噗叽！嘎哒！咚咚咚——喀嚓！

「你这偷窥狂——唔！」

她本人从玄关一跃而出。不是全裸，而是穿着跟之前在编辑部看到时相同的萝莉塔系服装。她挥舞着扫把冲了过来，当她认清我的脸之后，瞪大了眼睛。

「呃？和泉征宗？」

「你好。」

我半眯着眼睛并且举起右手。

「这算什么！怎么一回事！」

「那是我想说的台词。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还赤裸着身体？」

「那、那是因为！是因为——」

「是因为？」

「因为兴趣啦！」

轰隆。为什么这家伙非得要不停摆出这种帅气姿势才行啊。

……兴趣、兴趣……？

虽然妖精她刚才显得相当动摇，但马上就重新恢复到平常的水平，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副自豪的样子。

「刚洗完澡然后全裸弹钢琴的话——心情不是就会变得非常愉快吗？这样子脑中也会浮现出非常棒的剧情不是吗？」

「我、我没有尝试过所以……」

「务必试试看！本小姐非常推荐！」

虽然不太想这么认为，但说不定……刚才那场景，就是这家伙构思剧情的独特方法……没错吧？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责怪她……也许吧。不停工作到脑袋烧坏的例子，在这个行业里头，还挺常见的。

我对精神状况显得有点异常的同行，用温和的语气这么说：

「下次要好好把窗帘拉上喔。从外面整个看光实在太糟糕了！」

她竟然拿起扫把戳我的脸！

「你才是！为、为什么你会在这种地方偷窥！本小姐真是太粗心大意了！没想到电风扇的风会把窗帘吹起来……！」

妖精喝呼！喝呼！的用扫把尖端使出连续突刺。她的脸庞变得整片通红。我本来以为她是个变态暴露狂，但看来还是有羞耻心嘛。

「这是误会一场！我只是拿回览板来给你而已！而且我家就在隔壁啊！」

「那、那种偶然——」

我沉默的退后一步，指着和泉家的门牌。妖精看了一眼之后。

「——就算真的存在！但偷窥美少女的裸体是最差劲的行为！」

「我又不是自己想偷窥的！这是因为有很深切的理由……！」

这间房子被称为幽灵鬼屋，并且流传着有身穿白色洋装的幽灵出没或听到钢琴声的怪异现象传闻……还有，刚才从这房子里传出钢琴声，为了调查这一点才无可奈何的跑来偷窥等——我把这些原由都说给她听。

「就是这样。」

「……哼、哼嗯。是这样啊。我懂了！既然是事故那本小姐就接受你的说词吧！所以你也要把刚才看到的都忘掉！」

妖精把扫把丢下。不过她脸还是很红，这家伙怎么总是这么兴奋。

「了解啦。」

对我来说，让这种尴尬的状况继续下去也很困扰。

为了转换气氛，我用很自然的语气询问。

「你才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为了参加动画的剧本会议，本小姐最近才搬过来的。」

「还有这种事啊。」

「你看，动画的制作公司，大部分不都设立在东京吗？」

呃，这我可不清楚。

「每个礼拜的会议，本小姐不亲自出席参与是不行的。这是为了能够制作出优秀的动画，并且对这个世界进行救济……呢。」

「总觉得，你还真辛苦。」

「还好啦～～&#9834;不过，本小姐可是动画化作家，所以这也没办法！因为是动画化作家嘛！」

糟糕，让她开始嚣张了。

已经决定要动画化的作家，还真的开口就是动画动画动画动画……

真是一整个得意忘形。

「虽然因为是决定动画化后才开始找房子，所以变成只能买下现成的住宅而已。不过附带一提，因为本小姐乐观期待着动画化博览会的版税，所以就用现金付清，没错……本小姐用动画化现金一次付清买下这栋房子啦！」

「一、一次付清买下房子？」

我家的房子光是贷款就让老爸苦不堪言了……这就是动画化的力量吗！

「没错！用动画化现～～金一次付清喔！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动画化作家嘛！」

妖精用不怀好意的笑容跟嚣张的口气说着：

「呵呵呵……十四岁就在东京都内买下独栋的房子会不会不太好啊？」

该死！好想宰了她！

「这是本小姐这种大人物才能达成的创举喔！另外也许该说是我的仆人们大量购买本小姐的书的关系？呵呵，他们真是群好孩子对吧。你很羡慕吧？」

「超羡慕的！但是，我的读者们也不会输，虽然数量上可能远比你的支持者要来得少，但他们每次都从很难找的书架上，把我的书找出来并且买回家！明明有进货的书店也很少！而且也有每次都会写支持信寄给我的读者！他们不会输给你的支持者！不要小看他们！」

不好意思，只有这点我非得热烈的反驳回去！

「……用不着那么生气吧，抱歉啦。」

「你知道就好。」

「哼，不过还是本小姐家的孩子们，忠诚度比较高就是了。」

竟然说忠诚度。这家伙把读者当成什么啊？

「……另外，这边好像有幽灵出没喔。」

我不甘心这么放话反击，但妖精却丝毫不屑一顾。

「哼，幽灵什么的才不可能存在！就算真的存在，也只能被本小姐当成小说的题材而已！」

真是意志坚强的家伙。不愧是畅销作家大人。

「比、起、这、些！」

妖精在原地有如跳舞般的转一圈。然后充满气势地指着自己家。

「如何！本小姐这天才美少女轻小说作家，山田妖精大人的城堡！尽情称赞它吧！」

就算你问我如何……这里从以前就在我家隔壁了……

「嗯，是很漂亮的房子没错啦。」

「就是说嘛！所以就称呼它为水晶宫殿吧！」

竟然把自己家取名成像是最终迷宫般的名字。

不愧是畅销作家大人，感性就是跟平常人不同。

妖精好像还接着想说些什么似地，不停往我这边偷瞄。

「和泉征宗。如果你说什么都想要参观的话……要本小姐赐与你踏入这座城堡，也就是这座水晶宫殿的荣誉也是可以的喔。」

毫无疑问地，她只是想跟同行炫耀自己的新房子而已。

「你的房子啊……老实说，我是还挺有兴趣的。」

虽然我对作者本人的好感度持续在下滑，但我毕竟还是山田妖精老师的书迷。她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或者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我都很想看看。

而且啊，搞不好……在参观完畅销作家的住家后，可以发现什么「能够让作品畅销的秘密」之类的……说不定至少可以掌握到相关提示。

「你想进去看对吧？你很想进去看对吧？呵呵呵……ORICON 排行榜第一名的畅销作家所居住的城堡，你很有兴趣对吧？」

「对啦对啦。」

这家伙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好像慢慢可以理解了。

我在叹气的同时，进入了原本被称作幽灵鬼屋的水晶宫殿。

虽然冠上了水晶宫殿这么夸张的名称，但内部却是个挺普通的住家。各个房间配置都跟我们家差不多，一走进去就马上会看到楼梯。也许是被幽灵鬼屋的印象影响，总觉得内部略显阴暗。

「你应该要感到光荣！因为你是本小姐这座城堡第一个客人！」

「……是、是这样吗？」

我是第一个？真的有这种事吗……？

总觉得……这家伙似乎也有些特殊的问题。

「打扰了。」

当我脱下鞋子，踏出一步时，地板就发出嘎吱作响的声音。

「……………」

「怎么了？是往这边走喔。」

「嗯，喔……这房子没问题吗？怎么才走两步就这样嘎吱叫了？」

「真没礼貌。这可是伟大的作家居住过的传说宅第，房屋持久性也没有任何问题——房屋中介是对本小姐这么说的。而且，就是这种充满风情的地方才好呀。」

这是中介业者随便跟你说说，然后你就这样被唬弄了吧？

不过如果她喜欢的话，那就罢了——当我正这么说服自己的时候。

叽叽唧唧唧 ~ ~ ~ ~

「呜噫！」

我吓得肩膀发抖，铁青着脸小声说着。

「……………刚才那什么声音？骚灵现象？」

「只不过是房屋震动而已啦。呵呵，和泉征宗——你还真胆小。」

……仔细想想，这家伙的服装，也是会让这个情境的恐怖感增加的要素。

我被带去的地方，是一个西式风格的客厅。这里相当宽广，至少有五坪以上的空间。里面摆着液晶电视跟电视架，电视架里头收纳着游戏软件、主机还有动画的蓝光光盘。木质地板上铺着红色花纹的地毯，上头摆设玻璃制的矮桌。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旁边有张白色的椅子。

「你都在这里工作吗？」

「平常都是在二楼的工作室写作。不过老是在同一个环境下工作也会腻，所以有时候就会在这边写作。」

「喔 ~ ~」

这家伙就是这样子转换心情的吧。

「你就随便找地方坐吧。」

「……………」

我在矮桌旁边盘腿坐下。毕竟只有一张椅子我也不好意思坐下去。当我坐下后，视线就被从进入房间开始就一直很在意的地方给吸引住。

——那里有台钢琴，还有电风扇。

「……………」

「你、你这家伙，看着钢琴是在想象什么！」

端茶过来的妖精对我怒吼。

「我才没有！我老早就忘掉了好吗！你才不要旧事重提，你这自我意识过剩的家伙！」

喀锵！妖精把端盘像是砸下去似地放在矮桌上。

「虽然是本小姐自己说要你忘掉的，但你是不可能那么简单就忘掉的吧！那可是本小姐神圣的全裸！」

神圣的全裸是什么鬼。

「这么说来，从第一次遇见你时候开始，你就一直嚷着全裸全裸实在很烦——难道你有在崇拜全裸教的全裸神之类的吗？」

「以一个废物作家来说，你的比喻还真是贴切。」

我只是想说来挖苦她而已，没想到这比喻很贴切啊……

「没错！全裸正是神赐与人类最自然的衣服！比全裸还要美好的服装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上！」

全裸教的教义，看来比想象中还要可怕。

「啊啊……所以你作品里头的女性角色们，才会那样一个接一个的变成全裸……？」

「就是这样！很美吧！读者们也非常开心呢！」

砰！我用力拍了矮桌。

「怎、怎样啦……？」

妖精被吓得身体一震。我接着这么说。

「你……你啊……！你根本就完全不懂恋爱喜剧！」

「你算哪根葱？本小姐的作品可是卖得比你好上一百倍耶！」

妖精勃然大怒。

不管怎么说一百倍也太夸大了。顶多就是十倍左右而已吧？

虽然销量天差地远是事实没错。

「哼，那又怎么样。卖得好了不起啊！」

「当然了不起！销售量就是作家的战斗力啊！」

竟然讲得这么直接。

「我真不喜欢这种说法。回到主题，全裸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没办法让人兴奋的服装吧。就跟内裤整个外露比偷瞄到内裤还要令人无感是同样道理。」

「你才是什么都不懂！就是因为这样才要靠本小姐的文才以及插画家的画工来好好发挥啊！而且大多数的男性读者，根本没有像你说的这样有洁癖！男人在情色之力面前，根本就毫无招架之力！」

写了那么幻想的作品给我们看，竟然说出这么充满世俗的台词。

不要对你的支持者说这种话啦。

「才没有这回事！」

至少，我就不是因为色色的剧情很多才变成你的书迷。

而且男孩子啊，因为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才会想看她的裸体不是吗？

我觉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脱再说，真的不代表这样就会比较好。

「白 ~ ~ 痴！我的仆人们都觉得这样很棒，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啦 ~ ~ ~ ~」

「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 ~ ~ ~！你的作品第一集里头，第一女主角刚登场之后马上就全裸那段剧情，我到现在还是觉得烂到不行 ~ ~ ~ ~」

「你说啥？那段不就是充满究极情色感的超萌名场景吗！因为森林的规章，第一女主角被异性看见裸体，就得把贞操献给对方的这个设定，本小姐可是作出最大限度的活用来让剧情顺利发展了不是吗！——啊！但、但是，本小姐的贞操可不会给你喔！」

「谁想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女人真的有够烦。不要把自己小说的设定，跟现实生活混在一起好吗！

「你……说什么 ~ ~！竟然对本小姐这个超级美少女轻小说作家大人用那种口气……！竟敢对 ORICON 排行榜第一名的本小姐，用那种口气说话！」

「ORICON 第一、ORICON 第一，一直重复这句话烦死人啦！你在别的排行榜彻底输给●海王，这礼拜的 ORICON 也被刀剑神域超越，已经不是第一名了吧。」（朱音：what？刀剑躺着也中枪？不隐字不会有问题？）

「呜咕……！」

看来是戳到她的痛处，妖精用手按着胸口。

即使额头上冒出冷汗，她还是用逞强的语气。

「……呵呵……砾这家伙……看来稍微有点成长了呢……虽然只是偶然，但能让我在 ORICON 上尝到败绩……虽然只是偶然……但不愧是我认同的小说家……」（朱音：→\_→这其实是作者你的真实感受吧）

为何讲得好像你是川原砾老师的师父一样？明明这礼拜只有十四名左右而已。

「不过！等『本小姐的动画』开播之后，蓝光光盘就会卖个一百万片左右，原作的销售量也会成长为三百倍以上，刀剑神域这点程度根本不是本小姐的对手！他不过是在不久将来，当本小姐彻底打垮电击文库之前……没错，刀剑神域只不过像是个中级 BOSS 般的对手而已！」

得、得快让这家伙闭嘴才行……

当我胆颤心惊地看着她时，妖精开始更加得意忘形地口出狂言。

「还有●海王……不愧是我的劲敌……真是差距细微的惜败。这次我就老实承认败北吧……虽然真的只是差距细微的惜败呢……」

「照你的说法来讲，航●王的战斗力现在可是高达三亿喔。」

「……………」

妖精陷入沉默。

「……啊……啊啊……啊……」

她脸色发青并且不停颤抖。面对这个压倒性的战力差距，不可能保持得住原本的斗志。

「而且●海王的发行量，接下来还会继续增加……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像这样用数字一比，还真是有够恐怖。

这可不是创作而是现实的数字，但却比任何漫画的最终头目的演出都还来得可怕。

「……它现在出到第几集了？」

「大概七十集左右吧？」

「……………」

妖精把食指弯曲顶在下嘴唇，稍微思考一下后……

表情在一刹那间闪耀出光彩。

「什么嘛！这不是没啥了不起的吗！」

喂！这家伙！

「航海●意外的也很虚嘛！出了将近七十集也才这种程度而已？当我也出那么多本的时候，一定可以轻轻



松松超越它的！」

「……你是认真的吗？」

三亿这种数字怎么可能会虚啊。

而且小说这种媒体，不管怎么样热卖，都不可能跟漫画的畅销大作抗衡——这虽然是一般常识……但妖精却挺起胸膛，仿佛在说谁管这种常识一样。

「本小姐当然超级认真。或者该说——难得『选择』了这个『职业』，如果没有这点程度的气魄，那就一点都不有趣了吧。」

本小姐可是要创造出究极的轻小说——

「我要成为『小说王』（Novelist Lord）！」

她堂堂正正地宣言。

「……………呵。」

我很自然地露出笑容来。

看到她那规模庞大的理想，壮大的梦想。虽然愚蠢但又帅气无比的旁注标记使用方式。

我差点就对她说出——「加油喔」。

不行不行！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吧……！

你忘了跟这家伙在编辑部的对话了吗？

「你的目标——虽然对我来说，一点都无所谓。」

我把手撑在膝盖上，缓缓地站起来。

「虽然无所谓……所以呢？」

我面对这个竞争对手，对上她的视线，向她宣告。

「我不会输给你，我绝对不会把情色漫画老师让给你。」

我用力握紧拳头。

妖精用高傲的眼神盯着我。

「哦……你这个废物作家，想要挑战在不久的将来，挑战本小姐这个累计销售将会超过六亿本的『小说王』……不，是『超作家』（Super Novelist）是吗？」

「哼，我才不打算为销售量这种无聊的指标来奋斗——」

相对的，我要为「最被重视的评价基准」来奋战。

「一决胜负吧！我的伙伴是不会让给你的！我要用超有趣的新作小说，把什么动画化作家轻轻松松打败！」

「很好，那本小姐就要写出比你更有趣的小説，让情色漫画老师改变心意。然后，本小姐就能够获得究极的插画！」

以哪边能写出有趣的小説来决定高下。

负责审判的，是情色漫画老师。

获胜的一方——被情色漫画老师选上的一方——就能请她绘制新作的插画。

就是这么一回事。

回到自家的我，目前正在「不敞开的房间」里头跪坐着。

在我眼前，穿着睡衣的妹妹，正面红耳赤地瞪着我。看来她很生气吧——嘴角紧紧绷着，下巴甚至跑出「梅干」形状的皱纹。

她一开口——

「太慢了！」

就这样大喊。透过耳机上的麦克风一喊，让人听见二次重叠的声音，不过这是个不需要透过麦克风就声量充足，充满感情的喊声。

「为什么！不马上！」在这边暂时中断换气「……立刻！回来！」

……为什么妹妹会对我发脾气呢？

我想想……

「因为我去幽灵鬼屋查看，迟迟没有回来，所以你一直自己一个人很害怕吗？」

「不对……！才不是！」

「『才不是那样』？那怎么了？」

「没事啦，算了。」

纱雾哼地一声，仿佛在闹别扭般地转过头去，并且嘟着嘴巴。

「……那个……没有吗？问题。」

虽然在网络转播时能够流畅的聊天，但是像这样面对面交谈时，纱雾就真的会变得结结巴巴。我得要把妹妹说话时的个中含意，好好思索一下之后才能够回答。

「啊啊，没问题。那不是幽灵喔。」

「是、是吗？」

「那个钢琴声是——……………呃……」

想起全裸女孩的英姿，我一时之间陷入语塞。

「只是隔壁邻居在弹钢琴而已，是最近才刚搬过来的。」

「……………邻居……原来真的有人。」

正当纱雾用不高兴的声音自言自语时。

砰！这股声音从窗帘的另一头传来。

「呀啊！」

纱雾吓得跳起来。而我也瞪大眼睛，说着：「什、什么情况？」

「……从，呜呜……从那个……窗户……」

纱雾紧紧抓着我的衣服。

没错，窗户的另一头，就是幽灵鬼屋。当然并没有幽灵存在，可是位于二楼的「不敞开的房间」的窗户被敲打也是事实。

「没事，交给我吧。」

我慢慢靠近窗边，把锁打开，

「我要开窗啰。」

接着一口气连同窗帘一起拉开。

「哥哥，危险……！」

刹那间。

咻——啪磅！

我的额头，被敌方的狙击爆头了。

「呜哇！这、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但幸好看起来不是什么会让人立刻死亡的东西。

我把吸附在额头上的某种东西，抓住其棒状部分后用力一拉。

伴随啾的一声一起拔下来的是——

「……玩具……弓箭？」

为什么会是这种玩意儿？

「你终于出现了！」

耳熟的高傲声音，从幽灵鬼屋的方向传来。

「这、这个声音是！」

我把视线从弓箭往上移动。

「正是本小姐！」

在对面的阳台上，举着弓箭的妖精正站在那边。妖精配上弓箭，还真是贴切到令人觉得恐怖的完美组合。

又或者该说，跟这家伙作品里登场的女性角色还真是相像。

「我说你这家伙！突然就猛冲回家是在想什么！本小姐明明还想继续介绍这座城堡，你不觉得自己太没礼貌了吗！」

叽哩呱啦又喋喋不休！她就像只狂犬般地不停吠叫。

我抓住阳台的栅栏，把身体伸出去。

「我还在想发生什么事，原来又是你搞的鬼！竟敢把我妹吓哭！你去被恶灵附身后撞墙死一死啦！把你现在手上的系列作最后一集写完以后就去死啦！」

「本小姐听不懂你发脾气重点啦！而且根本用不着这么生气吧！」

「我、我才没有哭！」

喋喋不休又叽哩呱啦。现场全体人员都失去了平常心。

「我们刚刚已经演变为敌对关系了吧！而且你还在幽灵鬼屋里弹钢琴，要说没礼貌是彼此彼此吧！」

「才不是彼此彼此……！光是被你看到裸体就是本小姐比较亏吧……」

「我又不是因为想看才看的——这我已经讲过了吧！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现在也马上脱给你看！看啊！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啊！这样子就如你所愿了吧！」

「呀——！你、你让本小姐看什么鬼东西！」

咻咻咻咻咻！

妖精眼角泛着泪光，不停乱射弓箭过来。

「好痛！痛死了！你这家伙！」

我半脱着裤子后退。同时，纱雾也用力把窗户关上。

唧唧唧唧唧唧，砰咻！

唰——接着把窗帘拉上，完全与对面隔绝。

除此之外。

「……………」

一道锐利的眼光射向我。纱雾正用像是看着垃圾的眼神，抬头看着我这个哥哥。

跟恶灵或是作品被退稿比起来，这可说是更恐怖的存在。

「……………」

「……………」

这股沉默所造成的压力仿佛就要把我压垮了。

「哥哥。」

「是！」

我不禁用超尊敬的语气回答。什么？这股魄力是怎么回事？

纱雾缓缓向我询问。

「……………那个女人，是谁？」

「报告！是住隔壁的山田小姐！」

我不知道那全裸女孩的本名，再加上还有对决这件事，所以我不想把山田妖精老师就住在隔壁这件事告诉纱雾，于是就这样回答。

「……哼……你跟这位山田小姐，很熟吗？」

「报告！今天是第二次见面！」

「……你们，很要好吗？」

「报告！不是！我超想宰了她的！」

「……为什么要说这种谎话……你们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讨厌对方的样子。」

「我没有说谎！我跟那种家伙一点都不要好啊！」

为什么我非得要对妹妹解释自己跟那只色情妖精的关系啊？

真是无法理解。

纱雾暂时沉默了一阵，接着在我松懈的同时这么问道：

「……………你看到她的裸体了吗？」

「……………」

「看到了吗？」

「……………」

「看到了吧。」

我把视线从妹妹脸上移开。

「……看、看到一点点。」

「……………」

接着是无比凝重的沉默。我在难以忍受之下，偷瞄一下妹妹的脸色。

……那是毫无表情到有如冻结的脸庞。只有那双眼睛，像是要责备我般地半眯着。

「哥哥。」

「什、什么事……？」

当我用变得有点破音的声音回答后，纱雾用无比冷酷的声音说着：

「把裤子穿上，然后出去。」

被她这样一说，我终于察觉到自己的裤子脱到一半，而且内裤完全外露。

房间里再度被沉默所支配……我沉默的穿上裤子，并且回到走廊上。

接着，在房门关上之前——

「变态。」

砰砰

「……………」

在紧紧封闭的「不敞开的房间」门口，我无力的跪倒下来。

两天后的午休，我在学校的图书室撰写小说。我使用的不是平常惯用的折叠式笔记本电脑，而是利用智能手机的记事本软件在写。就是有对应云端传输的那种。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把笔记本电脑带到学校实在是件苦差事，而且如果用笔记本电脑来写轻小说，就会被同学从背后问「你在做什么？」并且偷看屏幕，这点我实在不喜欢。

在散发出书籍气味的宁静空间里，我灵巧的操作大拇指来输入文章。毕竟这无法跟使用键盘时相比，但只要好好练习，就算是用手机也能够写小说。

以前曾经流行过的「手机小说」让我学到了个好技能。

——不过。

「……………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我的口中，泄漏出阴郁的叹息。从那之后，妹妹就连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

还不只是这样。礼拜一交出去的原稿，在昨晚也被宣告退稿了。

……可恶……该死的编辑，她有确实阅读完再进行判断吧……

在新人奖提出小说参赛的作家志愿者们，当他们落选时，想必也有着一样的想法。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被退稿了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写出新的作品。

虽然斗志比以往都还要猛烈地燃烧，但总觉得这股热情只是在空转而已。

「——该怎么办才好。」

我看着天花板，无意识地说出这口头禅。

「很没精神呢，怎么了吗？」

跑来找我说说话的，是高砂书店招牌女店员智惠。

不知从什么时候她似乎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

她当然是穿着学校的制服。喜欢看书的她，大致上都是在图书室出没。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朋友，只不过是自己一个人看书比较符合她的习惯而已。

不过她也不是属于文学少女那种气质的就是了。

「也没什么啦。就只是诸事不顺而已。」

「喔～～喔～～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能听你抱怨一下喔～～」

「就是啊——」

我毫不客气地，把最近陷入消沉的原因（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以及山田妖精老师搬到隔壁这些事隐瞒不说）说了一部分给她听。

「哦～～演变成赌上情色漫画老师，然后要跟山田妖精老师一决胜负的情况啦……但是干劲却老是空转，作品也不停被退稿，这样吗？」

「简单来说是这样没错。」

「哈哈，两个男人以另一个男人为赌注来争斗，好像 BL 小说的情节。」

「不要拿我开玩笑。」

「抱歉抱歉。不过啊～～有一点我不太懂耶。」

「嗯？」

「关于这场对决，具体上要怎么样判别胜负呢？」

「那当然是……」

我稍微思考一下后，

「当两人的新作都完成后，就交给情色漫画老师阅读……」

「怎么交给他？」

咦？

「现在能够联络上情色漫画老师的，只有你的责任编辑而已不是吗？而且他似乎连山田老师的邮件都没有回信了。」

「说的……也是。」

「所以啦，就算山田老师写出新作，也没有能让情色漫画老师阅读的方法啊。」

「的确……听你这么一说。」

妖精她没办法透过神乐坂小姐把原稿送过去。

只要纱雾她不自己去跟对方的编辑部或是妖精联络，这场对决根本无法开始。只会变成单方面把稿子送过去而已。

「哎呀，因为当时现场的气氛已经变成要一决胜负了，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去考虑到。」

你们两个还真是笨蛋呢，智惠笑着说。

「不过，对山田老师来说，是要在撰写新作的同时，等待情色漫画老师主动联络——感觉就像这样子吧？」

一般来说是这样。或者说，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那家伙到底会不会有这么普通的想法呢？

「本小姐打算揭露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

理所当然地，妖精这家伙可一点都不普通。

「你啊，突然来说些什么鬼话……」

非常凑巧的，就在我跟智惠聊到「关于对决」的当天放学后。

穿着跟往常一样萝莉塔服装的妖精，双手交叉插在胸前在和泉家的门口等着我。

而她一开口所说出的，就是刚才的台词。对我来说，在吐槽「你在说什么鬼话」之前，其实还想先吐槽她「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她在这里等着？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之前我们不是才因为要一决胜负而分道扬镳了吗？

我的脑袋里，被大量的问号塞满。

「因为你也不知道那家伙的联络方式吧？」

这个情报，应该是从神乐坂小姐那边听来的。

「嗯。」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这么做了！就这么袖手旁观，只能不停寄邮件过去——这种状况本小姐实在是无法忍受！」

这家伙看来的确像是无法忍耐跟等待的类型。

「你为了跟我讲这些，所以就在这里等我吗？」

「没错。毕竟也算是要一决胜负的对手，所以我想还是得让你知道。」

这家伙还真会搞些无法理解的行为。该说是诚实正直，或是其他什么吗？

但是，这次倒是帮了个大忙。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个女人打算要揭露纱雾的真实身分。如果她没有告诉我的话，我也就无从对应。

妖精似乎意有所指地，朝我偷看一眼。

「接下来，就要进行为了揭露他所需的作业。就在本小姐——大作家山田妖精的工作室里头。」

「喔，是这样啊。那还真厉害。」

那么，说什么我也得去妨碍你才行。好啦……为了达到目的……

妖精她又再度朝我偷瞄了两眼。

「哼哼～～看来你似乎有兴趣呢？」

「嗯，我好有兴趣喔。」

「是、是吗？那么有兴趣啊？」

「对啊，我有。像你这样的畅销作家，请务必让我参观一下工作室。也许可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虽然这只是个为了能进入妖精工作室的借口，不过我倒也没有说谎。

「哼、哼嗯～～你还挺用心的嘛！」

妖精很开心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好吧，这次是特别准许喔。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小姐的工作室！」

这女人还真是轻而易举就能搞定了。

「了解。那就感谢你让我参观啰。」

「那就这么决定啦一来！跟本小姐走！」

进入水晶宫殿后，我跟着妖精走上楼梯。

「嗯～～哼呵～～哼哼&#9834;」

在我前方带路的妖精，脚步相当轻盈，而且似乎相当开心。

真可疑。该不会是有什么要陷害我的陷阱在里头吧？

水晶宫殿的二楼，跟我家是有如镜射般的构造。虽然细部有所不同，但和泉家里头「不敞开的房间」位置，就是妖精的工作室所在。

金色门把的木制房门上，挂着写有「Office MOON SIDE」的门牌。

妖精以非常装模作样的动作将门打开，接着看着我。

「呵呵……欢迎你，异邦的访客啊。这里就是本公司的入口。」

「是、是喔。」

我实在没办法跟随她这种调调。

「你刚刚说本公司，所以你已经法人化了吗？」

「这是当然的吧。因为本小姐是动画化作家啊。为了对应相关税金而法人化，只要是动画化作家每个人都会这么做。」

「哦～～是这样啊。总觉得好像很麻烦。」

「虽然很麻烦但也没办法。因为是动画化作家，所以收入超级高。因为本小姐是动画化作家嘛。不过，像你那种程度的年收入，只需要使用暗黑魔导器『弥生会计』（注：日本知名的会计软体）就很足够了罢。」

「不要把青色申告（注：日本的所得税申报方式之一）的好伙伴弥生会计讲得像是什么邪恶的东西好吗！还有也不要计算我的年收入。」

所以说同行业者就是这样……

「另外，这个是我的名片喔。」

「谢谢，那我不客气收下了。」

妖精装腔作势的把名片夹在手指上递给我。

白底的名片上写着深绿色的文字。首先是「Office MOON SIDE」这个公司名称，名称下方则写着职称与笔名——「Greater Novelist　Elf Yamada」……什么？

「这是什么？」

我很认真地询问。妖精则是看起来一头雾水。

「有什么问题吗？」

「Novelist 是小说家这个我知道……作家的名片上还满常这么写的。但这个 Greater 是什么？难道说……难道你这个是……大小小说家的意思？」

「当然是这个意思啊。」

怎、怎么可能……竟然会有人在自己的名片上写「大小说家」这种职称……？

这个冲击性的事实，不禁让我感到颤栗。

妖精摆出把单手摆在胸前的帅气姿势说着：

「本小姐认为，就算是小说家也要有能区分出层级的职称才行。伟大的本小姐跟废物作家只能报出相同的职称，这样很奇怪吧。」

我要不要放弃当这个人的书迷比较好呢。

「我顺便问一下……是要用什么基准才能让职称升级呢？」

「当然是累计销售量啰。突破百万本后就能成为『大小小说家』这种天选之民般的存在，并且获得各个作家独有的特殊能力。超过一千万本后就能『进化』为能够操作核融合魔法的『伟大小说家』( Ark Novelist )。超越一亿本之后就是能成为统领整个业界的『小说王』——登上这个位阶后，在人类之中就已经几乎找不到对手。然后当跨越过五亿本之后，终于……就能够『最终进化』为连我们的天敌『国税局』都能克服的存在，也就是究极完全体的『超小说家』( Super Novelist ) 啦！」

已经完全听不懂她在讲什么，拜托饶了我吧。

我忍受着痛苦并且也只能这么回应。

「……你还真是塞满一堆详细设定在里头呢。」

「呵，因为我是动画化作家嘛。」

讲得还真是威风凛凛。不愧是「大小小说家」……

「你的名片呢？」

「没那种东西啦。」

在我们这样闲聊的同时，也进入了妖精的工作室。

房间的角落摆着业务用的打印机与碎纸机。设计感非常时髦的白色桌子摆设在正中央，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桌子旁边放着一张多功能计算机椅，它就像是魔王的宝座般矗立在那。房间的配色以浅绿为主，同时微微散发出类似梅花的香味。

总觉得，这种充满尊荣风格的工作环境跟这家伙还真相配。

妖精接着指着阳台。

「从阳台眺望出去的风景也很棒喔！虽然是中介业者这样告诉本小姐的！」

「……那么，就请让我看一下吧。」

反正跟我家不会有什么差别吧，毕竟就在隔壁而已。

很遗憾的只能看到道路跟荒川的河堤而已。

虽然这样想，但我至少还懂得要给她点面子不要把真心话讲出来。

我打开窗户走出阳台后。

「……喔。」

走出水晶宫殿的阳台后首先看到的，是纱雾的房间。

……纱雾这家伙，竟然忘记把窗帘关上。

这还真是稀奇——就如同家里蹲这个名称，纱雾应该是随时都把窗户跟窗帘紧紧关上才对啊。

……忘了关，是吗……说起来如果想要「忘记关上」的话，就得先把窗帘打开才行……总觉得这听起来相当不自然。

毕竟不管怎么想，纱雾实在没有把窗帘拉开的理由。

那个房间把窗帘拉开后能看见的，就只有这个——水晶宫殿而已。

怎么思考都无法获得结论后，我就暂时把这个谜团摆到一旁去。

接着重新把意识集中在纱雾的房间。

我看到了戴着耳麦，并且正在用手写板画图的纱雾。

……看起来画得很开心。

看来又是在进行那个实况转播了吧。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活泼愉快的表情。

当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头时，纱雾是像这样在生活的啊。

「……呵呵。」

我很自然地流露出温和的笑容。

妖精问我：「如何？水晶宫殿外的风景？很不错对吧？」

这家伙一定没想到，自己在寻找的情色漫画老师，就在咫尺之间画着图吧……我回了她「的确很棒」这句真心话之后，就离开了阳台。

我重新观察妖精的工作室。虽然相当宽广……可是……

「怎么好像到处都是纸箱啊。」

「本小姐应该说过才刚搬过来不久吧。箱子里面几乎都是人物模型之类的周边商品，还有就是样品书。」

「周边商品？样品书？……有这么多？」

我家里的相关物品，送过来的数量用双手就能拿完啦。

「呵，只要成为动画化作家，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啦。」

妖精得意到把嘴唇翘得老高。

这家伙光是今天就讲了几次「动画化」啊？

「呵呵，说真的，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周边——但是角色商品一直不停不停的卖掉，然后不断的推出新商品，小说也是每次再刷后就会把样品书送过来。唉唉~~真令人困扰，但本小姐又不能把它们丢掉……真是的，这就是动画化作家才会有的烦恼呢~~&#9834;」

她用惊人的气势开始自吹自擂起来。妖精把之前所装备的弓箭举起。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把喜欢的东西拿回去吧。本小姐推荐你这把爱尔兰文之弓。」

「真的假的？那把新刊送我，顺便请你签名！」

这真令人开心，情绪都亢奋起来了。

之前买的签名书我有够在意后续剧情发展的。

「哎呀？难道你也是我的仆人书迷吗？」

「总觉得你所讲的书迷跟我的认知有微妙的差异性，不过，我的确是啦。」

「这种事情你早点说嘛。」

妖精她一脸非常开心的表情。接着好像跟我很熟似地不停拍着我的背。

这心情我很了解。我在签名会上，也是像这样的感觉。

「你稍微等等，本小姐现在马上送你全部著作的签名书。」

妖精开始摇动着屁股，在纸箱堆里东翻西找起来。

装在箱子里的样品书数量真是相当惊人……就在这说个满丢脸的事情吧，我因为嫉妒这种吓死人的销售量，所以我绝对不会在妖精新作的发售日去购买。

省略掉细部说明的话，首发销售量，也就是「新刊发售后第一时间所卖出的本数」对我们作家来说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存在。这就跟某部漫画周刊的问卷是相同等级。

所以，要我在发售之后马上去买对手的书，实在有股抵抗感。

当然会有这种逊爆想法的，我想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吧。

「好啦！请收下吧！」

妖精天真无邪的把书递给我。在书迷面前，平常那股桀惊不驯的态度完全无影无踪，她就像个年龄相符的小孩子一样……这真的让我感到羞愧。

「谢啦。」

……喔喔，也许我现在超级感动。

「憧憬的作家老师，只要有心就能够见到」这点，也许是这个行业的好处也说不定。会因此而感到羡慕的人应该也不少吧。

可是一旦见面之后，发生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因此感到幻灭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实在不推荐去跟自己喜欢的作家见面。

我低头看着拿到的签名。

「你的签名还真是漂亮。」

「呵呵呵，自从决定要动画化后本小姐就开始练习。因为接下来会有一大堆的签名会呢！」

「而且动画播出之后这些书的价值还会再次提升吧，能帮我签些用来卖给朋友的签名书吗？」

「你这么想被本小姐痛扁吗！」

进入喜欢的作家的工作室，拿到签名，甚至还斗嘴打闹——

这真是非常幸福的情景。到了现在我才注意到这点。

……等等给我等等……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吧？

快想起你自己来这边是要干嘛的，你可不是来跟山田老师要签名的啊。

「对、对了……关于刚才那件事。」

「嗯？」

「就是啊，你不是说过打算要找出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之类的话吗？」

「啊啊，那件事啊。」

「具体上来说你打算怎么找呢？其实，我对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也很在意。所以告诉我吧。」

这当然是谎话，但妖精却干脆的相信了。

她把笔电的盖子掀开。

「就用网络来找。」

「网际網路的使用者们，会在网络上留下各式各样的痕迹。像是在讨论区的发文、部落格上的记事，或者是上传后的插画……总之就是各种都有。从这些细微的痕迹里头追寻，有时候就能够锁定到个人情报。」

妖精用笔记本型电脑启动浏览器，画面上显示出情色漫画老师的部落格。

「情色漫画老师有在网路上进行各种活动对吧——我想，大概可以从中锁定出个人情报才是。」

她还真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么恐怖的话来。

「……你在锁定出情色漫画老师之后，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本小姐要直接跟他见面对话。然后，让他阅读我美妙无比的原稿，并且说服他。请他为本小姐的作品绘制插画。光是坐着不动等待对方来联络，本小姐说什么都无法忍受。」

虽然做法很强硬，但这种积极的态度，说不定就是我所欠缺的东西呢。

「部落格已经清查完毕啰。」

「喔。所以，有发现什么吗？」

「嗯——以目前来说，还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情报。大概就是他喜欢的漫画、动画这些吧——还有虽然他把插画上传到部落格，但却从来不上传照片。天气的话题也完全不提及。明明是个阿宅却不去参加活动，也没有任何现实朋友的话题。对了，似乎有一名家人在。但是双亲却……没有一起居住？这是怎么一回事？……大致上就是诸如此类——也许就是个家里蹲，或是几乎不外出的人吧。住址大概就在这附近，跟我们家就在同一区。」

「等等！你这哪叫『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情报』啊！这不是几乎已经快要锁定了吗！」

「因为现在讲的这些混入很多本小姐的想象，而且不管是住址还是本名都还不清楚。」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光是这样也已经够恐怖了。

总觉得不用多久就会真的完全锁定住。

「那……接下来怎么办？」

「调查情色漫画老师的推特看看。」

妖精持续阅览情色漫画老师的推特。我站在她后面，用有如流石兄弟（注三：发祥于日本 2ch 的 AA 图角色）的弟弟般的姿势胆颤心惊地看着。最后，妖精呼地吐口气。

「完全不行，这个人几乎都没在使用推特。」

幸好情色漫画老师只有在自己要转播影片，或是在部落格介绍插画时才会使用推特。

「就、就是说啊。」

我偷偷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唯有妖精绝对得避免纱雾的真实身分被她知道。就算撇开胜负也一样。

因为毫无疑问地，绝对不会有好事。

「好、好啦，已经要放弃了吗？」

「怎么可能。接下来——说的也是，就来看看情色漫画老师转播的影片吧。刚好他正在进行实况转播。」

「……咦？」

不妙。

「怎么了么？」

「没、没事……我觉得啊，今天要不要就别看影片转播了？」

「为什么？」

「那、那是因为……」

心脏急速跳动。我无意识的往窗户的另一头——也就是纱雾的房间看去。

在那边，可以看到纱雾依然天真无邪地在转播影片的身影。

而且，虽然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但她手上还拿着手写板，在床上开心地跳来跳去。完全无法感受到她拥



有智能，简直就像个笨笨的幼稚园小朋友。

那是什么可爱的生物啊，光是这样看着我就想笑了。

如果她知道被我看见这一幕，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虽然是个令人想要发出微笑的情景，但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

「呃……唔唔……」

我很自然的泄漏出呻吟。

情色漫画老师本人，明明就在旁边进行影片转播。

而我现在却在这里，跟妖精一起收看妹妹的影片吗？

不管怎么想都糟透了，糟糕透顶了——也许是因为我产生动摇，判断力也迟钝了吧。在我身边的妖精，就这样询问我——

「你从刚才开始就在看哪边啊？」

「啊！」

我大吃一惊！全身也因此激烈颤抖。

「没、没有啊？」

面对我硬拗的说词，妖精很理所当然地无视，接着她顺着我的视线方向看去。

「隔壁——不就你家？啊，喔喔——那个女孩子。」

妖精看到纱雾的样子了。

一秒、两秒、三秒……我应该要说什么才行，但脑袋里却浮现不出任何词句。

在这段时间，妖精也正对我妹妹那像笨蛋一样兴高采烈的身影……用若有所思的眼神紧紧盯着看。我的额头流下冷汗，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已经显示出情色漫画老师在实况转播的绘图画面。再这样下去，只要灵光一闪，妹妹的真实身分搞不好就会曝光了。

就像过去我发现妹妹真实身分的时候一样。

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

「噗。」

咦？我转头看着声音来源。

在陷入僵硬的我面前，妖精好像觉得很有趣似的开口大笑。

「噗噗……哈哈，那是什么。你妹妹，真的太好笑了……呵呵呵。」

「……………」

奇怪？怎么跟预期的发展不同。我偷偷瞄向笔记本电脑。

画面上，情色漫画老师正发出「呜咻！」或是「嘎啊！」之类的怪声，并同时画着色色的插画。虽然画面没有拍到本人的样子，但笔型的光标就像是反映出她的感情似的，正在画面上自由自在地来回跳动。

另一方面，讲到现实中的纱雾，她正用充满活力的动作挥舞手写板，那头美丽的银发也被甩得相当凌乱。

虽然这不像在形容画图时的情况，但我也没有其他形容词可以比喻了。

妖精没注意到画面上的情况，只用颤抖的手指着纱雾说：

「你妹妹有在画图吗？」

「有啊。」

我这么回答。但我明明想要隐藏妹妹是插画师。

为什么会这么回答，我自己也不清楚。

「她总是那副德行吗？」

「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她喜欢画画吗？」

「似乎是。」

「她好兴奋喔。」

「是啊。」

「看起来真开心。」

「是啊。」

真的是。为什么她会感到那么开心呢？我实在没办法理解。

不过这真是幸福的情景。只有这点，是我确实能够明白的事情。

妖精依然从喉咙中发出呵呵的笑声。

但表情跟至今所看过的种类都不同，是非常温和的笑容。

「像那样子真好。」

「对吧。」

「总觉得能够理解呢。」

「是这样吗？」

连我都完全无法理解了，你却能够理解吗？

「本小姐很清楚。」

带着充满自信的语气，她这么说了。

「就是要那么开心才行呢。」

这真是模棱两可的对话。她很清楚，我却完全无法理解。

在我把疑问说出口之前，妖精带着确信的语气如此断言。

「她一定能画出很棒的画来。」

「……………」

「而且是如果没有情色漫画老师，会让本小姐想跟她一起工作的水准。」

「是吗？」

虽然她就是本人。而且妖精明明没看过纱雾画的图，却能够这么说。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要把一切都告诉她。

但我用力摇摇头，打断这个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对她这么说：

「呃，山田老师？」

「啥？你这是什么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叫法——叫本小姐妖精就好啦。」

「那就，妖精。」

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是，什么事？」

「谢啦。」

「……谢本小姐什么啊？」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很高兴。」

「欸，我说你这人啊，真的是个小说家吗？怎么说话这么辞不达意。」

「写小说跟说话是不同的啊。」

这是蕴含我深切实际体验的一句话。

妖精似乎也感同身受，于是带着自嘲语气自言自语地说着：「……也许真的是这样。」

「你这个人，也许是个比我想象中还要温柔的人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反过来说，到刚才为止你都觉得本小姐是怎么样的人啊？」

垃圾。

但这我是不会说出口的。取而代之，我提出不同的话题。

「关于情色漫画老师这件事。就请她阅读我们两人的新作来决定胜负，你觉得如何？」

「咦？」

「我会尽可能想办法，拜托她阅读你的原稿。所以，已经不需要再继续锁定情色漫画老师的个人情报了。」

「真的吗？可以吗？」

「交给我吧，我跟你保证。」

我如此断言。

妖精站起身，移动到我面前。

她挺起身体把脸靠过来……靠近到像是要近距离窥探我的脸庞后。

「你这样子没有胜算喔！情色漫画老师他会被我抢走耶？」

「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呢？而且我不会让情色漫画老师被你抢走的。」

我看着对方的眼睛，以低沉的声音宣誓。

「我应该说过，这是要一决胜负吧。」

「……………是吗？」

妖精从我的视线中把眼睛移开，低下头。

我们之间，暂时度过一段沉默的时间。

接着到底经过多久呢……

「……那个……」

终于，妖精小声地开口：

「……你为什么会变成我的书迷呢？」

「怎么突然问我这个，不讲不行吗？」

「不行，告诉我。」

她抬起头，挺起身子，在无比接近的距离用如同要挑战的眼神盯着我。

「……………」

如果是在喜爱作家的签名会上被这么问，一定会感到困扰吧。

该怎么回答才好呢。在这气氛下也没办法随便敷衍……唔唔。

经过令人感到烦躁的漫长思考后，我开口回答：

「……就在第一次读了你作品的时候。」

「嗯、嗯？」

「虽然那是一段完全不哀伤，非常引人发笑的剧情，但我却看到流泪。」

不管漫画、小说，或者动画也好，真正有趣的恋爱喜剧，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作品也说不定。

「于是，我就成为你的书迷了。」

「这、这样啊。」

妖精红着脸，低下头来。

我们之间，又度过一段无言的时间。

……这是什么情况，简直就像是告白的场景嘛。总觉得，真令人感到害躁。

即使如此，既然是已经说出口的话，就还是慢慢说到最后吧。

「那个时期，我遭遇到非常……难过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每天只能消沉度日。当我觉得人生已经不会再更坎坷的时候，结果之后又再次发生悲惨的事，让我被彻底打垮……但是，读了你那跟白痴没两样的故事，大笑又大哭一场之后，就变得比较轻松了。」

「是吗……喂，你根本不是在称赞本小姐吧！」

「我当然是在称赞你啊。明明每次剧情都没什么太大进展，可是竟然还能够写出那么有趣的文章。」

「你完全没有在称赞！你绝对是把本小姐当成笨蛋看待对吧！」

「我真的没有啦。」

面对这挥着小拳打来的小女孩，我只伸出单手就挡下她。

「为什么这样讲会不能理解呢？虽然也许你不会相信。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小说可以拯救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对你说可能也很奇怪，但真的很感谢你。」

「感、感谢你的赞美。还有不用客气啦。」

妖精像是要隐藏自己的害羞，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并且转向另一边。

「但是，就算是本小姐，现在也还没办法让所有读者都感动喔。」

那是当然的。不过会加上「现在也还没办法」这句话，也很有这家伙的风格。

「不过，因为本小姐是天才嘛～～每当新作发售时，想必就会有十万人左右读到感动落泪吧。」

停个一拍，从高傲的她口中所说出的话，显得十分真挚。

「就算是你的作品，也应该至少有过一次，或者是拯救过一个人吧？」

我睁大眼睛，接下来笑着这么回答：

「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这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位第一次寄给我感想，连长相都不知道的人。

妹妹的笑声，透过笔记本电脑的喇叭，高亢地回响着。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第四章

在那之后经过大约半个月，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了。烦恼不断被退稿的我，最近不时就会跑去妖精这个大敌的工作室。理由有三个。首先第一个理由是畅销作家的工作情况，也许能够当成撰写新作时的参考。再来还有探查敌情这个理由。然后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位住在隔壁的畅销作家大人，我真的非常非常地在意她。当然这完全不是喜欢或讨厌之类的问题。真的不是这种问题……山田妖精的工作情况，已经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了。「你、这、家、伙、啊~~~~」在妖精的工作室里，我的怒吼今天也响彻室内。「你也差不多该工作了吧!」「噢——本小姐没干劲啦——」妖精躺在刚买来的沙发上滚动，并且发出有气无力的声音。今天放学之后，我也来到妖精她家——水晶宫殿采访。结果呢，就看到她这副德行。这位畅销作家大人，完全没在工作。我连一次都没有看她打开过 Word 软体。实在是太懒散了。她该不会忘记这里就有个书迷在旁边吧。我可是超期待这家伙下一本新刊的耶。让我无比憧憬，有如天上人的作家老师，竟然在我眼前展现出这种惨状，说什么我也不能放着不管啊。「没干劲没干劲，你每天都只会说这些而已。我来这边除了看你讲大话、玩游戏跟懒散地躺着以外没看过别的。这样子你的原稿真的能赶在截稿日之前完成吗?」「谁知道呢?」「最好是你跟我说谁知道!已经决定要动画化的系列作新刊，还有要跟我一决胜负用的新作品，你都得要进行才可以吧?这两边都是月底就要截稿对吧?时间上差不多也都很危险了不是吗?」「虽然责任编辑这么说，但本小姐从来没说过月底之前就会写完~~本小姐也不记得有许可过那种进度安排~~再说啊，本小姐根本连一个字都没写~~照这样下去会不会来不及写完啊~~」玩着掌上型主机发出哔哔按键声的同时，她就像在叙说别人的事情似的说着。接着她不正经的笑着说:「嘿嘿嘿，不过没问题没问题~~&#9834;说给作家听的截稿日不过就是个大概的日期而已。还可以再拖再延啦。而且……而且喔，说起来像本小姐这样的天才，为什么会需要截稿日这种毫无风情可言的束缚呢?——不!绝对不需要!正因为本小姐的心灵无拘无束，所以才能够挥舞创造的羽翼展翅高飞啊……」「你是白痴吗?」「……太、太奇怪了。之前我竟然还觉得她是个很帅气的人……她果然只是个垃圾啊。那份感动，难道只是我一时鬼迷心窍吗?为什么月底就有两部作品要截稿了，这家伙还能心平气和的傻笑着玩游戏呢?实在令人无法相信。不要再一直玩魔物猎人啦。」「喂喂，山田老师啊……你不是要打算创造出究极的轻小说吗?」「本小姐会创造出来的，绝对。为此，现在必须充填魔力才行。这是为了创出杰作，而在养精蓄锐。请你不要再多管闲事。」每次都是这副德行，只有借口会这样无限涌现出来。这家伙的责任编辑，想必也是十分辛苦吧。「不要管那些了，征宗，来跟本小姐协力共斗吧。还有一台掌上主机可以用。」「我才不玩。」「那就帮忙泡个茶来吧，你还真不机灵。」「你这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啊!」就算我这样怒吼，趴着的妖精，眼睛也完全没有从游戏画面上移开。「吵死人了。你这样子也算是我的仆人书迷吗?」「我的确是你的书迷，但可不是你的仆人。」「就算是这样，照顾一个独居美少女的生活起居，也是动漫里约定成俗的标准了吧。你连这点程度的出息都没有吗?」「这种事情去拜托《TIGERxDRAGON!》的龙儿。现实之中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好人。更何况——」我环视妖精的工作室。堆积如山的纸箱已经移到别的场所，空间变得相当清爽。不管地板、家具或是稍微增加的工作用器材，都被擦得亮晶晶的，就算是书中的龙儿来到这里，也没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你也不是能当逢坂大河的料吧。平常明明就那么懒散，为什么房间却整理得这么干净啊?难道打扫是你的兴趣吗?」「算是吧。而且如果房间很脏乱的话，有人来时不就会很丢脸吗?」「嗯嗯。」这是为了我才打扫并且等我过来，是这么一回事……吗?从第一次进入这里的那天开始，感觉就很奇妙的受到欢迎。不知不觉间，她对我的称呼也变得好像很熟悉一样。是因为我每次都好好听完她那又臭又长的炫耀文吗?完全搞不懂。「话说回来……」重新仔细观察，这里看起就像才刚打扫完一样。我上的高中就在这附近，而今天是放学后就直接马上回家……

妖精从自己上的国中回家以后，到我过来为止，有打扫的时间吗?因为很在意，所以我就直接试着询问本人。「说起来，你是念哪所国中的?说不定是跟我妹妹同一间学校?」「本小姐才没去上学。」「什么?」「当然不可能去上学吧，本小姐怎么可能去学校那种地方。」妖精没把脸转向我，而是在沙发上从趴着转为躺着这么说。没想到这家伙也是不去学校型的女孩子。不，等等，这也就是说。「……小学毕业?」「小……不要说本小姐小学毕业!」也许是被言语形成的利刃戳中，妖精停止玩游戏，瞬间跳起身来。从轻飘飘的迷你裙中，露出白皙的美腿。每天更换的萝莉塔服装，今天显得相当清凉。「你、你你你、你这个人!……什么不好说偏偏要说这个，竟敢这样对本小姐胡说八道!谁、谁谁谁、谁是小学毕业啊!」「你啊，就是你。因为你也没去上国中吧?这样子总有一天你会变成只有小学毕业学历的人喔。」「……唔唔。」「哎呀哎呀，山田老师啊，只有小学毕业很糟糕耶!我虽然不清楚其他职业是如何，但作家只有小学毕业真的很糟糕喔!」「是、是吗?」「正是如此!作家就像是FF5的『平民』这种职业啊。这可是能使用所有职业技能的最强低贱职业耶!」「喂，最后一句是多余的吧!」虽然妖精出言抗议，但我不理会她继续说:「只有小学毕业真的是太浪费了!能够成为国中生的时间，在人生中可只有现在而已耶!快去吧!去学校!不管哪所国中都可以!」「你一直讲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吵死了!根本没有去上学的必要!本小姐可是最佳畅销作家耶!」「!这、这么说来……」我惊愕的瞪大眼睛。「我、我我我、我一直以来，都惨败在小学毕业生手上吗……?」「怎么会有这种事……这种事情……冲击远比想象中来得大，这实在不是可以一个人承受的事实。我必须把这件事也分享给各位早稻田或东大毕业的高学历作家们知道才行……」「喂，这位高~~中~~生同学，大学要找间知名点的去念喔。」或是「没什么社会经验的作家，水平实在是不怎么样呢~~」像这样啰里啰唆的前辈们，请务必告诉我，被这小学毕业生用无双般的实力压过去的心情如何?我真的很想对他们这样说。很不甘心吧。「你那什么邪恶的表情啊?」妖精突然插嘴说着:「再说啊——说本小姐是小学毕业的话，你妹妹也一样是小学毕业而已吧。」「……我有跟你提过妹妹的事情吗?」「不用说本小姐也知道她跟我是同类。那女孩，就连平常白天也都待在房间里啊。」「是、是这样啊……」纱雾这笨蛋!就说窗帘要好好关上了吧!她这人，明明是个家里蹲却还把阳台的窗帘打开，到底是怎么回事?靠道路这边的窗帘跟窗户却打死也不开……可是……唔唔。纱雾的家里蹲身分，虽然被妖精给发现了。不过，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纱雾跟情色漫画老师就是同一人的样子。「想多管闲事的话，不要对本小姐，去管管你妹妹如何?」「她这样子就很好了，长得可爱又很努力。你就不行了，既不可爱又没有好好努力。」「噢?本小姐才比较可爱吧。」「怎么可能。」就连放一起比较都觉得很蠢。「唔……!而、而且那女孩，只是拼命的画图而已不是吗!不管怎么想，在职业级世界里以无双级实力横扫一切的本小姐才比较努力吧!」这倒也不是如此……不过我是不会说出实情的。「总而言之。」我回到主题上，「你快给我工作吧。」「所以说~~本小姐不是说过没有干劲了吗?你都不听别人说话吗?」「这跟干劲无关吧。工作本来就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噢?」妖精发出无比震惊的声音。并用像是目击幽灵出没的表情颤抖着。「你、你这人……你这个人……难、难道说……这是骗人的吧……?你、你你、你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工作吗?」「当、当然的吧。我经常被退稿，如果不每天多写一些的话是不——」「没有干劲的话就不要撰写原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啪!妖精使出全力赏了我一记巴掌。「???」我当然是完全搞不懂为何会被甩巴掌。我按着疼痛的脸颊，陷入疑惑之中。「愚蠢……你这个家伙……要愚蠢到什么地步才甘心!本小姐完全懂了……谜团已经解开了……!就是因为那种做法，所以你写的小说才会那么无聊!」「你、你说什么……?」「没干劲时所写出来的文章怎么可能会让人觉得有趣啊!为什么连这点道理都搞不懂!你是白痴吗?」

山田老师彻底进入激怒状态。看来她似乎对我所说的话感到非常不爽。

「即、即使稍微缺乏点干劲也要写出有趣的文章，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

「就说不是这样了，你这个白痴！比起在『没有干劲时写出有趣的文章』，在干劲 MAX 燃烧时所写的文章，才是绝对会让人感到有趣的吧！」

「这、这的确……的确可能是这样没错。」

「既然如此！那除了干劲 MAX 燃烧的时候以外，死都不要去撰写原稿！不然，就没办法完成超越自己实力以上的作品！写起来也一点都不快乐！而且，而且啊……总觉得会有种自己在偷工减料的心情！」

「……………」

这家伙所讲的道理……我也不是不懂。虽然不是不懂……

「所以说……你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工作的吗？」

真亏你还能撑到现在——虽然我是抱持这个意思询问她，但她的回答却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本小姐从来没有工作过啊。」

「啥？不对吧，你可是畅销作家大人耶？」

「本小姐当然是啊。但是，这只是兴趣而已。」

「什……么？」

妖精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往桌子方向走去。

笔记型电脑——她用手指抚摸着自己的工作器具，接着说：

「本小姐只是把职业作家当成兴趣而已。」

「……………」

这一时间让我说不出话来。累计销售数量远超出我十倍数字的大小小说家大人……刚才，说了什么？……听起来，像是说只是兴趣？

「再讲得更简单易懂点，这就只是个消遣罢了。虽然透过文辞的修饰也可以说这是工作，但对本小姐来说却从来没有改变，写小说就只是消遣。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刺激有趣，是这人生里最让人为之沉迷的游戏。」

不知为何，我的脑中浮现出一边舞动一边画图的纱雾身影。

「既然你跟本小姐玩着相同的游戏，那就不允许你随便放水敷衍。可别做出什么无聊的举动来喔。」

这家伙……这个……该怎么形容……总觉得，让人莫名其妙地火大。

这是种很沉静，但却让人气愤难耐的的感觉。

至今我都是赌上最重要的伙伴来跟她一决胜负，光是这样就能充分燃起我的斗志了。

但是……没想到能让我获得更加燃烧的理由。

太厉害了。不愧是畅销作家大人的工作室。不愧是用动画化收入买下的房子。

有来这里采访真是太棒了，让我有许多珍贵的体验收获。要笑说我这是丑陋的嫉妒就笑吧。

「好样的，你这只混账死妖精。我一定要赢给你看。」

我朝宿敌宣言。

「我可是把写作当成工作看待，怎么可以输给把写作当成消遣的家伙。」

「把写作当成消遣的本小姐，怎么可能会输给把写作当成工作的家伙？」

只有这家伙，我绝对不想输给她。

绝对要获胜！

就这样，我和妖精这次终于完全成为敌对状态。

应该是这样才对——……就在隔天晚上。

哔哔哔哔哔！

「您好，我是和泉。」

『是本小姐啦！你今天怎么没有过来？』

她马上就很亲昵地打电话给我这个应该已经彻底敌对的手。

正在房间苦恼于工作无法顺利进展的我，用尽全力皱起眉头。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勉强回答她。

「没有啦，我忙着（为了把你解决掉的）工作……而且还得去上学。」

「嗯嗯，是这样啊。所以，你明天当然会过来对吧？」

「什么叫当然啊？当然是不会去啦，不管是明天还是后天。」

『咦……为、为什么？』

电话里传来妖精困惑不已的声音……这家伙……居然还问为什么……

「……你不懂吗？」

『就、就是不懂啊。告诉本小姐……难、难道说……是因为本小姐做了什么吗？』

……看来这家伙不是来酸我的，而是真的不知道啊。她竟然会发出如此不安的声音。

「不……就是啊，我们应该是敌人吧。」

所以当然不可能去敌人家啊——正当我打算这么说时，

『嗯？不是吧。』

「啊？」

『咦？』？？？就像这样，我们隔着电话冒出无数的问号。

『你当然不是本小姐的敌人啊。』

「不不，不对吧，我们是敌人吧。原本就是赌上情色漫画老师要一决胜负的敌对关系了——之后虽然是有变得比较熟没错，但昨天又因为彼此对于工作的态度不同而引发争论，于是就再次分道扬镳了不是吗？」

我说到这种地步，妖精似乎才终于想到今天我没去她家的理由。

『啊啊，喔，是因为那样啊。这种事情你不用太在意也没关系嘛。反正都是本小姐会赢。』

「？会……！」

竟……敢给我讲得那么简单~~~~~！

啊啊是这样啊。终于知道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答非所问的理由了。这家伙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因为我是赢了也理所当然的对手，所以也不认为我们之间是在一决胜负。

所以才会向敌对关系的我，那么自然地讲出「你今天怎么没有过来？」这种台词。

「就是你的这种地方真的会让人很火大。我绝对要让你输到哭出来。」

『你就好好加油吧，本小姐会支持你的。好啦，言归正传——所以你明天会过来对吧？』

「我说啊。为什么山田老师你啊，要这么执着于把我叫去家里呢？」

『？你、你、你你、你在说什么蠢话！你是白痴吗！本小姐才没有那么想把你这种人叫来家里玩！』

「好啦好啦，这种像是傲娇角色般的范本演技就不用展现给我看了。」

『！……就是你的这种地方真的让人很火大。总有一天本小姐会让你哭着求饶，你就好好期待吧。』

「加油吧，我会支持你的。还有啊……因为不停被退稿而陷入写作地狱，现在正忙得跟狗没两样的我，到底有什么理由非得特地跑到敌人家里去呢？」

「……………」

一股沮丧的气息透过电话传过来。

……我是不是说的太过火了。虽说是敌人……但真不该对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孩这样说。

正当我打算开口道歉时，妖精已经开始回答我。

『……你之前，有说过想要看看本小姐工作时的情况对吧？说是想要当作参考——总之就是这类的话。』

「……嗯。」

在我跟妖精分道扬镳前，有说过这种话吗？

不过很不巧的，这家伙完全不肯工作，所以也就没有任何能够参考的地方……

妖精这么说了。

『本小姐……明天就会开始工作。方便的话，就来看一下吧。』

隔天的放学后，我带着奇特的表情，站在水晶宫殿的门口。

那个妖精在这半个月来，连一次都没有在我面前提笔工作过的畅销作家大人，今天，终于要开始工作了。这让我想不紧张都难，光是像这样站在门口，就让我冷汗直流。

「……咕嘟。」

不过，也对，毕竟是小说家，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

真是奇怪……说不定我已经稍微被那家伙给影响了。

叮咚。当我按下电铃，马上就听到她的声音。

她用非常严肃的声音——

『汝等，示出证明。』

「沉默吧，愿圣光降临。」

『进入吧……圣域已经开启。』

切掉对讲机后，门口的大门就稍微打开。当然这不是因为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而开启的，而是在屋内的妖精按下开关而已。

……如果不进行这种闹剧，就没办法进去屋内这点实在很令人困扰。不过如果可以靠这点手续，就把我家那「不敞开的房间」打开的话，不管几次我都肯做。

我感到脸上一阵躁热地走到大门前，就像是为了把刚才那段好像很神圣的交谈消灭一样，我用尽全力打开大门。

接着，穿着白色围裙的妖精出现了。

「你来啦！本小姐等你好久了！」

「……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

我张大眼睛瞪着她询问。

「今天……不是要让我看看……你工作时的样子吗？」

我是这么想着才跑来，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山田妖精大师穿着充满华丽荷叶边围裙的样子。我会如此震惊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一时间还以为自己走错，跑进女仆咖啡厅了。

妖精则拍拍围裙说着：

「就如你所见，本小姐正努力的工作中！」

「你的工作，应该是小说家没错吧？」

应该不是女仆才对啊？

「什么？为何要问这种明知故问的问题……？」

「就是这一瞬间让我什么都搞不懂了，所以我才要问啊。小说家的工作，为什么会需要穿上围裙呢？」

「穿上围裙后能做的事情，除了料理以外就没别的了吧？来，跟本小姐走。」？？？她、她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在疑问完全没有获得解答的情况下，被妖精带往客厅。

「你随便找地方坐吧。」就在她向我说着跟平常没两样的台词时，电铃传来叮咚的响声。妖精拿起在客厅入口的电铃通话器。

「汝等，示出证明……………进入吧……圣域已经开启。」

喀嚓。结束通话的妖精看着我：

「是黑猫宅急便。」

「你这家伙！连快递业者你都要他们搞这一套啊！」

「这是当然的吧，不然干嘛要弄这种暗号。把所有按电铃的人都当成是来拿原稿的敌人看待实在不太好，这不就是你对本小姐说的吗？」

「虽然的确是我说的没错……」

每当送东西过来就得要陪她搞这种闹剧的快递业者，真的让我觉得很可怜。

「本小姐去一下玄关。不好意思，你也一起过来。大概是那个送来了。」

「是是是。虽然不知道到底是要干嘛，但我就奉陪到底吧。」

要说这穿着围裙的妖精在玄关所收到的货物是什么。

「……是食材啊。」

「没错，本小姐都是用网络超市买东西。」

简单说就是利用网络订购，不管是食材或是其他东西都能直接送到家里的服务。

虽然也许真的很方便，但因为价格偏高，所以我从来没有用过。

「来吧，你拿那边。」

「好好好。」

我们两人一起把食材搬到厨房，放进冰箱里头。总觉得，已经完全变成是要煮饭作菜的气氛了。我明明是

要来看她工作情况的啊。

「……你好像想要煮什么，要我帮忙吗？」

「不，今天要进行的不是那种情节，所以本小姐要一个人做。你就在客厅等吧。」

我依然无法理解这家伙的意图。而且什么叫做要的不是那种情节啊？

「从材料来看，好像得要花上不少时间……我可以先回家一趟吗？想要先工作一下。」

「不行。想要工作的话就在这边写，可以吧？」

看来不管怎么挣扎她都不打算让我逃跑。

……这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虽然搞不懂妖精的想法，但既然可以在这里工作的话，那就没有逃出去的必要了。

我移动到妖精的工作室，把 USB 随身碟插入后开始打印原稿。因为之前也跟她借用过好几次，所以我知道打印机的使用方法了。

妖精用的是很高级的业务用激光打印机，性能可说超级好。我的房间没有这种机器，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在学校的职员室或是网咖列印，所以我总是很羡慕她。

当我眺望着用安静的声音，轻快地吐出纸张的打印机时。

「奇怪？」

它突然停止运作，看来似乎是影印纸用完了。

「喂~~打印机的纸是放在哪边？」

我走出房间，对着楼下呼喊。接着，穿着围裙的妖精快步跑了上来。

「影印纸用完了？骗人的吧？从上次补充之后，本小姐就完全没有打印过耶？而且又完全没在工作。」

「……………」

我若无其事的，把视线从妖精身上移开。

「你这人！是拿别人家的打印机来大量打印了吧！」

理所当然地，我的罪行马上就曝光了。我对妖精鞠躬请求原谅。

「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因为总觉得很浪费钱所以我自己就没有买打印机……可是有个马上就能借用的地方，果然很方便呢。」

「所以你会每次跑来我家，就说要跟本小姐借用打印机啊——你自己去买一台啦！哇！房间里库存的 A4 影印纸真的全部用光了！你真的只有用来打印原稿吗？骗人的吧？这半个月来你到底写了多少啊？」

问我到底写了多少啊……嗯，我算算。

「一个礼拜内，我写了两部三百页左右的作品送过去……所以半个月的话，大概是一千两百页左右吧。」

「一千……！」

妖精的表情就跟看到老鼠的猫型机器人没两样。

「一千两百？你刚刚说一千两百页吗？」

「是、是啊，我是这么说的。」

另外，因为一张纸我用正反面印刷了两页，所以消耗掉的 A4 用纸是这个的一半。也就是大约印刷了六百张左右……就是这个量。

「……不要那么生气嘛，墨水钱跟纸钱我会付给你的。」

「本小姐不是生气那个！不是那个问题……你一个礼拜写了两部三百页的作品？也就是文库本两本的份量对吧——如果这是真的话，就是那个吧？一个月就……呃，可以写出几本来着？」

「八本。」

「对！就是八本对吧？两千……又几百页嘛！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虽然只是假设……如果所写的作品全部发售的话……」

「一年内不就可以发售八十八本书了吗！」

「不是九十六本才对吗？」

你的加减乘除很奇怪喔。这个畅销作家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

妖精沉默不语。

她的脸颊立刻变得通红，但是却又用像是「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表情。

「对啦！就是九十六本啦！本小姐只是稍微算错了而已！」

「……………八乘以十二，是把八连加十二次喔。」

「不要把本小姐当成笨蛋！本、本本本、小姐知道怎么算乘法啦！不过就这点程度而已！」

妖精愤气的表情，有如水煮章鱼般火红。

在别人面前彻底算错了小学等级的问题，这的确是非常惨烈的奇耻大辱。

先不论去不去学校这个问题……如果不好好用功学习，就算是畅销作家也不会被允许发生这种情况，妖精已经用自己的例子证明了这件事。

「总而言之，本小姐惊讶的，是你竟然是个一年可以生产出九十六本文库本份量的超快笔作家这一点！」

「话先说在前头，实际上，我也不可能一直维持这种速度在写作。如果礼拜六日休息的话速度就会减半，太过勉强的话也曾经因此而大病一场。」

不管怎么说，一年九十六本这种事情，终究只是假设而已。

现实上的我，去年一年出七本书就是最高纪录了（可说是强迫插画家用超级严苛的日程来作画）。而前年，因为陷入退稿的无间地狱，被其他作家抢去了出版缺额，所以一本书也都没有推出。

「即使如此也已经是非常超乎规格外的作弊技能了。不过是个累计销售数量百万本以下的废物作家，却拥有 A 级技能……像你这种家伙，本小姐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一瞬间让我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鬼，说起来这家伙之前也曾经沉浸在「当累计销售量超过百万之后，就能进化为『大小说家』并且获得技能」这种妄想之中。

……唔唔……这好像是第一次被竞争对手承认为一名作家，虽然这种感觉还满不错的，但却没办法很老实的感到开心。

「这么说来，身为『大小说家』大人的你，难道没有吗？像是这类的技能？」

当我一时兴起陪她开始妄想时，妖精露出开心的笑容。

「本小姐的独有技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喔。只不过因为运用上相当困难，所以是高手型能力，但使出时的爆发力，可是凌驾于你的『超快笔』（Speed Star）之上呢。」

「是、是这样啊。」

但妖精的妄想能力实在太过强大，所以我对于陪她妄想这件事，稍微感到有点后悔。

「总有一天会让你见识见识的，就在你输给本小姐的那一刻。」

之后回想起来，我在这个时候就该注意到才对。

妖精那恐怖能力的真实面貌……提示在此时其实已经全部聚齐了。

——如果我是超能力战斗故事主角的话，现在大概就是插入这种心境独白的场景吧。真是的，像个白痴一样。

好啦，总之就在这番对话过后。我们回到一楼。

妖精开始在厨房烹调料理，我则在客厅拿起原稿（因为 A4 影印纸都用完了，最后就只能用不同尺寸的影印纸来打印原稿）进行校稿的作业。

不知道经过多久的时间……妖精端着盘子，来到坐在客厅坐垫上的我身边。

「你能帮我试试这个汤的味道吗？」

「嗯？喔，好啊。」

我把红笔跟原稿放到矮桌上，开始试喝这道汤。

虽说是试吃，但这盘子却挺深的，而且里头的料也很漂亮地摆得满满。

有洋葱、碗豆……在盘子中心，有如第一女主角般宣扬自己存在感的，是充满弹性而不停颤动的半熟蛋。

看来香味四溢并带有烧烤色泽的高丽菜，就有如少女身上的轻薄外衣。

飘扬的香气，是法式清汤与培根、奶油的三重奏。

我吞了吞口水。

在外观跟香气的两面夹攻下，我的食欲被彻底刺激出来。

「……………」

我直接用手端起盘子，啖……地啖饮了一口汤。

啖啖……我无言地再喝一口。啖啖……接着又喝一口。

接着好像被什么催促似地，我拿起汤匙开始将少女的外衣一件件剥下。把高丽菜放入嘴里咀嚼后，甘甜滋味瞬间在口中扩散开来。

「……………」

我无法以言语形容，取而代之的是继续锁定下一个猎物。我将汤匙的尖端刺入半熟蛋里，从中流出的浓稠蛋黄，缠绕在高丽菜上头，我连同其他的配料一起送入口中。

浓稠……咀嚼……扩散、啖饮……

……唔喔……这、这味道是……

「味道如何？」

「真是太美味了。」

我说出口的是非常单纯直接的赞赏。

跟一年前才开始自己煮饭的我比起来，妖精的料理技术，根本就是不同的境界。

「对吧。这一道本小姐将它取名为『春妖精的全裸汤』！这还只是开场热身而已，其他的料理也敬请期待吧。」

「好！」

老实说，在她喂我喝了「什么鬼全裸汤」这道超美味，名字又很猥褻的汤品之后，「不是说要给我看她工作的情形吗？为什么变成在这吃她亲手煮的料理呢？」这个疑问，也早就渐渐变得无关紧要了。

虽然渐渐变得无关紧要，但从我口中却冒出了别的疑问。

「不管打扫也好料理也好……你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形象比起来落差真是太大了……尤其是女子力（注：日本泛称女孩子在打扮、谈吐、家事等能够展现自己身为女孩子一面的实力）会不会太高了啊？」

料理跟打扫都很拿手，也会弹奏乐器，虽说兴趣宅宅的但很活泼开朗，是个各方面看起来都很高人一等的女孩子。

虽然相对地，在人格面上有点问题。这样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轻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

对于我的疑问，妖精很直接地这么回答。

「因为本小姐是职业级的恋爱喜剧作家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什、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也没有什么意思啦。不会料理煮饭的恋爱喜剧作家，根本就不存在嘛。也没有任何一个恋爱喜剧作家，会不懂得怎么打扫家里。因为不管是擅长打扫的女孩子，或者是擅长煮饭做菜的女孩子，都得要在自己的小说里登场。为了能让读者们喜欢上女主角们，为了要把女孩子们描写得更加可爱，所以总是日复一日不停地思索这些方法与问题。这样一来，女子力想要不高也很难吧？」

「……是这样的吗？」

这么说来，不管那位前辈还是另外某位前辈，先不管人格怎么样，好像都很擅长料理。

「就是这样子喔。虽然写推理小说的作家不能真的去杀人，但为了写恋爱喜剧去学料理可不会因此犯罪，所以当然就会去学了。杀人时的心情虽然只能依靠想象来创作，但是帮在意的对象亲手制作料理给他吃时的心情，可是能够合法体验到的。不管是作出美味料理时的感动，技术进步时的惊喜，就连失败时的悔恨，只要是能够进行体验的事物，就该体验过后再写吧。因为本小姐是个职业级的作家嘛。」

虽然我觉得「恋爱喜剧作家们的女子力全都很高」这个说法，毕竟还是太过牵强。

……不过，这家伙。

虽然没有去上学，但还是有好好的在认真学习嘛。

「……你不是把小说当成消遣在写的吗？」

「不管什么娱乐消遣，不认真全力去玩的话都很无聊吧——在为了让人吃得津津有味这个理所当然的大前提之下，不愉快的制作料理怎么行呢。」

在我对面坐下的妖精，把两手手肘撑在桌上，用双手手掌托住下巴。

妖精笑容满面，用有如小说女主角般的微笑问我。

「如何，好吃吗？」

心脏剧烈的鼓动。我拼死不显露在表情上回答她。

「超级好吃，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

「是吗？本小姐也超级开心的喔。托你的福……也许本小姐变得比以前更喜欢料理了——谢谢你，真是一



趟好采访。」

「——」

的确，被可爱的女孩子像这样一讲，搞不好真的会喜欢上对方。因为就算加上了「采访」这种毫无风情可言的词汇，我还是相当动摇。

「……采访吗？你所说的『工作』，就是指这个？」

「嗯嗯，是啊。有稍微能让你作为参考了吗？」

「很有帮助喔。」

虽然不是直接获得什么建议……但感觉却像是掌握到了些线索。

「把工作当成消遣」的妖精所写的小说，虽然不甘心但真的很有趣。

有趣到令人感到害怕，同时销售量也好到乱七八糟。

能够像她这样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跟刚出道时同样是「把工作当成消遣」的我，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我终于了解三年前刚出道时的自己，到底缺少什么东西了。

就是使出全力的程度。那种不顾一切地拼尽全力要让读者开心，可说是身为职业作家的心态。

我觉得这家伙……说是把工作当成消遣的她，确实拥有这种心态。

说不定，在心态上她比单纯将写作当成工作看待的我还更加强烈。

而且，感觉还有各种附加的事物，随着时间累积起来。

这一定就是运动漫画里头，主角们所具备的精神吧。

也就是所谓比谁都还要乐在其中所以也就比谁都强，那种意义不明的精神理论。

即使如此，应该还是有深入思考的余地。虽然这人经常混杂一些妄想，但毕竟不是漫画的主角，而是有实际成果的人所讲的话。

在于劲 MAX 燃烧时所写的文章，才是绝对会让人感到有趣的吧——

在为了让人吃得津津有味这个理所当然的大前提之下，不愉快的制作料理怎么行呢——

本小姐是把作家当成消遣喔——

她对我说的话，在我脑中不停打转。

劲敌那压倒性的实绩，让我内心感到一阵挫折。

也就是——也就是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到底该怎么做才行？

要怎么样，我才能写出比现在更有趣的小说？

不要失去拼尽全力的心态，同时更加愉快地工作就行了吗？

具体上该怎么实行？

跟出道作品一发售就突然变成畅销作家的妖精不同，我已经彻底体会到这工作是很辛苦又没啥回报了，这样的我能够办到吗？到现在还是持续被退稿，连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作品都没办法确定，渐渐地觉得自己一定赢不过妖精——

着急到脑袋都快要变得不正常的我有可能办到吗？

但是，答案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发现这点，是再过一阵子之后的事了。

然后——

山田妖精老师，今天也没有开启 Word 软体。

不管是在夸下那么帅气的海口之后也还是一如往常。

……喂喂，如果持续这样不撰写原稿的话，最后可是我会不战而胜喔。

……说真的，她到底想怎么样呢……？

就在夕阳西下，四周开始变得昏暗的时候……

我两手提着装有餐点的袋子，离开了水晶宫殿。

「……真是一顿美味到令人感到恐惧的晚餐……」

我茫然地自言自语。

「就连给妹妹吃的也收下了。」

虽然如果被拿来跟我的料理会比较会很令人难过，但这一定能让感到开心吧。

「……搞不好她肚子也很饿了，还是快点拿去给她吧。」

我走进自己家中，慢慢地踏上通往「不敞开的房间」的阶梯。

每当我踏出一步，就觉得身体变得更加沉重。

问我为什么？

因为受到一个完全不工作的动画化作家大人，在各方面都将我压倒性超越的影响……

——变态。

再加上自从那个事件以后，妹妹就完全不跟我说话。也再也没见过面。

虽然就只是回到以前的状况了而已……

到达二楼，我站在「不敞开的房间」门口，

「嘿啊！」

我甩甩头，把沉郁的心情赶跑。

当哥哥的，怎么能让妹妹看到消沉的表情呢。

「吸~~吐~~……好。」

我深呼吸一下让心情保持沉稳，现在就——

叽咿……

「奇怪？」

——在我出声敲门前，「不敞开的房间」就先打开房门了。

「……………」

打开房门出现的，当然是我妹妹那穿着睡衣的身影。

不过虽然是这样……

「……………」

纱雾她虽然特地自己打开房门出现在我面前，但却一句话也不说。

她只是沉默不语，然后持续盯着我看。从那毫无感情的眼神中，让我感到异常的压力。

「……纱、纱雾？」

「……………」

就算我先出声问话，她的反应也没有改变。

令人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阵子。

正当我快要忍受不住压力，差不多要哭出来的时候……妹妹终于有动作了。

「……………」

纱雾依旧面无表情，接着勾勾食指，像是叫我过去一样。

这个手势是……

「……要我进去吗？」

「……………」

纱雾不否定也没有肯定，她用令人直打寒颤的眼神看我一眼后，就转身走入房间。

「喂，等等！」

感觉如果就这样默默看着，门似乎就会再度关上，于是我慌慌张张的追上回到自己房间的妹妹身后。

就这样，我再次达成了不知道是第几次的「不敞开的房间」侵入任务。

妹妹房间里的样子，跟以前她让我进来时没什么改变。

唯一不同的……就只有阳台的窗帘是打开着的这一点。

「我在便条纸上也讲过了，不可以把窗帘打开喔。因为隔壁住了个脑筋有问题的人。」

哈啾！不知为何，我脑中浮现出妖精正在打喷嚏的景象。

纱雾站到房间中央后转过头来，并且紧咬着下唇。

「……………」

对我来说，虽然是为了打破这个尴尬的状况而说出这些话，但总觉得从妹妹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力反而更加强大了。为、为什么……？是我选错话题了吗……？

可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真是有够没出息。明明曾经写过几万页的书中角色心情，但我就连这个住在一起的妹妹，也没办法理解她的心情。不过虽然无法理解，但也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快想想……！

「那个……说到隔壁，这个。」

我把从妖精家里拿回来的餐点，提起来给她看。

「这是隔壁邻居分给我的。非常好吃喔，你也吃吃看吧。」

「……………我不吃。」

当我才想着她终于肯说话了……

「你说不吃……为什么？肚子应该已经饿了吧？」

「……………」

纱雾再度一脸不悦地陷入沉默。她绝对不是个经常面无表情的人，反而是个非常容易把感情表现在脸上的人……至于为何会是现在这种情况，这我也没办法看出来。

我暂时把东西在房间里放下，接着缓缓对她说：

「我说……虽然不懂为什么你会这么生气，但是不说清楚的话，别人是不会懂的喔。」

「……………大骗子。」

「大骗子？你说谁？」

纱雾像是闹别扭般地嘟起嘴唇，指着我的脸。

「……我？」

「……对。」

「我是大骗子……吗？抱歉，我实在没印象。我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说明一下吗？」

我们继续着这种进展缓慢的交谈。

从上次见面之后，她就不跟我说话了，所以我很清楚她是在生我的气。可是，当她看到邻居给我的餐点后，为什么又变得更加愤怒呢？

妹妹的内心真是充满谜团。

「……………所以说……！」

所以说的后续她没讲出口了。

纱雾——情色漫画老师。

进行影片转播时明明是个那么能言善道的人，为什么只要像这样面对面说话，就变得好像完全不会说话了

呢？

「唔，呜呜……唔呜~~~~~」

也许是无法好好表达而变得过度烦躁，她紧闭起眼睛开始胡乱挥舞起小小的拳头。

我虽然也很想好好理解她的心情与想法，但完全有看没有懂。

「真是！」

纱雾用更加强烈的眼神瞪向我，接着从电脑桌附近拿起手写板。她弯下身体，咻咻咻唰唰唰地，用超高速

挥舞着画笔。

她将不到十秒就完成的插图，态度强硬的拿给我看。

「这个！」

「好快！你画这个，是什么？……难道说是在画我？」

纱雾拿到我面前的，是「我」被画成二头身角色的插画。

从角色嘴巴附近冒出对话框，里头写着『隔壁邻居？我跟她一点都不要好啊。』这些内容。

「总觉得，这个『我』……真是一脸让人火大的表情……这个是什么意思？」

「……！」

纱雾再次唰唰唰地画起新的插画，然后推到我面前。

虽然觉得直接用讲的绝对会比较快，但我想这家伙应该是个例外吧。

咻啦！纱雾用力拍着平板的画面。

「……这个。」

纱雾让我看的，是个全裸金发美少女的插画。

「如何？」

「问我如何……」  
是指看了这张插画后的感想？那当然是……  
「有够色好痛！不要随使用平板的边角敲人好吗！」  
「笨、笨蛋！不是这种心得！其他……其他……！」  
还有其他该说的事情吧？她应该是想这样讲吧。  
「其他啊……」  
看到这个超情色金发美少女的裸体，有没有其他想讲的事情……吗……  
「……嗯唔……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应该跟这没有关联吧……」  
「………说说看。」  
呃，我觉得真的没有关联喔——看来这个气氛下也没办法这么说，在这情况下，我只能无奈的把心里想到事情直接说出来。  
「有件事我一直都很在意，就是你为什么，都只会画平胸的女孩子呢？」  
「……！」  
纱雾马上满脸通红，身体也向后一仰。  
纱雾原本对我发怒的气势，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在消退。  
「那、那是因为……！」  
「就算我提出把女主角的胸部画大点的请求，你也无视了对吧？」  
「没、没有这回事……我很努力的画大了，一点点。」  
「那根本是不仔细看就没办法发现的等级吧。」  
出道当时，在我全力请求下的结果就是这样，于是我只能放弃，作品中也从此没有巨乳角色登场了。  
因为插画师不肯画。  
「……的关系。」  
纱雾小声地好像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她的脸庞依旧通红，眼睛也盯着地上看。  
在我对妖精讲说「女主角的首次登场剧情有够烂」的时候，她也是这种表情……看来，这是一样的情况……  
纱雾的怒火……已经要完全爆发了。  
现在的对话，似乎对情色漫画老师来说，是个无法让步的重点。  
「我对色色的插画！有我自己的……坚持……！」  
纱雾用自己的声音，明确地表达出来。  
「我不想画没有实际亲眼看过的东西！」  
……………  
寂静与沉默充满于房间中。  
「那个……」  
因为对色色的插画有自己的坚持，所以只想画自己眼见为凭看过的东西。  
这跟刚才妖精所说的「采访」内容，似乎是很类似的情况。我也不是没有这类「坚持」的事物，所以这个道理，我还算是能够理解……  
不过，纱雾的发言中隐藏了巨大的问题。  
「……从以前到现在，都只有……自己实际看过的事物……你才肯画出来吗？」  
「这当然不可能。像是没办法取得资料的东西……例如在《银狼》里登场的异世界种族、精灵等等，有很多是只能依靠想象来描绘的事物。但是，例如内衣、人的身体等等，大家都曾经看过的东西，如果不先亲眼看过一遍，我就不想去画。」  
「不是啦，我想问的问题不是这个部分。」  
「……咦？」  
看来她不是很清楚问题的核心，所以我重新说一次。  
「当你画那个……色色的插画时……」  
「啊！」  
也许是注意到我的言下之意了吧——噗咻！纱雾的脸颊急速地变得更加火红。  
我为了提出决定性的疑问，于是接着开口：  
「实际上看了什么？」  
「不准再说了！」  
砰！纱雾拿起手写平板使出全力往我脑袋敲下去。  
「笨蛋！笨蛋！笨蛋！色狼！变态！哥哥你又……！」  
砰！砰！砰！砰！在疯狂痛骂我的同时，还不停敲打我的脸。  
「住手……！抱歉……！痛……！这块板子也太坚固了吧！」  
所谓的手写板，不是液晶跟塑料材料制作出来的吗？  
为什么敲打起来会是像铁板般的声音啊！特别订制的吗？  
「……呼——呼——呼——」  
但也因为家里蹲实在没什么体力，纱雾马上就气喘吁吁了。  
……在惠第一次来我们家之前，情色漫画老师在实况转播上所画的色色插画，摆出了翘高高的屁股穿着系绳内裤，绳子紧绷到陷进肌肤之中的超过激姿势，也让大家看得非常兴奋。  
「………难道说，那张翘着屁股的插画……」  
我从防御着脸部的手臂空隙中，看着摆放在房间角落的试衣镜。  
……纱雾这家伙……就是看着那面镜子……  
「不是！才不是！」  
砰！砰砰砰砰砰！  
「我什么都还没说吧！冷静点！」  
「你绝对有在想象！想象我现在正摆出很色的姿势……！」  
突破界限的愤怒与羞耻，让纱雾宛如要从脸上喷出火焰般地情绪激昂。  
「我才没想啦！」  
「骗人！」  
纱雾喘着大气敲打我的同时，还滔滔不绝的说著：

「你、你绝对有！绝对正想象着我趴在床上，然后看着自己的屁股画出那张色色的插画对不对！一定也觉得我为了画图去买了系绳内裤，真是个很色的家伙对不对！」  
「我真的没有想象到那种地步啦！」  
不过因为本人这样自行暴露的关系，我现在真的觉得她是个很色的妹妹。  
「呜~~~~~！」  
纱雾咬牙切齿，用泛着泪光的眼睛瞪着我。  
不好……要把她弄哭了！  
「纱雾！听好！」  
我突然大声喊话。  
「所谓的哥哥！对妹妹！是不会用带有情色的想法去思考的！」  
「！」  
也许是被我的气势所惊吓，纱雾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妹妹像是在窥探我的反应般小声地说着：  
「……真的吗？」  
「嗯，真的。」  
「……就算哥哥洗到系绳内裤，也不会因此……把我当成很色的小孩瞧不起我？」  
「我怎么可能瞧不起你呢。」  
我如此断言。  
不过这样说来，之前洗到的那个玩意，原来就是系绳内裤啊。  
乍看之下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再说这个家里蹲的妹妹竟然会有系绳内裤，完全是超乎我的想象之外！  
「如果你这么担心的话，那我就讲明白了。我已经决定要成为你的哥哥了。我也已经决定绝对要获得你的认同。所以不管你是个多色的女孩，我绝对不会对你动色心，也绝对不会对你起歹念，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会看不起你。」  
我抬头挺胸，把信念说出口。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哥哥。」  
所以放心吧，纱雾。  
守护妹妹，是哥哥的职责。  
「……………」  
纱雾带着复杂的表情，默默地听着我说。明明是个会轻易把感情表现在脸上的家伙，为何在这种时候……却完全无法判别呢。  
硬要说的话，那就是除了「乐」以外，其余的「喜怒哀」全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  
——纱雾用那种表情直接地断言。  
「我才不想管又色又是个骗子的哥哥，我才不相信你呢。」  
啊啊……说的也是。  
「……一开始是在讲我是个骗子的事情呢。」  
我重新看向纱雾手里拿的凶器——不，是看着手写板的画面上描绘的那张全裸金发美少女的插画。  
「这张插画上画的……难道是妖——隔壁的山田小姐？」  
「……………」  
纱雾没有回答，把头转向别处。  
「是这样没错吧？这个充满情色感的全裸女性，跟我是骗子这件事有什么关联性吗？」  
「……！」  
啪！唰唰咻咻！  
纱雾再度在手写板上挥笔作画。  
插画马上就完成了，她嘟着脸颊地把画面推到我面前。  
「……这个。」  
「……嗯唔……」  
纱雾给我看的画面上跟刚才一样，画着「我」被二头身化的插画。  
图中的我正用令人火大的表情说着『隔壁邻居？我跟她一点都不要好啊。』这些话。  
「接下来是这个。」  
纱雾维持着把平板摆在我眼前的姿势，用单手手指在画面上滑动。  
接着画面上展示的插画被切换——  
出现超情色的全裸妖精，以及「我」看到她后，带着一脸色咪咪的笑容发出『呀呼~~』笑声的插画。  
「……这、这是……」  
我的嘴角一抖一抖地抽搐着。  
「……接下来是这个。」  
纱雾继续滑动画面。  
上面画着在妖精的工作室内，我和妖精看起来聊天聊得很开心的身影。  
「……唔……咕……」  
我把视线转到纱雾房间那个忘记关起来的窗帘上。  
我就觉得事有蹊跷……一个家里蹲，怎么可能会毫无理由的把窗帘打开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纱雾，我说你喔。」  
「下一个。」  
纱雾再度滑动画面。  
拿着餐点的「我」，正用一脸含情脉脉的笑容这么说着——  
『她给了我很好吃的餐点啰。你肚子饿了吧？』  
纱雾继续滑动画面。  
『隔壁邻居？我跟她一点都不要好啊。』  
唰、唰、唰——  
以上四张插画，不停地依照顺序切换来给我看。

——『隔壁邻居？我跟她一点都不要好啊。』——

纱雾再次重新强调。

「大骗子。」

「我才没跟她很要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什么……大绕远路的谴责啊！

纱雾用低沉的声音重复说着。

「大骗子。」

「所以说！我没有说谎！虽然最近我的确很常去隔壁邻居家！但这是有原因的！」

说起来这件事有需要进行辩解吗？这次虽然我绝对没有说谎，但如果就算我真的说了谎，跟邻居在那非常要好的打情骂俏。

为什么纱雾会因此生气闹别扭，一下子不跟我说话，一下子又这样单方面地谴责我啊？

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纱雾更进一步地逼问我。

「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

我现在跟那位「邻居」有着「为了能公平的一决胜负，所以要想办法让情色漫画老师能够阅读到妖精的原稿」这个约定。

现在在这里跟纱雾说明山田妖精老师的真实身分也是个办法。

……但是，我不想讲。

当然我会遵守约定，让妖精的原稿说什么都能够被情色漫画老师阅读。

但隔壁居住的，就是畅销作家山田妖精老师这一点，我不想告诉妹妹。

不，算了，还是不要再隐瞒下去了。

就算我已经约好了要公平的一决胜负，但我现在还是抱持着迷惘。

远比我有人气同时作品也很畅销的同行，现在就住在隔壁，跟我一样都非常想要获得情色漫画老师的力量，而她过着跟不去学校的纱雾非常相近的生活——这些事情，我实在不想讲出来。总觉得那就像是重要的伙伴会被抢走一样，令我非常抗拒。

这还真是没出息，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比丢脸。

「……现在，还没办法说出来。」

下个月的时候，就能告诉你。

当我们两人的原稿完成后，就会交由你来阅读，并且决定胜负。

就等那个时候。

「是吗？」

纱雾对我的回答，似乎相当失望。她的眼神里潜藏着昏暗的愤怒，低声地自言自语。

「……大骗子。不停的，不停的，不管什么事情都在对我说谎。哥哥你………」

纱雾彻底地断言。

「我最讨厌哥哥你了！」

这句话已经不是用来责备「我跟妖精很要好」这件事了。

而是这一年来，对虽然短暂但也是以兄妹关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我，由妹妹所作出的评价。

「——最讨厌……吗？」

「最讨厌了，我不想再看到你的脸。」

这不是正好吗？现在可不是大受打击或是失落消沉的时候了。

和泉正宗，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不在这边做出选择，你就不配当哥哥。

「那么，我就来证明自己不是个大骗子。」

「……怎么证明？」

现在正是将我的决心，传达给她的时候。

「那还用说。我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有一个了！」

「……你在说什么啊？」

「我在这一年以来，总是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要怎么做，我才能够获得妹妹的信赖。该怎么做，我才能更接近纱雾心目中的哥哥。要怎么样证明，你才会认同我。」

「………」

「但是在上个月……我知道了你的秘密。这位一直以来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知道了她的真实身分。」

「呵哈哈哈哈哈哈！斗志开始高涨啦——！」

这是我抓住能够接近妹妹的契机，提起干劲时的心情。

「一决胜负吧！我的伙伴是不会让给你的！」

这是我扬言要将某动画化作家彻底打倒时的心情。

「我思考了很多，也采取了很多行动。」

这些像是燃烧起来般持续高涨的动机，是打从我出道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跟我第一次从读者那里获得对作品的感想时相同，跟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书被陈列在书店时相同——这些事都让我有着「真是太有趣了！」这个想法。

「……因为很愉快。不管是画图也好，还是边转播影片边跟大家聊天也好。」

「笨蛋！笨蛋！笨蛋！色狼！变态！」

能够开始跟妹妹说话，真的让我开心。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也让我无比期待。

最近的我，一定是——

跟因为太开心，所以边做出蠢动作边画插画的情色漫画老师一样，我们一定是怀着相同的心情在行动。我脑中

被妹妹与情色漫画老师的事情占满，并废寝忘食的拼命写着新作小说。

「因为这样，我终于发现了。」

拼尽全力热衷于工作之中这个超级难题，其实我早已渐渐突破了。

「终于——我了解到自己该做些什么了。」

听完就给我吓一跳吧！

能让我随时干劲 MAX 燃烧，超开心的工作，并且写出超级无比有趣小说的秘技。

能让那啰里啰唆整天只会退我稿的责任编辑无话可说，也能把那烦死人的动画化作家大人彻底打垮，以后也能继续让情色漫画老师帮我画出超棒的插画，能够获得妹妹的信赖，更能够成为日本第一的哥哥——能瞬间反败为胜的必杀技。

这是一生只能使用一次，在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够使用的 S 级独有技能。

那就是——

「纱雾！我打算！」

「以妹妹当小说女主角！」

我对纱雾——对妹妹，如此大声地宣誓。

「……………什么？」

我所说的话，似乎完全超出纱雾的想象，让她惊讶到整个人呆住。

「你、你、你……你在……说些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我要用『妹妹』作为题材来写轻小说！就跟因为超级喜欢小女孩，最后终于以可爱的小学生作为女主角，写出名作小说的那个人一样！就像最喜欢全裸的畅销小说作家大人，会藉由全裸身体弹钢琴，来构想出超级情色又有趣的恋爱喜剧构想一样！就像那位最喜欢绘制色色插画的人，总是能够带给我无比的感动一样——」

我暂时停下来吸口气，接着一鼓作气说完。

「我要以这世界上最喜欢的妹妹来写作！以我的内心作为素材，创造出『究极的轻小说』给大家见识！」

「——呜！」

妹妹的脸，有如烈焰般通红。她一把抓起耳麦，并且戴上。

喇叭扩大出来的声音，有如喷火般地吼叫。

「我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也不高兴！我才不会因为这样就敞开心扉，只会觉得恶心而已！我最讨厌大骗子哥哥了！我才不会相信你！马上给我出去！不要再管我了！」

这是仿佛要将一切燃烧殆尽的拒绝。

我的话语没办法传达给妹妹理解。

于是……

「不敞开的房间」的大门，又再次紧紧关闭。

就跟纱雾的内心一样。

经过几天后，五月也已经过了一半。

从那天之后，我跟纱雾就连一次也没见过面。

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开始能够交谈之前还要恶化……就算在房门口摆放食物，就这样碰都不碰的次数也增加了。就连让她感到开心的影片转播，也突然不再进行。

我忧心忡忡到胸口好像要炸开一样，想到是不是我带给妹妹不好的影响，光是罪恶感就快把我杀死了。

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憨直的继续写小说。也继续帮妹妹准备餐点，出声对她喊话。

我以 MAX 燃烧的干劲，将能够办到的事情尽己所能去做。

自从最后一次被退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向编辑部交出原稿。连大纲和企画书都没有。

以快笔作家（对编辑部来说）作为卖点的和泉征宗来说，这是过去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我对手上目前正在进行的「妹妹小说（标题未定）」，采用了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作法。

我不再把它当成乱枪打鸟的其中一发「子弹」来消耗。

而是绝对，就算拼死也要让「这部作品」问世，专心踏实的进行。

说来也很奇妙，这是我在出道之前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我后来为了活用自己的快笔能力，要以职业作家身分存活下来时所舍弃的作法。

让我至今顺利走到现在——虽然勉强但还能够在职业世界里存活的方法，以自己的判断来改变，并且挑战全新的题材实在很愉快，也能让我涌现无限的动力。

当然，这也不完全都是好事。

责任编辑在前几天对我说了「这礼拜内交点什么出来吧」……

……但我却开始用「请等候我的原稿」这些话来拜托工作客户。

自己主动拒绝对方所设定的截稿日，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甚至会忐忑不安的觉得，我的作家生命是不是就要这样结束了。

说不定会就此再也沒辦法出版书籍了。

实际上，虽然也许并不会如此严苛，但责任编辑温柔对我说的「这样啊，那就请你慢慢构思吧」这句话，让我感到无比害怕。

如果不交出原稿，就会不停的被其他作品抢走出版缺额。

就跟前年不管再怎么拼命写，即使写了几十本份量的文章就连一本都出不了，因此大受挫折的时候一样。

不知不觉间，我所占有的位置就会消失无踪。就连书迷也会把我遗忘掉。

这些充满现实的想象，总是不停缠绕着我。

写作速度降低的恐怖感，这是自从我出道以来第一次感受到。

写着自己最喜欢的题材，干劲 MAX 燃烧的我——

放弃战斗型小说，改写妹妹题材小说的我——

改变顺利走到今天的作法，重新采用充满挫折时期作法的我——

在内心雀跃不已的同时，仿佛也像要被不安给压溃一样。

就像是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

我在积极与消极的剧烈落差交互来往之中，继续提笔写作。

内心怀抱着兴奋与恐怖，我在纤细的钢索之上继续前进。

####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第五章

五月三十一日来临。

月底——是山田妖精新作初稿的截稿日，也是我帮自己定下的新作小说截稿日。

「……………」

我把褐色的信封袋夹在腋下，站在水晶宫殿前方。



在决战开始之前，紧张、不安与恐怖让我不禁竖起鸡皮疙瘩。虽然并不是没有自信。毕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题材，也在干劲 MAX 燃烧的斗志下完成写作。我的内心，现在充满了过去未曾有过的成就感。我写出了超级有趣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手感我的确感受到了。但即使如此脚上也没有停止发抖。理由不需要我多说。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所创作出来的东西，会觉得有趣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不是这样。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小孩当作神童看待。就算自己觉得乱有趣一把——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有这种相同的感受，不经他们阅读过后是没办法知道的。就算我觉得超级有趣，也许读者并不这么认为。所以才这么令人害怕，让人不安到无所适从。感觉肠胃好像快要爆炸一样。这股恐怖与不安，得把自己所写的东西给别人阅读过之后，才能够一点一滴的渐渐缓和。当读者发出「真是有趣」这种心声后，才能培养出「自信」这种东西。出道三年……我写了数也数不清的文章供人阅读，并且获得感想。因此虽然很微弱，但也总算能感受到「我写的东西，看来对其他某些人来说似乎相当有趣」的这种手感。幸运的是，我能够遇见可以跟自己一起对相同事物说出「有趣」的读者。之前所举办的签名会上，还能够直接与他们交谈——能够有这么美好的相遇真的令我很高兴。同时能够获得这么多无形的收获，也令我十分感动。不过，这次我写的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内容。跟至今的作法不同，我是用过去不顺遂时的方式来进行这次的工作。所以——用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东西，对我自己以外的某人来说是否真的有趣，不实际给他们阅读之前还真是无从得知。这真的无计可施。因为还没有给其他人阅读过，我自己真的没有把握。赖以维生的「自信」这玩意儿，也像这样因为一点小事就完全从零开始。一切都变得很模糊，无法掌握住方向。就跟妹妹的内心一样。我紧压着心脏自言自语地说着：「啊啊……好久没出现了，这个令人忌讳却又怀念的感觉。」我不会忘记……第一次造访出版社时的那个紧张感。第一次写好小说，上传到网络上时，那股陷入混沌的感情。——直到「那个人」把最初的感想送来为止，我都一直闷闷不乐。「……喝！」我稍微冷静下来了。看来是因为——想起以前那位有如朋友，又有如恩人般的人吧。虽然我们只有用信件跟聊天室交谈过，所以他的长相、或本名，就连性别我也不清楚。但从那成熟的语气看来，对方一定是年长的男性吧。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全部都是我写的小说。像是哪一段剧情很有趣，或是喜欢哪个角色——之类的。常常漫无边际地，就这样聊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非常快乐，快乐到甚至是我决定要成为职业小说家的契机。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继续互相联络了。那个人——最后一次跟我聊的内容是什么呢？最近，我打算参加小说的新人奖选拔，好像……是聊着这种话题的样子……「好啦。」哎呀……现在，可不是像这样子……怀念过去的时候。「上吧。」恐惧虽然没有消失，但即使如此还是要往前踏出一步。「现在！一决胜负！」我在下定决心的同时，按下电铃。叮咚。「……………奇怪？」没有回应。平常的话，不用五秒就会听到「示出证明」这个令人羞愧到不行的口号才对。刚好出门了？不对，这不可能。「三十一日下午五点会去你家。」「那一天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候。」这些我已经不停的重复对她说过好几次。就连昨天也是用「就是明天了喔！」这种话对她再度强调过了。「……难道是，来不及完成原稿，逃跑了……吗？」……也许有这可能性。山田妖精到了昨天也还是老样子，一派轻松地说她的原稿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写。才短短一天根本不可能把小说完成。妖精的原稿没有完成——这的确有可能。但是，妖精她逃跑了——这件事可能吗？「怎么可能。」自己的推测，被自己给否决了。山田妖精自从跟我约好一决胜负后……就一直充满自信并且维持着「赢过像你这样的废物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态度。实在看不出来那是演技或虚张声势。再加上，考虑到妖精到今天为止的实际成绩。那个畅销作家大师，自从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年出版四本书的步调，持续发售新刊。也就是说，她有在遵守截稿日期。至少，就算没遵守说给新人作家听的唬人用日期，真正危险的截稿日，她应该一直有确实遵守才对。也因为这样，那个偷懒不写稿整天玩魔物猎人的笨蛋，跟优良作家——山田妖精老师就是同一个人这件事，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从这个状况来看原稿怎么样都不可能完成，但从实绩来看原稿却不可能没有完成。说她逃跑了，这也很难

想象，可是那家伙却没有出来开门。

这真是难以判断的状况。

……………

「……………总该不会……死在屋里了吧？」

……应该不可能……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感到迷惑，但我还是慢慢地走入了水晶宫殿的庭院里。

「喂～～有人在吗!？」

我打开玄关对里头呼喊，但是没有反应。

跟往常一样昏暗的西洋式走廊与略嫌陡峭的楼梯，在我呼喊之后回归寂静。

「有人在家吗——!」

我朝工作室——也就是二楼呼喊，但依旧没有反应。

这种感觉，仿佛山田家真的异变为幽灵鬼屋一样。

……………一分钟……两分钟的等待过去了，我再度呼喊。

「山田妖精老师——你在家吗——？」

……………

「我擅自进来啰——」

连半点回应都没有，于是我决定前往工作室看看。

没办法……因为，这明显不是普通状况。

「……………」

我保持警戒登上楼梯，站在妖精的工作室——被封闭的大门前。

我从房门内感到一股奇妙的压力……没错，有点像是那个「不敞开的房间」一样。

我咕嘟吞下口水，接着握住门把。

叽叽……伴随着有如惊悚电影般的音效，打开房门。

喀哒喀哒，有道我非常熟悉的声音。

是敲打键盘的声音。

「妖——」

原本想要出声叫她，但却没办法。因为我看到在工作室里头，坐在计算机桌前的妖精侧脸。

那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未见过的认真表情。

这表情非常适合用鬼神般的气魄来形容，她面对屏幕，专心一志地敲打着键盘。

到昨天为止那个傻笑着拖稿的笨蛋作家，已经不存在于此地。

一个人孤单地穿着火灾现场装备，狩猎红色轰龙的职业猎人，也消失无踪。

这跟过去我想象中完全相同，帅气的山田妖精老师正在工作。

「……………」

我无言地环视房间……接着用手指在架子上划过。

望向指腹，上头沾着少许的灰尘。这个房间的主人，过去明明是个从来不会忘记打扫的人。

「……这是……」

不禁脱口而出的自言自语，让妖精有了反应。她像是受到惊吓般颤抖肩膀，并停止敲打键盘。

——这个景象，让我产生了点罪恶感。

妖精回转着多功能电脑椅，转而面向我。她那不像现实中存在的美貌脸庞上，现在带着非常深沉的黑眼圈。

而且也不是穿着平常的萝莉塔服装，而是上下都穿着方便行动的运动服。

「……啊啊，你来啦。对喔……今天……是三十一日吗？……请你在客厅等我一下。」

那是像个老婆婆般粗哑的声音。

「我打扰到你了吗？」

「……………」

没有回答。她仿佛听不到我的声音一样，再度面向笔记本电脑，开始敲打键盘。

我保持沉默并且尽量不发出脚步声地，走出了工作室。

我照她所说的在客厅等待。我盘腿坐在座垫上，闭上眼睛开始思索。

紧绷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水晶宫殿。

……没想到，那家伙竟然还有那样的一面。

说意外嘛……那倒也不会。不如说像那样专注于工作中的样子，才是读者——才是我心目中所描绘出的「畅销作家——山田妖精老师」形象。

她这个样子，一定可以完成非常棒的原稿。

「……………呵呵。」

对我来说这明明是很不妙的情況，但我还是感到很开心。

那家伙虽然是我的敌人，但我也一直都是那个人的书迷。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候，妖精开门走了进来。

砰咚!

「让你久等了!」

缀满花边的白色萝莉塔服装，以及自信过剩的大嗓门。

她完全回到平常的调调。不知道是怎么办到的，就连脸上的黑眼圈也不见了。

她手上抱着笔记型电脑与整叠的稿纸。

妖精大摇大摆的来到我身边，接着砰! 的一声巨响，她把整叠稿纸——也就是原稿，像是摔在矮桌上似地放下。

「这就是本小姐的新作小说!」

「……………」

「……什么啦，和泉征宗。你怎么一脸『看见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似的表情。」

「不是……因为啊。」

看到她专注于工作上的样子，虽然我也觉得她能够完成……

但实际真的看到以后还是觉得不可置信，没想到真的能够完成……

「你、你啊……昨天……不是说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写吗？」

「是啊，本小姐是说了。所以呢？」  
竟然说所以呢……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短短……一天之内……就把原稿完成……了吗？」  
我讶然地从矮桌上拿起妖精的原稿。  
沉甸甸的重量感。看来的确有一集文库本的份量。打开原稿最后头一看，页码上打着「130」的数字。也就是说换算成文库本会有二百六十页。  
「一天……大约二十四小时，写出二百六十页吗……？」  
看到惊愕的我，妖精她露出「呵呵呵」的得意笑容。  
「不，不对……这是骗人的吧？一天内能写出来的份量……就算再怎么努力，一般也顶多只有二百页左右而已吧！」  
「给本小姐等一下！你的感觉也很超乎常人吧！……一般应该只写的出五十页左右而已才对啊？」  
欸？真的吗？只有这么一点点？一天五十页这不是比我平常放学后写的还少吗？那么缓慢的写作速度，有办法当职业作家吗？一天不写个一百页的话，万一陷入退稿的无间地狱时可是会没办法脱身的喔。  
被施加「周末结束后就截稿；开天窗就把你放置到死。」这种压力的时候，该怎么办？  
虽然有许多疑问，但现在的问题不在那边。  
「既然这样就更奇怪了吧。明明到昨天都还没写半个字……为什么今天突然就能把原稿完成？」  
「啧啧啧啧。」  
妖精用令人火大的动作摆动手指。  
「以前本小姐没跟你说过吗——『当你败北的时候，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样。」  
「这是什么时候——啊。」  
我想起来了。  
「本小姐的独有技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喔。只不过因为是运用上相当困难，所以是高手型能力，但使出时的爆发力，可是凌驾于你的『超快笔』之上呢。」  
因为是她无聊的妄想，所以我马上就忘掉了——  
「你……难道说……你是……！」  
「呵呵呵——看来你发现了呢。观察力很好嘛，和泉征宗。」  
啪！妖精从我手中把原稿夺走，接着高高举起。  
「这就是本小姐身为『大小小说家』的『能力』！B级技能『完成原稿召唤』（SummonDarkness）——从魔界召唤出完成的原稿。」  
——  
我瞪大眼睛无法动弹。  
怎、怎么可能……！竟然有这种恐怖的作弊技能存在——！  
「——你真的以为我会被吓到吗！少在那边唬人了！」  
「才、才不是唬人的！」  
「少说谎了！刚刚你正超拼命地赶稿吧！」  
「那、那个不是这些原稿！那是……对、对了！那只是在看游戏的攻略网站而已！是消遣！只是热衷于消遣而已！」  
妖精看来就是完全被我说中，一脸焦急的样子。  
「……………」  
我半眯着眼睛盯着妖精的双眼看。  
「什、什么啦……」  
「咕，什么『完成原稿召唤』啦！你这种作法不就是『啥？暑假作业？嘿嘿嘿我都还没开始写喔～～&#9834;』的高级版本而已嘛！职业作家就不要搞这种恶质的把戏好吗！我都猜到了啦！你一直以来都在我没看见的时候一点一滴地偷写对吧！」  
「本小姐才没有写～～～～～！是刚刚才从魔界召唤出来的～～～～！」  
这家伙难道以为用这种垃圾谎话，可以骗得到人吗？  
偶尔会有这种人呢，这种「炫耀自己没在工作」的白痴作家。  
不要搞这种飞机好吗！我可是很期待你的新刊耶。  
我持续用冰冷的眼神射向她，妖精最后嘟起嘴巴。  
「如果你觉得我说谎的话，就来调查本小姐的笔记本电脑看看吧。不管在哪个角落都没有原稿的档案喔。」  
她挺起微薄的胸膛，一副「哼哼，怎么样」的表情，接着把笔记本电脑打开来给我看。  
「……………喂。」  
这家伙，刚才说了什么……？自己电脑的硬盘里头，没有这个原稿的档案。故得证实，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个原稿，而是从魔界召唤出来的……  
她是这么说的吗？这、这家伙……难、难道说……难道说……  
「你删掉了吗？新作的原稿档案！就只为了搞这种无聊的小把戏而已？」  
「啊啊？你这笨蛋在说些什么啊……这个原稿，是本小姐使用技能从魔界召唤出来的东西，所以原稿档案什么的，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喔？」  
「啰唆啦！你这……知、知、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山、山田妖精的新作被你删掉了喔！你知不知道那个原稿有多大的价值……！」  
因为太过亢奋，我连讲话的语调都变得很奇怪。  
「……呃……山田妖精就是本小姐啊……而且原稿不是就在这里吗？」  
竟然讲得那么轻松……这就表示这里存在的那个，是唯一的初始原稿吧。  
「……你喔，我说真的，你这样子要交稿时怎么办啊？现在的出版社，没有电子档案是不行的吧？」  
「谁知道？本小姐如果赢了跟你之间的对决后，本来就打算把这份原稿直接交给责任编辑。也许就叫编辑部的工读生，用人工打字的方式来转为电子文件吧？」  
这家伙真的有够垃圾。虽然我觉得中二病是个可爱的属性，但只有这家伙是例外。  
真～～～～～的是！一点都不可爱！  
面对过度气愤，气喘吁吁的我，妖精用一副尊爵不凡的姿势递出原稿。  
「好啦，余兴节目结束了。来一决胜负吧，和泉征宗。」

即使到了这节骨眼，我内心还是非常的紧张害怕——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显露在表情上。  
「——正合我意，山田妖精。」  
调整好呼吸，准备迎战宿敌。我从小心翼翼拿着的褐色信封袋里，拿出刚好三百页的原稿，并且递给对手。  
我们互相交换原稿。  
这当然是为了在此阅读对手充满自信的作品。  
这个流程并不是我们事先决定好的。如果只为了决定输赢，只需要把妖精的原稿交给我，接着转交给情色漫画老师就好了。  
但是，我就是想看嘛。山田妖精老师，自称是从魔界召唤出来，使出浑身解数所写的小说。  
就连编辑也都还没阅读过的梦幻初稿。  
拿到我的原稿时，妖精是否也有着相同的感受呢？  
如果有的话，那我会很高兴也会感到很光荣。  
「哎呀——没有书名吗？」  
妖精咚沙一声，粗鲁地在我隔壁的白色椅子上坐下。  
「是啊，我还没决定。老实说，这也是刚刚才写完的。」  
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写好初稿。写不出来——这种事倒是没发生过。不如说是完全相反，我以超越以往的干劲，不停的写了再改，改了再写——即使有好几次差点就要被不安给压垮，但还是独自一人继续修改润饰。我非常乐在其中——这真的非常愉快。  
「哦，你是在最后才决定书名的啊。跟人家相反呢。」  
妖精的原稿，在封面上写着书名。  
在写完之后，配合内容思考一个书名。  
首先决定好书名，再搭配书名撰写内容。  
妖精是属于后者，她是有计划地将故事创作出来的人吧。像我这种只是把想到的剧情先写出来而已的人，就是等全部写完之后再决定。连我都觉得自己的效率很差。  
妖精取的书名相当容易让人记住，同时也具有冲击性，最重要的是能够完全表现出女主角的象征性。  
光看一眼，这个书名就能把这是部带点色色情节的欢乐喜剧彻底表达出来。  
同时也是光看这一眼，情色漫画老师所绘制的平胸女主角，带着羞涩表情登上封面的样子，已经浮现在我眼前了。不管作为商品，作为向情色漫画老师进行自我宣传，以及作为用来打倒我的武器……在各方面而言这都是个无比优秀的书名。  
「万一如果你赢过本小姐的话，你的作品推出时本小姐可以帮忙写个推荐文喔。顺带一提就是～～虽然还没有发表过，但被本小姐看上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可是全部都被动画化了。」  
「……这还真是厉害。」  
「对吧，对吧。」  
这时候，妖精把单手摆到左眼附近，摆出像是动画女主角般的姿势。  
她闭起右眼，然后从左眼闪耀出强烈的目光。  
「B级技能『神眼』（God Eye）——这是只要阅读一次就能看穿作品本质的『能力』喔。」  
看来她是想要夸耀说自己很有眼光。  
唔嗯，虽然她的说词非常诡异可疑……不过这家伙的确有实绩，能够夸耀说自己很有眼光。  
实际上，B级以上的技能也不能说完全是妖精的妄想，而是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存在……不过要我理解到这点，是得要稍微过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了。  
特别是妖精现在很得意地展示着的「神眼」技能。  
这在她所持有的大量技能之中，可说是相当实际，或者该说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厉害的能力。  
因为这个技能的关系，在这之后，我马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妖精维持着那帅气的姿势，并且以充满威严的态度说。  
「呵呵呵……藉由这令人畏惧的『能力』，总有一天在这轻小说业界里，就会诞生出冠上本小姐名号的奖项吧。」  
「是啊是啊，好厉害超强的。你的眼光真的超准——哼，既然如此，那我就要赢过你，这样我也终于能够进入动画化作家的行列了。」  
「哈，还真敢说。」  
我们稍微互相挑衅。妖精用轻视的眼神看着我。  
「好……那就请你阅读看看吧，本小姐所写出的杰作。」  
「啊啊。」  
「本小姐也将阅读你充满自信的作品啰。」  
「嗯……请便。」  
总觉得突然心跳加速。把自己所写的文章，互相交换阅读这种行为，说不定……是种非常充满情色感的行为？这感觉就好像互相赤裸身体袒裨相见一样啊。  
我突然这么想着。  
实际上，我的脸颊比目击到妖精的裸体时还要火热。  
——不对吧！  
我用力摇摇头——不知为何坐在旁边的妖精也做出相同的动作——接着我们开始翻阅原稿。  
「——」  
啪喇、啪喇、啪喇……啪喇、啪喇、啪喇……  
我情不自禁地阅读下去。一决胜负这件事，在看了几页之后就从脑袋里消失了。急速跳动的心脏，被另外一种兴奋掩盖，跳动得更加强烈。  
没办法停止。我不停的往后阅读，手与内心都无法停止。  
「——」  
有趣！真是乱好看一把的！太扯了……，  
这就是……动画化作家的实力……！虽然我很明显的已经陷入穷途末路，但我却还是沉迷于宿敌所写的小说，沉浸在作品的世界当中。女主角可爱的程度让我为之疯狂，文中所描述那色色得让人无法忍受的身姿，在我脑中所浮现的是——情色漫画老师的插画！

「……这家伙……！」  
我带着不甘心的笑容，瞪着劲敌那美丽的容貌。  
因为我发现到了。  
这是……以「特定插画家作画为前提」所写出的轻小说。  
就跟料理是相同的道理，文章跟插画是相容的。（除了一部分以外）对附有插画的轻小说而言，这个相容度是绝对不容轻忽的重要因素。  
当跨媒体制作时改变画风，或是因故必须改变负责的插画家时，应该也有读者会有很深的感受。我也曾经以一名书迷的身分体验过这种状况——所以呢。  
妖精的新作小说，是部跟情色漫画老师的插画兼容性非常良好的作品。  
「……………唔！」  
文章、剧情发展、角色……不管哪一点，都是以让情色漫画老师绘制插画为前提所创作。女主角们的身材都只有平胸，情色漫画老师擅长的姿势，喜欢的情境剧情跟服装也大量加入其中。  
然后最重要的，总之就是很色。  
依照这家伙的个性，她应该不是专门锁定这一点来写的才对，不过如果万一她真的是锁定这个部分所写的，那就更加厉害了。  
可说是单一方向的特化型调整。  
毫无疑问地，这就是为了情色漫画老师所写的轻小说。  
「你的……这作品……真是了不起。」  
回过神来，我已经打从心底赞赏敌人了。我抬起头来，想要确认对方的反应——妖精完全没有听到我所说的话。  
她只是全神贯注地阅读我的原稿——只不过，是一脸怒火中烧的表情。  
「……………」  
她摆出仿佛听得见牙齿摩擦声的龇牙咧嘴表情，整张脸几乎要贴在原稿上头，感觉就像是想要用眼神把我的原稿杀死。  
在我阅读着山田妖精的原稿而感到高兴的身旁——  
妖精阅读着和泉征宗的原稿却因此大发雷霆。  
「……喂，喂。」  
我提心吊胆的出声叫她，但妖精动也不动，只有嘴巴吐出喃喃细语。  
「这个原稿……………是认真的？真的是这样？没有说谎吗？」  
啪叽。妖精继续翻页阅读。并用低沉的声音逼问我。  
「是还不是？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快回答。」  
这还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  
……为、为什么这家伙……会这么生气啊？  
我……有写出什么会让读者变成这样的剧情在上头吗？  
「当、当然是非常认真的……」  
我的原稿，没有任何一段剧情不是用最认真的心情写出来的。  
「是这样吗！」  
妖精语调粗暴地回话。她的手指用力捏紧原稿，并且紧咬下嘴唇。  
「……………」  
啪叽……啪叽……啪叽……妖精无言地继续阅读我的原稿。  
那是种非常专注其中的阅读方式，但表情依然是怒发冲冠的样子……  
「……啧……唔……唔……呜……………呜……」  
但这也渐渐发生变化——变得好像在忍耐什么一样。  
最后——  
「呜~~~~~嘎~~~~~！」  
妖精非常突如其来的开始咆哮。砰！砰砰！她用几乎可以击碎玻璃的威力，拿起手上的原稿对着矮桌敲打。  
接着妖精更用一记前踢就把桌子踹开，接着整个人扑倒在看起来很昂贵的地毯上。  
她用躺在地上的姿势开始滚来滚去地哭闹——而且手上还拿着原稿。  
「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呜咕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完全就是小孩子闹脾气的状态。那大吵大闹的样子简直就跟被人骑到身上的轰龙没两样。  
因为阅读了我写的小说，所以这家伙就变成这样子……想到可能是这样就让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读者会有这种反应。  
这到底是什么情形！  
翻页阅读，苦闷的扭动，翻页阅读，苦闷的蠕动。  
她不是对地板连续使出头锤，不然就是发出「嘎耶耶耶！」或是「叽耶吱——！」之类有如野兽般的怪叫声……  
妖精这种发狂状态，持续了好一阵子。  
而我什么也办不到，只能像是看护重病病患一样地看着她。  
最后她终于似乎是筋疲力尽，整个人仰天倒下……  
「……不了。」  
她小声地自言自语。从妖精的碧蓝瞳孔中，冒出了晶莹泪珠。  
「呜鸣……赢不了……这种东西不可能赢……太狡猾了……这种——」  
妖精泪流满面地，不停重复说着赢不了、不会赢这些话。  
……怎、怎么回事？我写的这个小说，虽然的确是连自己都觉得超有趣的杰作，而且不管是写完后的手感跟自信也都很完美。  
但就算这样，面对妖精所写的超有趣轻小说，真的能够取得这么压倒性的获胜吗？  
我虽然相当地迷惘，但最后还是这样问她。  
「……我的原稿……真的那么有趣吗？」  
「不对！本小姐不是在说这种事！」  
「咦……？」  
完全不懂她的意思。我们现在，是用小说在决胜负……而赢不了这个台词，难道代表的不是妖精承认她输

给我的意思吗？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么是赢不了谁？  
「明明平常老是对本小姐讲一堆大道理！结果你这不是比本小姐还要没常识吗！那就从一开始就讲清楚嘛！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这是什么拷问啊！难道你是打算杀了本小姐吗？」  
「……难道这小说无聊到会让你这么生气吗？」  
「就跟你说了！本小姐不是在讲这种事了嘛！」  
妖精站起身来，紧握着双拳，用那还没擦干眼泪而且满脸通红的脸庞大喊：  
「你这个迟钝的家伙！变态死暴露狂！竟敢让本小姐看这种鬼东西！本小姐写的轻小说，绝对会卖得比你好上一百亿倍啦！但是！这种东西……根本就连一决胜负都称不上！这种感觉就像是明明说好要用对战游戏来分高下，结果你突然就拿出金属球棒往本小姐后脑杓敲一样啊！」  
虽然她用了相当直接的比喻，但我依然还是不懂妖精想要传达什么意思。  
「喂……你这家伙……我完全听不懂你到底想讲什么啊！这是我使出全力，灌注灵魂在里头所写出来的东西耶！我可是打算创造出『究极的轻小说』的喔！」  
当我发出怒吼，然后妖精把她的脸贴到超近的距离来。接着直接断言。  
「是啊，的确是这样！看过之后就知道了！虽然这真的是让人火大到不行，但本小姐可以拍胸脯帮你作保证。你写的这个鬼东西，的确就是和泉征宗灵魂的显现！是用S级技能所创造出来的『究极轻小说』没错！」  
「既然这样！」  
「但是这原稿不是『为了取悦众多读者所写的书』这种东西！对本小姐来说，小说基本上只要目标族群越限定，所瞄准的读者层就越狭窄，对他们来说自然就越有趣。所以你这东西理所当然地会是究极的轻小说——因为你这个鬼东西，是灌注灵魂，只为一个人所写出来的！」  
「——」  
这场争论可说是我败北，因为她完全说对了。  
「那种东西已经不算是轻小说。你写的这个是……这个是……这种东西。」  
妖精没继续说下去，相对的——  
「本小姐不干了啦——！」  
她就这样含糊不清地大喊带过。接着直接跑出客厅，发出激烈的脚步声走上楼梯。  
「喂，等等！」  
我慌慌张张地追在妖精后头，也跟着走上了楼梯。在二楼要进入工作室的位置追上她，对那娇小的背影喊话。  
「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啊！」  
「啊，真是的，有够差劲~~不干了不干了本小姐不干了啦！」  
妖精用力地跺脚对地板出气，接着转过身来用手指头指着我的脸。  
「总、而、言、之！看了这个没办法当成商品的垃圾原稿后，会让感情因此产生动摇的，在这世界上就只有本小姐，跟你的妹妹——情色漫画老师而已啦！」  
「！」  
妖精伴随着愤怒喊出的台词，对我来说有如青天霹雳。  
受到意料之外回答的强烈冲击，我目瞪口呆地说着：  
「……为……为什么……………你会知道？」  
「是指你妹妹就是情色漫画老师这件事吗？」  
「不只是这个。还有这部小说是用现实中……我的妹妹作为主题写成的小说这一点也是。设定方面我应该几乎都修改掉了才对。本来就打算写成除了我以外的人都看不出来。再说我的小说里头也没有家里蹲的妹妹登场。我也不记得——有跟你说过纱雾的事情。但是——」  
为什么，你会说出刚刚那些台词呢？  
「不，那是因为，很好懂吧。只要看过之后。」  
她这就像是「什么，是这种问题啊？」的态度。  
「咦？」  
「嗯？」  
我跟妖精，在瞬间四目相交，接着她指着我的脸。  
「啊……难道说，你真的以为这样就算是有好好隐藏了？然后也觉得参考题材不会被阅读的人发现吗？」  
虽然妖精讲得好像很一目了然的样子，但接下来她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  
「唔。啊啊……也对……说的也是。如果是对你的家庭状况都不知情的读者，或是就算知道也对你没什么兴趣的人，不管他们再怎么深入解读大概也不会看出来。嗯，本小姐稍微订正一下刚刚的发言。确实，关于参考人物，你隐藏得很好——但是，给本小姐阅读的话，马上就能察觉，这太明显了。」  
「……太、太明显？」  
「嗯，超级明显。情色漫画老师的真实身分是你妹妹这点，就跟直接写在上头没两样。所以，本小姐还是劝你，不要这样直接出书比较好。」  
……真的假的……我自己还觉得没问题的耶……  
喂喂，这就是什么「神眼」的力量吗……！那居然真的存在吗……！  
我对她这么一讲，她却回了「……才不是。本小姐会知道也不是因为技能的关系就是了……」这种微妙的回答。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余韵来咀嚼妖精这句台词背后的意义，只能手足无措的焦急。  
「那个……我、我啊……原本打算在这部小说完成后，要拿给妹妹看……」  
「喔……那很好啊，你的心意，绝对可以彻彻底底地传达给她知道。」  
妖精用不耐烦的语气说着。我则用快哭出来的表情问道：  
「参考题材……你觉得会被看穿吗？」  
「……你有对她提过吗？」  
「我好像有对她夸下过『以我的内心作为「素材」参考』『要写出以妹妹作为女主角的轻小说』这种海口。」  
「……………你这个人啊……为什么觉得这样子不会被看穿呢？」  
「……………为……什么呢……」  
我用双手抓住脸颊并低下头来。  
我这个白痴！白痴低能智障！为什么会得意忘形地给了纱雾那种大提示……！  
这下子，好不容易让妖精认输了，但这不就没办法拿给纱雾读了吗！



我所写的故事，是一个平凡普通的高中生主角——  
从他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见钟情开始。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不会被发现呢？  
不，我应该已经隐藏到让人无法察觉了才对。但是，不管再怎么更改设定，源头都是相同的，能够发现的人似乎就是会发现。

我想，也许真的是这样没错。毕竟，这是我灌注灵魂所写出来的东西。  
「噗，这样本小姐也稍微爽快点了……喂，抱歉在你大受打击时打扰一下。所以？你要怎么办？」  
「怎么办……是指什么？」  
「你这个『情书』，不是要写给妹妹看的吗？」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抱头放声大叫。  
「情！情……！你这……！」  
「咦？因为不就是如此吗？这是情书没错吧。而且，还是足足有三百页……超超超超超超～～～～级热情的一封情书。」

「◆X●△……！」  
这是想杀了我吗！我没有别的话好说……就是这真的是想杀了我吗！  
猛烈燃烧的脑浆已经一团乱，我没有办法正常思考。  
我的脸上，想必也是一脸非常恐怖的惨状吧。  
「还想说你是多重度的暴露狂——没想到竟然是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变成这样。不过就算如此，本小姐也不想奉陪了。真的是让人没办法奉陪。这种事情一开始就应该讲清楚嘛——真是的。」

妖精粗暴的抓了抓那头美丽的金发。  
「你会拿给妹妹看吧？因为你就是为此才写出这部小说的啊。」  
「……………是这样，没错。」  
「那就——」  
妖精把我的原稿还给我。虽然她自己都还没有看完。  
相对地，她也从我手中把自己的原稿抢回去。然后——  
「快去给她看吧！快去见情色漫画老师！」  
她自己亲手，把山田妖精老师的新作原稿，塞进了碎纸机里头。  
「啊～～输了输了！这次是本小姐输了！」  
「你、你这家伙！」  
虽然我立刻冲上前去，但为时已晚，妖精的原稿已经几乎都被切成碎纸。  
原始电子档案被消除，在这个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唯一原稿。  
那部超有趣的新作小说，仿佛是为了情色漫画老师量身打造，色色又很欢乐的故事——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世界上。

「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蠢事……！」  
「为什么是你在哭啊。」  
「因为我还没有看完啊！」  
「哈哈，那真是感谢你。不过啊，就算留下来也没有意义了。你应该懂吧？既然你读过内容的话。」  
「……………」

妖精所写的，是以要跟情色漫画老师一起工作为前提创作出来的轻小说。所以，就算请别人来绘制插画也没有意义。

妖精所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我能理解。虽然能理解……但还是觉得可惜。因为那明明如此有趣。  
「话先说在前头，虽然本小姐输了，但不代表你赢过本小姐。这一点，你可别搞错了。」  
「……有什么不同吗？」  
「所以才说你这人有够迟钝——」

妖精用袖子拭去泪痕。  
「下次会赢的就是本小姐。」  
这次虽然输了，但她还没有放弃情色漫画老师……是这个意思吧。  
在二楼的工作室里头，我和妖精相互对看。  
经过几秒的沉默之后，妖精开口说着：  
「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办？总不会想对本小姐说不打算拿给她看这种话来吧。」  
妖精的低沉声音，带着残虐感回响在其中。  
「你可是把本小姐打倒的人喔。」  
「……你这家伙真是。」

这是什么让人火大的激励方式啊——不过，就如同大师所说的。  
我不但让这个人认输，还让她把那个超有趣的原稿丢入碎纸机。  
所以绝不能允许我白白浪费这个机会。  
我不好好展现男子气概是不行的。

「……我懂了。」  
「嗯？你说啥？听不见啦——再给本小姐说大声点。」  
「我这就拿去给她看！反正我原本就打算这么做了啦！」  
我这部小说，是为了给妹妹，给情色漫画老师阅读才写出来的。  
就算因此被她发现我的心意，我也不打算改变原本的预定。  
也许我这一年以来的心血，会全部白费也说不定。  
也许在这之后，我会再也没办法见到她也说不定。  
也许，这是个会让我失去重要工作伙伴的危险行为也说不定。  
但就算如此，也得去完成自己能够办到的事情，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为了这个目的，那个『不敞开的房间』的大门，说什么也要想办法让它开启才行——」  
实际上，关于这个部分，我也只有想过要直接正面对决而已。

例如说……隔着门对她说原稿已经写好了。或是把原稿跟我的留言一起放在门口，类似这些方法。不过这样子，纱雾会不会看我的原稿也很难说。

……这半个月来，我都没有和纱雾见过面。那家伙连饭都没有好好吃……完全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而起因就是，我对她宣言要以妹妹作为女主角的这部新作。  
「我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不高兴一点也不高兴一点也不高兴！我才不会因为这样而敞开心扉只会觉得恶心而已！我最讨厌大骗子哥哥了！才不可能相信你！马上给我出去！不要再管我了！」

……从那态度看来，就算像现在这样写好了，但我觉得要让她愿意阅读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吧。  
不过，我现在想到了。不对，应该说其实在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惠所想出来的那些我意想不到的想法，给了我许多能够成为提示（虽然实际上全部不能用）的题材。

同时妖精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刚好的位置。  
「？……你想要干什么？」  
没错。如果是我自己小说中的主角，此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虽然这是刚刚才想到的。  
所以我也没想过竟然得要自己亲身实行。  
不过……我可不能输给自己笔下写出来的主角。  
「喂，你有没有在听别人讲——」  
「那还用说。我要去见躲在『不敞开的房间』里头的情色漫画老师。」  
「什么？你这是……难道说！」

妖精似乎察觉出我接下来想要干什么了。毕竟，就算没有「神之眼」什么的应该也能看出来吧。毕竟我的动作太明显了。

我——  
缓缓地打开阳台的窗户。  
「你是认真的吗？要是掉下去可不是受伤就能解决的！而且！就这样跳过去也——」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要上啰！」  
我打破寂静，开始奔跑。因为不管精神上或是物理上，都是靠着一股气势在推动，所以已经无法停下来。  
我趁势跨步出去——

一跃而出。  
在这刹那间感受到的浮游感。  
马上让我有了「啊，这下死定了。」的想法。  
跳跃距离虽然无话可说，但好像稍微飞过头了。  
「这样会撞上对面的窗户吧！唔，啊啊真是的——！」  
妖精判断出没办法阻止之后，在我跳出去的瞬间，开口大声喊着：  
「情色漫画老师～～～～～～～～～～！现在不马上打开窗户的话，你哥哥就会死翘翘喔～～～～～～～～～～！」

喀啷！  
在妖精的喊叫结束前，位于我落地位置的「不敞开的房间」窗户，被用力打开。  
出现在那边的，是我半个月没见，身穿睡衣的妹妹。  
这一刻，我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

「——」  
体感上虽然觉得是我跳出去之后窗户才打开的，但之后回头想想，实际上，我跳出去的时间跟纱雾把窗户打开的时间，应该几乎同时才对。然后在这之前，妖精就先大喊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各方面顺序感觉就会很奇怪。

虽然很奇怪——  
「哥哥。」  
我的确听到了这个声音。妹妹焦急的表情转变为惊恐……呼唤我时的嘴唇动作，所有细微的部分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纱雾——我现在要过去啰。」  
这个回答，虽然也不可能在一瞬间内就说出来，但我总有说过这种话的记忆。  
哎呀，不管什么事情不实际体验过一次还真的是无法体会。

战斗系小说里头也常有——「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或是「在一瞬间讲一大堆话」——这类的描写，也许意外地不完全是夸张表现呢。  
不管怎么说，虽然不知为何我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进行这么多的思考——但很理所当然地，我还是没办法扭曲物理现象。在根本没有机会调整姿势的情况下，我撞上了妹妹。

「！呀啊……！」  
因为先撞到了栅栏，飞跃的力道被减轻一大半，所以对纱雾造成的冲击没有很强烈这点是不幸中的大幸。  
如果让妹妹受伤的话，那不如让我撞上窗户还比较好一点。

与其说是撞上，不如说是我压在妹妹身上将她推倒。  
「……唔，痛，好痛……」  
撞到栏杆的脚虽然相当疼痛，但脸上却有柔软的触感。  
……怎、怎么了……？我的脸，到底碰到什么东西……？  
缓缓张开眼睛后，出现在眼前的是……

「什……！」  
是妹妹的胸部。  
这代表……我刚才把整个脸埋进纱雾的胸部里头了……  
「……唔……什、什么！」  
这时纱雾也张开眼睛。不停地眨呀眨——  
「什……！」  
因为事情太过突然，让她一时无法理解，于是便僵硬在原地。  
「……………」  
「……………」  
不、不妙……得快点……得快点说些什么才行……！

「不，这个是，那个……就是！」

对、对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啊！如果能见到纱雾，首先就要讲出这句话！

我保持着埋在妹妹胸前的姿势，高举拿着的褐色信封袋——并且说出已经藏在心中许久的决定性台词。

「纱雾，新作的原稿写好了。来看一下吧。」

「！」

纱雾在一瞬间像是思考我话中涵义似地静止不动——然后……

「~~~~~呜！」

啪磅！一记强力无比的巴掌招呼在我脸上。

「……………」

「……………」

「……………那个……抱歉。」

几分钟后……脸颊红肿的我，缩着身子，跪坐在「不敞开的房间」之中。

在我的眼前，正用手抱着身体的纱雾，因为羞耻而红着脸颊，并且非常不高兴的板着一张脸。

「那、那就算了……虽然那样很不好……………所以？」

她透过耳麦的麦克风小小声的说著。

还是老样子，如果没有装备这玩意，声音就会小到没办法进行正常的对话。

但我真的很喜欢……她自然说话时的声音。

「为什么，你要做出那么危险的行为？」

「……那是，因为……你自从……那之后……就一直不肯开门。」

最近，纱雾经常忘记把阳台的窗户关上，所以我想说今天可能也是开着。

「我……很担心你……但也只能想到这种方法。」

真的很抱歉，我再度郑重向她道歉。

「……………」

纱雾低着头听我说着。但她在思考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纱雾……为什么你会把窗户打开呢？」

「……咦？」

「刚才，你是自己把窗户打开的吧？所以才会跟我撞在一起——」

「——那种事情，无关紧要。」

对于我的疑问，纱雾直接将它完封。然后——

「……………这个。」

她粗鲁地把手写板推过来，让我看上头的画面。

「这是？」

「不开门的，理由。」

原本打算来让她阅读原稿的，现在反而变成我是看的这一方。

这真是奇怪的发展，虽然一开始是这么想……但目击到画面的瞬间，我瞪大了眼睛。

「什……！」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各种不同的情感混杂在一起，不知道该拿出哪个来表现才好……

纱雾给我看的手写板上画的，是我已经完结的前作《转生银狼》系列里头所登场的女主角们。

是跟完结纪念插画几乎相同的全明星阵容。

但是，有一点跟之前的不同。

这张插画是「女主角们拿着武器正在战斗着」的场景。

——「你、你还不是不一样，战斗场景的插画画得实在有够烂！」

「你！这是……！」

「……战斗场景，有画得比较好吗？」

「这才不只是比较好而已……几乎是不同等级了。」

过去明显不擅长的武器——尤其是重型火炮类的描绘，变得好像是换人画似地充满拟真感，非常引人注目。

不过，这意思并不是说她改画拟真风格的插画……该怎么说呢，感觉就好像角色们真的「活起来」了一样。

「……………是吗？」

纱雾小声说着并点点头，虽然语气上好像很不在乎……但她却稍微露出了微笑。

纱雾她……无法把感情隐藏起来——这种时候所露出的表情，是最为可爱的。

我到了这种时候，脑中还是一片火热，没办法好好看着妹妹的脸。

「这跟以往相比……是什么地方改变了？为什么看起来能够进步这么多？」

「……谁知道呢？」

她歪起头。

「等等，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吗！像是改用了某种描绘方式之类的，难道不是因为这类的原因吗？」

「我看了格斗技的比赛影片……还有也阅读了很多武器的资料。」

所以说——是研究的成果吗？

「但是，这跟画的方式，无关……我也不太会说明。」

这些部分，如果是询问正在实况转播的情色漫画老师，相信这类技术面的话题，不管多少她都会很风趣地讲解——但对纱雾来说，看来是没办法。

「只不过……」

「只不过？」

「人们战斗时的心情，我也许稍微……了解一点点了。」

「……这……意思是。」

我觉得纱雾跟「战斗」这个词相当不搭。

她稍微摆出了疑惑的动作后，低下头这么说：

「……有人死掉，或是受伤的故事……我并不是很喜欢。」

「！」

现在纱雾所说的话，听起来隐藏了很深的意义。

「这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了。所以不要误会。」

也许是察觉到我的动摇，于是她这么补充解释。

「因为战斗……使得喜欢的角色不见了，会很伤心。」

「说得也是。」

情色漫画老师也曾在转播中，为去世的角色哀悼或是生气过。

她真是个温柔的人。

「过去我对画这些事物都感到很抗拒。但是……第一次跟你面对面讨论作品创作之后……我觉得继续维持在过去的水准是不行的，也觉得光是只有喜欢的事物能画得好也是不行的。」

纱雾……情色漫画老师说出了跟一样是「同类」的妖精完全相反的话。

「……我非常……不甘心，所以。」

纱雾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也用力咬紧下嘴唇。

看来是想起了非常不高兴的事情吧——她可爱的脸蛋上，散发出令人难以承受的压力。

「……那个，所谓的不甘心……」

「嗯。」

纱雾用带着恨意的眼神，指着我的脸。

「……果然是我吗……当时说你画得很烂……的那件事吧。」

纱雾发出「唔唔唔~~~」声音，而且眼神更显锐利。

哇。那句话，让她这么不甘心啊……

不过，的确没错。我也曾经有过被人说「那段剧情跟垃圾没两样」或是「我讨厌那个角色」之后，反而因此发愤图强的经验。

接着经过拼命的练习——原本讨厌到不想写的剧情，就变得能够写得很流畅，像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好几次。

「我也觉得自己非得起身奋战才行。这么一想，就变得能够画出来了。」

「奋战……？」

「对。」

「跟谁奋战？」

因为被抱怨之后很不甘心，因此才发愤图强……所以要奋战的对手，是我吗？

「……………」

纱雾摇摇头，可是却没有告诉我答案。

我妹妹的「敌人」似乎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

纱雾再次把手写板推到我的眼前。

「还有其他的。这个，你看。」

「这、这次是什么？」

接下来出现的，是个女孩子的插画。这不是我作品中的角色，而是第一次看见的人设。

「上色之后，会变成这种感觉。」

「……………」

「这边是发型不同的版本。」

「……………」

「如何？」

虽然她问我「如何？」——但这已经是一目了然。

「你……变得会画巨乳角色了。」

「……算是勉强，能够拿上台面的等级而已。」

纱雾不满地翘起了下巴。

从这说法听起来，她似乎还不是很满意。

她真的经过很多练习吧……我们好像也聊过，她之所以不画巨乳角色的这个话题。

「你看，脱掉之后就是这种感觉。」

纱雾用手指滑动屏幕后，画面转换，女孩子的服装就被脱下。

那是张赤裸着上半身，超级情色的插画。

「……………」

「什么？」

「不，没什么……」

喜欢的女孩子，拿出自己画的色色插画给你看，仔细一想这还真是不得了的情境啊。虽然知道自己这个想法真是要不得，但还是不禁脸红心跳。

「感想呢？」

「……您画得超色的，在下觉得很棒。」

我不由自主使用敬语。

「……嗯。」

纱雾再次展现那个微笑。

……不行。都是因为妖精对我讲了那些多余的事情——让我开始变得在意。

我们可是兄妹啊。

是吗……纱雾在这半个月内，一直在画着这些啊。

当我思考时，突然被用笔名称呼。

「和泉老师。」

「！是、是的……怎么了？」

纱雾直盯着我的眼睛并说着。

「这样就懂了吧？你的新作想要把我撤换掉是不可能的。」

「嗯？」

我一下子无法听懂她的意思而呆住——

「啥？把你撤换掉……那是什么意思！是谁说的！竟然讲这种话！」

我在理解的瞬间大爆发。就算这是妹妹所说的，也是让我觉得不可置信。

结果，纱雾也以很不理性的方式回答我。

「因为……哥哥你有事情瞒着我。还私下偷偷跟奇怪的女孩子见面。还一起看着计算机屏幕……」

这是指我跟妖精在探索情色漫画老师真实身分时的事情吧。

「哥哥除了工作以外，根本不可能认识那么漂亮的女生。」

虽然该说你眼光很准确，但这应该可以说得更委婉一点吧。

「而且……自从跟那个女孩子见面以后……哥哥就变得非常有干劲。」

啊啊——的确是这样没错。

「所以说……那个人……一定就是新的插画家吧，然后……没办法对我说的理由，也就是这个对不对？」

纱雾像泄气般地变得消沉。看到这个样子，让我不禁觉得——自己真是个白痴。

纱雾再度抬起头来——她用已经不需要用到耳麦的音量大声地说：

「所以，我就一～～直躲在房间里练习！把之前被抱怨的地方改正过来……为的就是要画出能够让哥哥认同我实力的插画出来！」

「！」

这真是一句直捣核心的发言。这半个月……纱雾躲在「不敞开的房间」里头，既没有好好吃饭，也完全无视我呼喊的真正理由是——

「和泉老师说要创造出以妹妹作为女主角的『究极轻小说』时……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心想，自己绝对要画这部作品的插画……！」

这是与之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完全相反的台词。

纱雾把耳麦丢到一旁后放声大喊：

「我绝对、绝对不会输的！我才不会把和泉老师交给那种人！」

——一决胜负吧！我的伙伴是不会让给你的！

真的是白痴。我，还有我们都是……这真是绕了一大圈的擦身而过。

——真是的，这种事一开始就该讲清楚嘛——

妖精的台词在我的脑中不断回响。真的就如同她所说的一样，完全无法反驳。

我没办法责备纱雾。

因为是自己我先装作一副「理想的哥哥」的样子，还在那说着言不由衷的谎言。

——所谓的哥哥，是不会喜欢上妹妹的——

掩盖自己的内心，隐藏自己的爱恋情感，只为了成为——自己一见钟情对象所渴求的「家人」。自己觉得只要这样就行了，就这么办吧。

「那是我的台词。」

「咦？」

「全部都是误会！我去见的那家伙……隔壁山田小姐的真实身分——就是畅销小说家的山田妖精老师！」

「咦……」纱雾惊讶地睁大眼睛。「山田妖精老师……就是那位？」

「对，就是那个山田妖精老师。那家伙……」你还在犹豫什么，快说啊！「那家伙是情色漫画老师的超级支持者，她说想跟你一起工作！结果就跟我吵起来了。于是我们就赌上情色漫画老师，决定以小说来一决胜负。」

「这、这是什么情形……这种事我没听说过啊。」

「那当然。因为我没跟你说，而且我也不想说——一想到比起我，你更可能会说出想跟畅销作家一起工作这点，我就害怕得说不出口来。」

像这样试着说出口，真的是逊到爆炸。

「什、什么？不可能啊！哥哥你真的是笨蛋！」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结果还是非得像这样说出来，早知道一开始就说出口就好了。」

「我不是在说这个！……这种事情……！」

「就是会发生啊。」

「这就算了！结果用小说决胜负，要怎么样决定谁输谁赢呢？」

「我们打算把完成的原稿，交给情色漫画老师阅读比较后决定。」

「那么……刚刚哥哥所说的原稿，就是指这个？」

「没错。」

「山田妖精老师的原稿……也有吗？」

「没有。」

「……为、为什么？」

「已经被我解决掉了。」

我得意的说着……不过实际上的状况是，对方读了我的小说后就擅自发狂认输了——似乎不能算是我赢过她的样子。

不过这是在妹妹面前，就稍微让我耍帅一下也没关系吧。

「解决掉了……啊……」

听到我的自吹自擂，纱雾先惊讶的张大眼睛。

「……好厉害。」

她这么说完后，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和泉老师……竟然能赢过那个人，真的好厉害喔。」

「是、是啊。」

心跳急速跳动。这比其他任何人的夸奖，都还要令我高兴。

「真的很抱歉。我本来是打算让你都读过以后……再来决定胜负的。」

纱雾闭上眼睛，缓缓地摇头。

「没有，那个必要。」

纱雾指着画在手写板上头的插画。

那是比一切都要强悍的证明。

「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她在此时伸出右手。

气氛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变，她用仿佛是成熟男性的情色漫画老师般的语气——

「——和泉老师，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我才要请你多多指教——情色漫画老师。」

当我回握住那只手并这么说时，情色漫画老师像个女孩子一样地涨红了脸。

「人、人家才不认识叫那种名字的人。」

听见这好久没听到的惯用句，让我稍微露出了微笑。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虽然很想就这样结尾，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说来也是……我来到这个房间要进行的「主题」……不是为了跟情色漫画老师和好。

「纱雾……你肚子饿了吧？」

「……也许饿了。」

当纱雾用手按着肚子，突然就咕噜的响起一道可爱的声音。

「……………」

纱雾沉默的脸红。我假装没发现地站起来。

「你等等，我马上弄些什么来吃。」

「不行。」

纱雾当然也没有忘记「主题」，所以她拉住我的袖子说着：

「现在……话才讲到……一半而已。这次……换和泉老师了。」

纱雾面对我，伸出她的手来。

「那个，让我看。」

「咦？」

「新作小说——让我看。」

「啊、啊啊！说、说说说、说的——也是！」

「？为什么这么慌张？」

「不，我没慌张啊？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慌张喔？」

「？虽然不太懂……但快给我看吧。」

「我、我知道了。」

咕嘟地咽下口水——我重新下定必死的决心。

我用供奉神器的动作，把原稿交给纱雾。

这个被妖精评为「给妹妹的情书」的小说。

「那就……请你看一下。」

「？？？……真奇怪。」

当然，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纱雾，很干脆地就接下原稿——并且很自然地开始翻页阅读。

「我现在就，开始看。」

「好、好啊……对、对了……纱雾……在你看这个的时候，我去煮饭好吗？」

我这段发言，当然不是只为饿肚子的妹妹着想才说出来的。

当我不等待回应就站起来时，袖子再次被纱雾抓住而止步。

「不行，留下来。」

「为、为什么？」

「我从哥哥身上感受到一股非常想逃跑的气息。」

还真是敏锐。

「而且，我的插画，都直接在你面前拿出来了……真狡猾。」

「……知道了啦。」

只要待在这边就好了吧！好啦，我不会逃也不会躲的！就孤注一掷吧！

就这样，我开始面临让喜欢的女孩子在自己面前阅读三百页的超热烈情书，这种超恐怖情节的状况。

这是什么试炼啊！就连《银狼》的主角也没有陷入这种困境过啊！

「……………」

我拭去额头上冒出的汗水，跪坐着静观事情的发展。

纱雾的视线落在原稿上，开始从第一页读起……此时，她突然挑起半边的眉毛。

呜哇！那段是！第一页——也就是主角第一次与女主角相遇，一见钟情的场景……虽然我不是直接这么写的……再说设定上跟纱雾比起来也改变很多……在被妖精讲出来之前，我实在不觉得会被看穿——

不过……被看穿了吗？

「……………」

啪唧。纱雾继续翻页，但表情没有进一步的变化。

没被看穿吗？真的没被看穿吗？很好……没被看穿。是这样没错吧？

才不过第一页，我就已经是这副德行。

我这心脏，究竟有没有办法撑到三百页呢？

「……………」

啪唧……啪唧……啪唧……啪唧……

身穿睡衣的妹妹，以上体育课般的坐姿，阅读着我的原稿。

宁静的时间，持续了许久。纱雾虽然没有展现出满脸通红这种简单易懂的反应，但还是会不时的抬头，不停偷瞄着我。

她每次偷瞄，我的心脏就像是要发生宇宙大爆炸一样。

噗咚噗咚地，发出有如打鼓般的节奏。

请大家稍微想象一下。

把情书亲手交给喜欢的人——然后请她当场阅读如此青春的一幕。

灌注内心情意写在数张信纸上的情书。等待心上人阅读完毕的这段时间……就算只有短短几分钟也感觉像是好几小时……心情应该就有如等待死刑判决的囚犯一样。在这地狱与天堂的夹缝中，简直让人觉得无法存活。我没说错吧？

但是呢……你们听我说。我交给她的情书，可是足足有三百页喔。到对方读完为止，搞不好要将近两个小时。

死定了！这次真的是死定了！

光是几张信纸就让人觉得像是几个小时了……这个有如地狱般的拷问，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干脆杀了我吧！  
大概就是这样心情。简直让人想放声大哭。  
说不定，我喜欢的人还没被纱雾发现……因为这种期望的关系又让我更加……痛苦。因为这就像那种——  
累积得太过庞大的事物，所以没有察觉。

「……………」  
不知不觉地，纱雾她……轰~~~~~地，连耳根子都变得通红。她的肌肤原本就很雪白，所以变红的时候就非常显眼。不论手、脚、脸，甚至全身都染上了羞涩的红晕。

我想应该是被她发现了。  
「……………呜……………」  
纱雾那双拿着原稿的手变得非常僵硬，眼睛也变得像「轮回眼」般咕噜咕噜地旋转。  
呼吸粗重且不规则，简直像是感冒发烧时的情形。

「……………呜啊……………」  
在近距离目击到这些情况的我，也陷入跟纱雾类似的状况。  
……结束了。这下子……完……全……被察觉了。  
虽然不清楚纱雾对我是怎么想的，不过如果是「相反立场」的话……

——「……我喜欢……哥哥。」  
我毫无疑问会休克死亡吧。  
暧昧的体感时间经过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之后，纱雾依旧整个人僵在那边，连一页也没有翻过。  
我鼓起勇气，向妹妹出声。

「纱、纱雾？」  
「是、是的！」

她回给我一个非常敏感的反应。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纱雾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说不定是第一次。  
我烦恼到最后，决定用无比普通的方式问她。

「……你、你觉得怎么样？」  
「那、那个……」

纱雾手拿着原稿显得十分慌张。  
「我、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真、真的吗？」

虽然我想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但她能这么说，我当然也很高兴。  
因为太过开心，让我的情绪高涨起来。

因为这就跟自己家的可爱孩子被人称赞一样。  
「嗯。虽然，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我很喜欢。」

「是吗……那样就太好了。」  
「但是……」

纱雾小声地说着。  
「但是？」

「不可以……就这样子出书。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看……很丢脸。」  
「……………」

的确，这真的没办法就这么出版。就算没被读者们发现，我们还是会觉得害羞。  
而且——

这个只为了让一个人阅读所写出来的故事，目的已经达成，一切都结束了。我也没办法继续写出后续。如果  
想要将它系列化，就必须整个重写。

平静的时间持续进行着。纱雾继续看着原稿，而我则等待着妹妹阅读结束。  
纱雾的阅读速度，虽然相当缓慢，但我已经不再着急了。

最后，终于……  
将我的原稿读完最后一页的纱雾。

「哥哥。」  
仿佛在细语着爱意般，如此说着：

「我，有喜欢的人。」  
「……………」

我睁大眼睛地整个人无法动弹，伴随着胸口心如刀割的痛楚。  
「……是……这样啊。」

嗯……说的也是。就算是纱雾，就算是个家里蹲——也还是会有喜欢的人。  
不管怎么说，这家伙的世界……是非常宽广的。

对于「我的告白」，这就是纱雾的回答。  
没办法回应你的心意。

我是这么解释的。  
这样就够了，我如此想着。

这样就足够了。  
因为我们是兄妹。

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成为她的家人了。  
「我知道了。」

### 第一卷 妹妹与不敞开的房间 终章

隔天，进入六月，我回归到一如往常的生活之中。  
妹妹的家里蹲状况没有好转。

让我的原稿出版成书的方法还是没有头绪——在这部分的意义上，的确还是「一如往常」没错。  
但跟不久前的和泉正宗比起来，倒是有好几个不同之处。

知道了妹妹的真实身分，我对她的情意盛大地被发现，再次和情色漫画老师约好要一起工作——同时也成

功地让「不敞开的房间」的封印趋于缓和。

然后就是畅销作家大师，搬进隔壁居住了。  
「哦~~你还真的让她在面前全部读完啦。」

「是啊，就跟你说的样，全部都被发现了。」  
「对吧~~本小姐就说了嘛。不过——这样啊，是这样子啊。你被甩了啊。」

「……怎样啦……竟然笑成那样。」  
「咕嘿嘿嘿，活该~~&#9834;」

可恶！这家伙！让人有够火大！  
现在，我人在水晶宫殿的工作室跟妖精聊天。只有知道一切因果关系的这个家伙，我认为有必要对她报告

一定程度的经过与结果。  
「我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你那边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不是吧，就是在说——原稿啊。不是指跟我对决时用的，而是要动画化用的。那个不是应该也在上个月

底就要截稿了吗？」  
「啊啊……那个啊。」

妖精将身体深深埋入多功能电脑椅之中，虽然她很难得的有将 Word 软体打开，但是在我有注意到的时间  
里，都没看到她打半个字出来。

出现在笔记本电脑上头的，还是只有一片空白的画面而已。  
「呵呵呵——本小姐当然是连一个字都没有写！」

「少讲得那么得意！你这样不是糟糕透顶了吗！」  
动画化企画正在进行时的原稿，远比普通的原稿要来得重要，如果延迟了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连还没有跨

媒体制作经验的我也能想象得到。  
出版社或是动画制作公司派来的刺客，可是会追杀到天涯海角啊。

「现在这根本不是跟我决胜负的时候了。你为什么不先把动画化这边的稿子写完？」  
「因为获得情色漫画老师这件事情对本小姐来说，优先度当然是远高于把动画化作品的原稿写完啊。」

所以才会先写这边——妖精很沉着地这么说。  
……那个小说，真的是好看到令人叹为观止。到底是费了多大心血才写出来啊？

真亏我还能够让这家伙认输。  
但话说回来……目前这个时间点上进度是零……

虽然不清楚真正的截稿日是何时……但真的没问题吗？  
「光是听你这样讲就感到胃痛了，之前那个『完成原稿召唤』什么的招式就快点用一用吧。」

「那招昨天才用过所以不可能。想要使用『完成原稿召唤』这技能，必须满足好几个条件才行。例如说，  
最少需要一个月的魔力充填时间等等……」

意思是没有偷偷撰写原稿的时间就不能用吧。直接讲不就好了，这人真是有够麻烦。  
「如果能够连续发动的话，那就真的成为 s 级技能啦。虽然总有一天可以成长到那个等级，但是对现在的

本小姐来说是没办法办到的。」  
「喂喂，山田妖精大师啊，虽然你好像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但现在已经过了截稿日，整体来说你要怎么

解决这个状况？」  
「唉唉~~~……真没办法。本小姐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

妖精带着忧郁的表情叹气，闭上眼睛，很庄严地咏唱。  
「c 级技能『大劣化版时间操作』——世界的『时间』已经被扭曲……回到五月的时候。哎呀呀呀……今

天就是五月三十二日，总算是撑过截稿日了。」  
当然截稿日不可能就这么撑过，几分钟之后，妖精被强制进入赶稿地狱之中。闯入工作室里头的墨镜黑西

装集团抓住她的双手，接着她被黑漆漆的进口车载走。目送大师离去的我，只能低声自言自语说着「动画化好

可怕」这句话。  
不过这也是几分钟后的事情，现在这个时间点，妖精还在我眼前。

她对我这么说：  
「结果呢？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我想起昨天的事情。  
在「不敞开的房间」里，我和纱雾面对面交谈之后，那时的事情。

「纱雾……我现在有个梦想。」  
「哥哥的——梦想？」

我重重点头。  
「啊啊，没错。是我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

「能告诉我吗？」  
「那当然。」

我站起身来，露出大大的笑容。述说梦想时，怎么能不笑着说呢。  
「我要让这个原稿出版成书。当然，照目前这样是没办法的。我会重新构想，写好企画——让负责的编辑

承认，不从这里开始是不行的。但是，我一定会让它出版。要让许许多多的人感到有趣，要让他们喜欢上主角  
跟女主角，然后获得爆炸性的人气，轻松赚到能够独立生活的钱，接着就是动画化！如何？很厉害吧？」

纱雾她绝对不会走出房间。  
要走出房间时，只会在没有任何人在的时候。

没有办法强行把她带出来。也没有办法把她拖出来。  
否则，她的心灵就会崩坏。

这个事实，不管是我或我们的监护人，都已经很清楚了——就在一年前的那个时候。  
在老爸跟妈妈再也没有回来之后。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不断地、不停地思考着。并且持续奋斗着。  
「这就是……哥哥的梦想？」

「不对！不对！这些只是事前准备！」  
我以夸张的肢体动作表示否定。热门畅销动画化——在那之后所要实现的。

阅读过前作《我的妹妹哪有这么可爱!》的各位，我们又见面了。没有读过的各位，初次见面，我是伏见つかさ。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能拿起这么像色情书刊书名的书，以及阅读到最后。特别是在镇上的书店购买的读者，把本书拿到柜台结账时，可能会感到很羞耻吧。

也可能会有人因为本书的内容没有书名给人的印象那么情色，而感到愤怒也说不定。

真是非常抱歉。同时，也在此说声谢谢各位。

《情色漫画老师》对我来说是久违的新作，各位觉得如何呢？如果能让您觉得有趣，或者是只要有一个为您带来欢乐的笑点，我就开心了。

如果能让读者笑个两次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大胜利。

因为已经写了好几年的「我妹」系列的续集，对于现在是否还能够写出全新的系列作品，虽然抱持着些许的不安，不过实际撰写后我就觉得十分新鲜有趣。

登场人物全部都是新角色，不管是设定什么的都得要重新开始创作，撰写系列型作品绝不能被允许的「果然还是全部重写吧」也发生了好几次……痛苦与乐趣交相混杂，真是令人怀念的感觉。

在撰写本书时，我收到了前作读者的来信以及纪念留言板。

这全都成为我贵重的宝物。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这次也能收到各位的来信。

除此之外，在千叶及美国有动画最终回的上映会，在池袋太阳城有签名会，在千叶车站前的上空，有本人涂装的单轨电车在运行……

这些全部都让我感动到差点落泪。也让我获得撰写新作的力量。

有人能对自己的作品说出「喜欢」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幸福、愉快以及有趣的事情。即使说是「人生中最棒的事情」也绝对不为过。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第二集尽早与大家见面。

二〇一三年十月  
伏见つかさ

「我有更加远大的梦想！要在我们家的客厅，买一台非常非常巨大的液晶电视！准备一组贵到不行的音响设备！再准备个豪华的蛋糕插上蜡烛！」

我面向妹妹，贴近她的脸庞后热烈地说着：

「然后把你带出房间，两个人一起看动画！那将会是由我担任原作，由你绘制插画，属于我们两人的动画！」

我总算懂了。

我的梦想，就只有这个而已。

「这样子——我想一定会非常快乐！而且也一定可以笑得乱七八糟！动画这个东西，是能让几十万人一起感动落泪或是开怀大笑的喔！只要能投身于如此热闹的祭典之中——只要能置身于如此欢乐的骚动里头——悲伤的事情什么的，也许就能全都被吹跑了！」

我想要让她看见自己想象极限中的最大幸福。

我想要以自己能办到的最强欢乐，把让妹妹哭泣的事物全部打飞。

我想要成为妹妹的天钿女命（注：日本神话的女神，传说中她以舞蹈将躲藏在天岩户中的天照大神吸引出来）。

我最喜欢纱雾了——

因为，我是她的哥哥。

「这就是我的梦想。也是绝对要达成的目标。」

「咳咳、咳咳……！」

因为一下子喊得太大声，结果就开始咳嗽了。连眼泪都冒出来。我这家伙怎么老是这样，竟然没办法做个帅气的总结——

「……是吗……这次，也是这样。」

听完我的梦想后，纱雾小声的自言自语后站了起来，接着往门口的方向走了几步。

……刚才，纱雾她……讲了「这次也是」吗？

纱雾背对着我停下脚步，捡起刚才丢在地上的耳麦。

接着缓缓将它戴上。

然后——打开房门，往房间外走出一步后，转过头来。

「！……你……你这是……」

怎么可能。

她的「家里蹲」症状，可不是靠气势或毅力就可以解决的东西。

就连医生也是这么说，而我也彻底亲身体会过。就在一年前。

所以，这真的是……

有如梦境般的景象。

纱雾跟以往不同，露出充满自信的笑容呵呵笑着。

「你从以前就是这样呢，和泉老师。」此时，纱雾的声音透过变声器转为情色漫画老师的声音。「你总是为我带来梦想。」

那是好像在哪听过，总觉得很令人怀念的语气。

「很好啊，和泉老师。我们就大干一场吧。这么有趣的事情，怎么能只让你一个人独享。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梦想——让它成为我们两人的梦想吧。」

这不是我的妹妹，也不是纱雾，而是我的伙伴——以情色漫画老师的身分所说的话。

然后「他」把耳麦拿下丢在一旁，变回「她」之后。

咚咚，跟往常一样地用脚敲响地板。

「……肚子饿了。」

「……………哈哈。」

我笑出声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当内心感到满足时，第一个浮现的感情竟然是这个。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稍微等一下喔。」

这是迈向梦想所踏出的第一步。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绝对是我这一生无法忘怀的吧。